

# 何處無芳草

¿DÓNDE NO CRECEN HIERBAS BUENAS?

小說體的非回憶錄

Una antimemoria novelada

(中文電子書)

( Libro electrónico en chino )



王安博著

Por Ambrosio Wang An-Po

(版權所有)

Madrid 2005

## 目 錄

前 言	. . . . .	3
第一章	相逢在異邦 . . . . .	7
第二章	家書值萬金 . . . . .	12
第三章	紅顏知己 . . . . .	16
第四章	入境奇遇 . . . . .	23
第五章	東方書院 . . . . .	30
第六章	學徒記者 . . . . .	37
第七章	遊學古都 . . . . .	41
第八章	提琴高手 . . . . .	47
第九章	西班牙姑娘 . . . . .	53
第十章	王老太 . . . . .	60
第十一章	家庭教師 . . . . .	68
第十二章	恢復邦交 . . . . .	73
第十三章	就業成家 . . . . .	79
第十四章	曇花一現 . . . . .	83
第十五章	他人日記 . . . . .	87
第十六章	皖江六秀 . . . . .	94
第十七章	曉星書院 . . . . .	100
第十八章	墮落的山谷 . . . . .	105
第十九章	偷書盜版 . . . . .	110
第二十章	油條與文學 . . . . .	114
第二十一章	籬上籬下 . . . . .	118
第二十二章	慘澹經營 . . . . .	124
第二十三章	政體的轉變 . . . . .	127
第二十四章	百倍思親 . . . . .	131
第二十五章	初次返鄉 . . . . .	136
後 語	. . . . .	146

## 前 言

「請你給我寫篇序，好嗎？」作者很謙虛地問我。

「我不會寫這種東西，你找別人去，好不好？」我回答說。

「不行，一定要你寫，因為你是書中的主角，而且又是大部分資料的提供人，你知道這些故事的全部原委，只有你才能勝任。」他一定要我寫。

「那也不見得。按常理說，你應該請一位名人給你寫序，捧捧你，把你介紹給大眾，這不但有面子，而且還可以趁此出名。像我這無名小卒，又是你書中的一部工具，哪裡當得起這種榮耀的工作！」

「你叫我去找誰啊？名聲太大的我又不認識，找一個無名小卒還不如找你的好！」

「啊呀，你原來是找不到人才找我這替死鬼，你要是找得到別人才不會來找我呢。你明知我是一個無名小卒，而且又是你文字裡的工具，任你宰割，隨你支配，用完了再沒有剩餘的價值時，就把我一捏，扔到字紙簍子裡去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多少次你提到我的名字，一不小心就被你扔進那可怕的字紙簍裡，真可怕，那種心情才不是人受的呢！想不到你現在竟要我來給你寫序，誰都不認識我！你這不是捉弄我？還是在跟你的讀者們開玩笑呢？」

「不是開玩笑，是真的。你現在無名，等我的這部作品發表之後，你不就一舉成名了嗎？」

「哈哈！你簡直是在污辱人嘛，那你為什麼又要我來給你寫這無聊的序呢？我不幹，你找別人去，我可不要做你這種出力不討好的事。」

「不行，不行，找了你就只有答應，這不是命令，是我的請求，幫個忙，總可以吧？」

他一向的原則是不求人，能不求人的地方是絕對不求人的。我一聽說他在求我了，心裡一軟就高興起來，立刻答應道：

「好，好，好，我寫，我寫就是了，不要再求什麼啦，你這一求後面還不知道隱藏著什麼陰謀呢。你的話還不就是命令。可是有一點我要事前向你聲明，第一、我要絕對的言論自由，你不能藉口增刪修改，把我的話全改掉了；第二、我要批評你找我來寫序的這種做法，幾十年前就有人嘗試過，這已經不夠新鮮的了，奇怪的是，像你這樣聰明的人怎麼也做出這種笨事來，明知故犯嘛，這不是有點．．．抄襲和模仿嗎？」

「言論自由的條件我是絕對贊成的，這是人人應有的基本權利，誰都無權剝削得了；不過你說我抄襲或模仿，那我可不能承認，這不是抄襲，也不是模仿，因為我走途無路，找不到別人嘛；而且也沒有人禁止我這樣做，所以你不能說前人做過的事我就不能再做了，你別把我的名聲說壞了。」

「那你不能寫一篇【自序】嗎？好多作者因為找不到人就自己動筆寫篇自序，書都寫了還在乎一篇序，自我吹噓一番，不也很好嗎？」

「不行，不行，我不會自吹自擂，還是請你代筆的好，而且你的文字比我的好。」

「但是，你的這部大作又在哪裡發表呢？」我還是打破砂鍋問到底。

「這就很難說了，我曾經寄過兩家出版社，第一家還算客氣，來信說暫時沒有出版長篇的計畫，但是那第二家可就嚴峻得多了，索性來個相應不理，跟本就沒有給我回話。」

「這麼說，不是你的文字不通，就是你的內容有問題。那你現在的打算又將如何？中國這麼大，難道就沒有第三家了嗎？要不然你的這篇大作就只好讓你『孤芳自賞』了啊！」

「你胡扯些什麼？越說越不像話了。中國雖大，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我是不願發表的，先要看編輯的臉色，還要瞧官僚的威風，我也不是要『過五關，斬六將』的玩意兒，誰要拿熱臉去湊人家的冷屁股？•••我倒有一個構想，我想送到網路上去發表，既不要求人，又不要看人家的臉色，多好！」

「這也只有自由的地方才能這樣做啊！你這叫做『自投羅網』，是一個新鮮的玩意兒。我能給你在網路上寫序，也算是平生第一遭啊！有幸，有幸！」

於是乎我就這樣半推半就地答應下來，其實我心中真是高興極了，我認為這種事非我莫屬，否則他去找誰呀？再者，我也可以趁此機會向他敲詐一番，或罵他一頓，出出氣，我再不能像木偶樣地聽其擺佈，任他玩弄了，那我這一生也就永遠翻不了身，他總不能用那『百花齊放』的陰謀把我宰了吧，那也未免太下流，太卑鄙了，就像那自比帝王，臭數風騷的狂子獨夫一樣。但是，為了尊重讀者，我也不能昧了良心胡說八道，敷衍了事！我既然答應給他寫序，當然要發揮我的觀點和自由，權利是不可以隨便放棄的，這一點作者還不至於來干涉吧；雖然如此，我說出的這番話請讀者也不必介意，看過之後也就算了。

這部作品的標題是【何處無芳草】，這句話好像在哪兒見過，反正天下文章一大抄，他用來作標題也未嘗不可，其實他是描述一九四九年春天，大陸變色的前夕，一批無所適從的安徽青年，在抗日戰爭剛結束後的不久，為了要脫離那戰亂的環境，逃避政治上的腐敗和內戰

的殘酷，不惜離鄉背井，遠走高飛，追求自由與生存，因此離開了祖國與家庭，脫離了自己的社會與家人而走向一個遠在西歐邊緣的西班牙來求生存，謀發展。當時很少人知道西班牙在哪裡？更不用說人家的語言、習俗和文化背景。在動亂時期西班牙竟變成了一批中國青年的避難所；更未想到竟有人在那兒成家立業，落戶生根，是誰也未曾想到的事。作者稱這些人爲『失落的一代』，說我們都是屬於這一代的人。

這本書是李志誠和我寄居西班牙五十多年來的回憶，這中間有過多少辛酸苦辣的經歷和雀躍歡欣的喜樂，各種滋味我們都嘗過，但是在國內外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其中的內情？

作者說這不是回憶錄，也不是自傳，應該是一部小說。人生本來就是一部小說，一般人對那些虛構而杜撰的故事叫「創作」或「小說」。然而這裡所寫的這些故事又都是我們親身的經歷，因此作者也就不去「創」，更不必去「作」了，只要經過一番細心地處理、編排和調味，讀起來也還是蠻有興趣的。這算不算是「創作」或「小說」呢？那就不是我們的事了。用『非回憶錄』來作個副題強調一下吧，說明這不是回憶錄，這等於是說『此地無銀三百兩』，我也只好由他。

至於本書內容的真實性，我可以保證，是千真萬確的；但是『我』的真實性又有誰來擔保？只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好了。

作者說我與李志誠是一個人的正反兩面，李志誠善良，那我不就變成了罪惡了嗎？我的罪惡在哪裡？他沒有交代清楚。其實我的好友李志誠是非常理智的，我卻比較衝動；他愛靜，我好動；他爲人善良，我則比較刻薄；他溫柔，我強悍；各人有各人的『個性』與『人格』，這是無法比較，更不能混爲一談，我想這才是我們真正的正反兩面，互相彌補彼此的不足。作者既沒有交代清楚，我就在此代他加以補充，想他也不至於見怪吧。

李志誠同我親如手足，我對他的認識很深，我欽佩他的誠實、穩重、有本領、守本分，而且又不沽名釣譽，或與人爭名奪利，有幾個中國人能像他這樣四平八穩地，在西班牙的社會上站得住腳，而且受人尊敬，他沒有倚靠，江山全是他自己打出來的，在當今的社會上這也該算是一個不尋常的人物了。

最後，我應該給作者做一個簡單的介紹，這是我的權利，也是我的責任與義務。憑良心說，他還算是一個正常、正直的正派人，思想上比較固執，愛好自由，吊兒郎當，一生不接受任何約束。做事認真，有條不紊。待人誠肯，但不喜歡交際，而他做的事又都是些面對大眾的工作，比如他在外交學院教了三十多年的書，年快八十了，一個星期還要去教兩三堂課，跟年輕的外交官們在一起高談闊論；他在國際廣播電台搞過十幾年的廣播，到過歐美十幾個國家開會、演講、參觀，並且做過幕僚的工作。他曾經在台灣發表過他翻譯的幾部西班牙的文學名著，自己也寫過一些雜文刊登在報紙雜誌上，平生無大志，但偏偏又做了在西班牙傳授中國圍棋的鼻祖，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本書還附有【王家花園】一欄，包括王家各位成員在網路上發表的各種作品，中西文的詩與畫，旅行照片，遊戲，摺紙等。

我想我已經盡了我的責任，總算沒有跟他刁難，更沒有罵他，爲了怕他跟我秋後算帳。阿彌陀佛，善哉，阿門。

吳泉之 序於西班牙地中海畔的鎮海村

# 第一章

## 相逢在異邦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匈牙利被蘇聯的紅軍佔領，這個國家也就變成了共產專制的衛星政體。皮希達由於不能在國內得到安定自由的生活只好揹起簡單的行囊開始過著他流亡的生活。他自家鄉的布達佩斯特出走已經快兩年了，曾經到過捷克的普拉格、奧地利的維也納，和瑞士的蘇黎世。除了瑞士之外，他所經過的地方，都曾被紅軍佔領而踐踏，戰爭的氣息仍舊給這些城市披上了一層灰暗的陰影；而瑞士，號稱人間天堂的瑞士，也不過只是一個發了戰爭財的罪惡之窟。看了這些地方，令他十分傷心，因此不想多留，趕快逃向西方的自由世界去尋找一個求學的機會和一種自由的生存。他輾轉到法國的巴黎，啊，巴黎！神秘的花都，藝人的殿堂！這真是一個學畫的好地方。他想，巴黎是他心目中學畫最理想的去處，那裡是當代世界名家聚集的聖地，如果可能，他願留在那兒朝覲，領略羅浮宮的名畫，尋找名畫家走過的足跡，他們到過的咖啡廳，和展覽過的畫廊，甚至於在路邊賣畫兒的蒙馬特的街頭。

他很想留在巴黎學畫，但是，戰後的巴黎也是一窮二白，他實在無法謀生。他拉得一手很好的小提琴，有時在街頭巷尾，拉上兩隻匈牙利的吉普賽舞曲，人們聽了也會同情地丟下幾個角子，讓他買一點麵包充飢。他迫不得已，繼續逃亡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那裡的生活也是一樣的窮困，無從發展；於是他再揹起他那破舊的行囊，走向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他本想去當海員，流浪天涯，但是他這次很幸運，終於獲得了一名美術學院的獎學金，並且還找到了一處安身之所；就這樣，他的生活與讀書的問題，都暫時得到了解決，因此就留下來專心一意地求學，每天畫畫他的速寫、素描和油畫，等語言嫻熟之後，再選些其他的理論課程；課餘的時候，仍舊練習一點從小學來的提琴，這是他承襲了匈牙利人藝術的天質，也沒有辜負父母教育他的一番苦心。

在藝術上荷蘭雖比不上巴黎那樣有名，但也不錯啊，這兒是任布然特和范賀的故鄉，此地的社會福利又辦得好，像這種戰後艱難的日子，連外國人都能得到援助，真是難得，錢數雖然不多，但能生活得下去，就留下來吧。他對目前的環境感到相當的滿意，因此就留下來，找了一個小小的家庭旅館，作為他臨時的棲身之地。

所謂家庭旅館，只是一個私人家庭，將他們多餘的房間分租給一些比較長住的旅客，或者外來念書的學生，價錢比普通旅館便宜得多，而且氣氛就如普通家庭一般。這家房東太太是一個戰時喪夫失子的孤寡，看樣子，戰前也算是一個小康之家，她將家裡多餘的兩個房間

分租給兩位外地來的留學生，這樣，一方面可以維持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還可以解除一點孤獨的寂寞，同時也有一種助人的安慰。

皮希達搬進來的那天，就遇見了同旅館的一位中國留學生，皮希達自我介紹地說：

「我的名字叫伊希特帆·科錫克，是匈牙利的流亡學生。您的大名叫什麼？你是哪兒的人？」說著就伸出他的那隻大手豪放地緊握著那位中國留學生的手。

「我的名字叫李志誠，我是中國人，也是在這兒念書的。」他回答說。看樣子文質彬彬，似乎有點害羞，根據西洋人的看法，很難看出他實際的年齡，大約也不過二十歲左右，好像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

「你叫我皮希達好了，這是家裡人對我的稱呼。我是學畫兒的。你是讀什麼的？」

「我是學作曲的。」李志誠說。

「啊，那好，李，我們都是愛好藝術的人，我們一定談得來。」

「你別叫我『李』，好不好？聽起來怪難聽的，你叫我『李志誠』，或者乾脆喊我『志誠』就好了。」

「你們中國人的名字真不好叫，說起來既不容易發音，又很拗口，下次我就試試看叫你『季晴』好了。」

志誠聽了微微一笑，也不加可否地說：

「好，好，隨便你怎麼叫都可以，反正你也說不清。」

皮希達是一個性情爽朗的人，很久沒有跟人聊天，好不容易得到了一個新同伴，抱了一腔熱情，又問道：

「你來有多久了？你又怎麼會跑到這麼遠來念書呢？」

「這些細節以後再談，你剛到，最好休息休息，別那麼興奮！」說著道聲晚安就回到自己的房間裡休息去了。

皮希達本想與這位中國同伴聊聊天，想不到他竟澆人冷水，拒人於千里之外。人家說東方人的神秘，真是深不可測！想這傢伙也不例外。他不得已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間休息。



他關起門來，躺在床上，心裡想，這可比難民招待所要舒服得多了，同時仍然不斷地想著家裡的人和自己的前途。他想，這下子逃到荷蘭來，有了獎助金，雖然可以安心地學點畫兒，可是家裡的人又怎麼辦呢？哥哥是剛畢業的醫生，當然有能力奉養父母，現在還沒有成家，倒可以應付，可是將來有了妻子兒女之後，在那種強權的政體之下，什麼都要配給，自顧都不暇，哪有能力去奉養父母啊！我呢？孤家寡人一個，一時生活倒不成問題，但是，將來的出路又將如何，真地要靠沿街賣藝過日子嗎？

其實，隔壁的李志誠又何嘗沒有他自己的心事！他心裡也在想念著家裡的弟妹們，很久就斷了音訊；還有他那青梅竹馬的女友陸馨，幸好和她的哥哥逃到了台灣，還能夠與他通訊，但是好久又沒有收到她的信了，大概她現在很忙吧，結果考取了她所嚮往的學校沒有？

他又想到他自己幼小時的幸福和他母親死時的痛苦，他想到可憐的祖母怎樣在苦難中撫養著他和三個弟妹，他想著繼母的無情，到今天還不知道父親孤獨的一個人到底是如何死在外鄉，他又想著那對慈祥的外祖、像父親樣的舅父……想著，想著，就睡著了。

\*

\*

\*

志誠是長子，他想起幼小時是如何的幸福，父親常常買很多的書和玩具給他，並且還陪著他玩，母親又親自送他上學，祖母做得一手好菜，他有他自己的祿母，弟妹們也各有他們自己的奶娘。不幸的事發生在一九三四年，他剛七歲的時候，那年的夏天，母親因為受暑，服錯了庸醫的藥而不治身亡，那時她不過才二十九歲，留下了三十歲的鰥夫和四個孤兒。母親死的時候妹妹六歲，二弟三歲，小弟才十個月大，父親李文淵是個世家子弟，三十歲的人，什麼工作都沒有做過，只是一個標準的大少爺，因此一家大小都要靠著身體脆弱、年輕守寡的祖母撫養和維持。

李家在江寧原來是個大家族，但人丁並不興旺，志誠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獨子承傳，他的祖父李琢如也是二十九歲過世的，留下了年輕的寡婦與孤兒都是靠著曾祖母撫養長大。志誠的曾祖父海珊公留下了一點田產，每年靠收租也就夠他們一家過得很舒服的日子了；房子是祖傳的，當地人叫它作『李氏園』，但是，在李志誠的記憶裡，他卻從來也沒有看見過家裡的庭院裡有過什麼花木，只有一棵彎了腰的老柏樹和一些假山玩石散亂地堆積在一個很大的庭院的角落裡，據說那就是『李家花園』的遺跡；但是，他還記得，左右鄰居們都喊他為李家花園的『小少爺』，他的父親則是理所當然的『大少爺』了。

志誠的母親死後的第二年，親友們勸父親續絃，教養四個年幼的孤兒，並且減輕祖母的負擔，同時又勸父親找個工作，免得終日在家，憂愁苦悶地懷念著母親。父親都照辦了，先娶了一位繼母，留在家裡幫祖母照顧孩子，然後自己出門到安徽省歙縣公路局當局長。不幸的是，中日戰爭蔓延到南京附近來了，祖母帶了孩子們逃到鄉間她妹妹的家裡去避難，繼母

則留在家裡，表面上是留守家產，而暗地裡卻將家裡值錢的東西，都一點一點地偷渡到她娘家去了。

祖母的身體本來就很脆弱，加上逃難的時期，住在妹妹家，精神與物質方面的壓力使她的健康每況日下，終於在那年的夏天撒手西歸，留下四個孤兒寄養在姨祖父家，真是慘絕人寰。有一天，繼母下鄉來，親戚們勸她把孩子們帶回城去，她說戰爭期間無法與父親聯絡，她一個人怎麼能養活四個孩子，頂多只能帶一個回城，其他的三個只好暫時留在鄉間姨祖的家裡等父親的消息。

志誠是老大，他暗地裡召集了弟妹們，對他們說：「我們四個人絕對不能分開，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守在一起，等父親回來或來信再說。」他將四人的意見告訴了繼母，她只好一個人回城去了。

有一天，繼母又從城裡下鄉來，一進門就哭哭啼啼地說，志誠的父親死了，親戚們追問究竟，她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是說，她在城裡聽見一位親戚說的，孩子們聽了她的話，嚇得魂不附體，小鬼們只知道哭，只有志誠比較鎮定，輕聲地對弟妹們說：

「別聽她的，又不知在搞什麼鬼。」但是他自己的心裡，也是將信將疑，不知如何是好。

他又召集了弟妹們說：「別怕，明天一早我就去想辦法，你們一定要待在一起等我回來。」這時他也不過才十一歲而已。

第二天清晨，他一個人搭上一隻小船偷渡到江寧附近的一個小鎮上來。他還記得外祖父的名字叫蘇僧，是中醫，他同外祖母在這個小鎮上避難，一定在那兒掛牌行醫。小鎮只有一條長街，他沿街仔細地觀察著每家的門牌，並且問人是否有一位張姓的醫師在這兒行醫。結果他找到了，外祖父正臥病在床，外祖母在旁邊照顧，志誠一看見二老就跪下來說：

「公公、婆婆，我是志誠，請二老救救我們四個孤兒吧。」

兩位老人驚訝得半天說不出話來，還是外祖母一把將志誠抱在懷裡說：「孩子，你起來，有話慢慢地說。公公正在生病，我去給你做點東西來吃，看你累得這個樣子。」

志誠一面吃，一面將家裡最近發生的事情簡要地告訴了二老。兩位老人都哭泣成一團。志誠的外祖父說：

「這樣吧，孩子，你先住下來，我立刻就寫信給你們的姨公公，叫他暫時繼續保護著你的弟妹，等時局安定一點兒，我們就把他們接過來；同時我寫信去告訴你的舅父，看看他什麼時候回來，澈底地解決這個問題。你一個人回去太危險了，弟妹們暫時不會有問題，繼母

由姨公公去對付。」

志誠還是放心不下，一心一意地要回去接弟妹們來小鎮；外祖父堅決地反對，要志誠聽他的話。外祖父寫信給姨公公的時候，志誠也附了幾個字給弟妹們，叫他們放心，詳細的情形都由姨公公向他們解說。外祖父一看志誠的毛筆字，就很讚賞，並且誇獎地說：

「你人雖小，這一筆字倒寫得不錯，你沒事就給我抄抄詩吧，一方面練習書法，同時也可以學點詩文；等我的病好了，我給別人看病的時候，你就坐在我的旁邊，看我給病人拿脈、開方，聽我跟病人的對話，這樣你將來就有一技之長了。」因此志誠也學會了一點什麼『寸、關、尺』，以及『左心肝膽，右脾肺腎』之類的經脈常識。後來他還學會了一些俏皮話，專門譏諷那些庸醫：『心肝脾肺腎，各地賺到錢；心肝脾肺腎，四處無人問』。外祖父聽了也哈哈大笑，誇獎他聰敏。

志誠就這樣留在小鎮上給外祖父作助手。當長江下游整個地淪陷給日本人，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前夕，外祖父托人將他送到上海法租界，他舅父那兒去了，弟妹們則仍舊留在鄉間姨祖父的家裡。

舅舅雖然像父親樣地對待他，但那無知的舅母卻常常無理取鬧，弄得他們一家雞犬不寧。舅父不得已將他送到天主教會辦的徐匯中學裡去住讀，因為成績優良，學校就免了他的全部膳宿費。後來汪精衛的偽政府成立，時局稍微安定了一點，他也偶爾回到江寧來看看外祖父母和弟妹們。他信奉了天主教，並且參加了教會裡的合唱團，學會了樂理與和聲學，這是他與西洋音樂正式接觸而愛好的起始。

江寧也有一座天主堂，和一所附屬中學，他每次回來的時候都要到天主堂去望彌撒或上學校裡去探望一些朋友。

他高中畢業的那年，中日戰爭結束，日本鬼子也無條件地投降了，但是中國的內戰也因此而爆發，在大陸變色的前夕，他獨自一人逃亡到香港去謀生……

## 第二章

### 家書值萬金

第二天一早，他們兩人在早餐桌上碰面時，皮希達問志誠：

「你昨夜睡得怎麼樣？」

「還好，」李志誠睡眼矇矓、愛理不理地回答他。

「不知道爲什麼，我昨天也睡得不太好。」皮希達自己解嘲地說，「大概是想家吧。」

「哼．．．也許。」

過了幾天，兩人似乎熟悉了一點，這次是在晚餐桌上見面的。皮希達好奇地問志誠：

「你是什麼時候到荷蘭來的？這麼遠，你怎麼竟選到荷蘭來了呢？」

「我來也不過才一兩年，因爲我有一個親戚在這兒。」

「親戚？親戚有什麼用？他能幫你多少忙？」

「多少可以幫點兒忙，那時他的生意不好啊。」

「我想我們都是逃難的人，有同病相憐之緣，難得在異國相逢，我們應該成爲好朋友互相協助才對。」皮希達儘量地拉攏李志誠。

「啊，當然，那是一定的．．．」

「我爲人一向爽直，對人也很誠懇，日子久了你就會了解，我現在也無從向你解說或證明，事久見人心。」說著就站起身來告別道：「明天我有點兒事，不去上課了，我們以後再談．．．」

「好，以後再談，皮希達。」

事後證明皮希達一點兒也沒有失言，他們真地成了莫逆之交的知心好友，幾乎像兄弟一樣。

\* \* \*

三個月之後的一天下午，皮希達與他剛認識不久的一位荷蘭小姐索菲亞約會，她還會說一點兒匈牙利話，談起家裡的情況，他說：

「我出來已經兩三年了，至今還沒有家裡的消息，像我們這樣的流亡學生，大部分都不能與家裡通信。」

「你不能透過『紅十字會』傳達信件嗎？」索菲亞問。

「不是紅十字會的問題，而是我們國家的制度，不准我們與外界通信；我們的自由完全給他們剝削了，一旦被特務查出來，家裡的人就會坐牢的，紅軍比納粹還殘酷，至少也差不多。」

索菲亞完全明白他的情況，聽了心裡非常難過，她向皮希達誠懇地說：

「皮希達，我們認識還不久，所以我並沒有將我的身份完全告訴你。我是荷蘭外交部派駐在匈牙利的外交官，回家來度假；不久我又要回到駐匈牙利的大使館去繼續工作。你要寫信的話，我可以給你帶到布達佩斯特，然後，我們會用特別的方法將信件轉寄到你家裡去，這樣你就可以得到家裡的消息了。」

皮希達將信將疑地感謝了她，但並未表示特別的興趣：

「那很好，謝謝你，但請你也要注意到我家人的安全才是。」

「這個我知道，你放心好了，我們會有安全措施的。」

過了兩天，皮希達將信寫好交給索菲亞，一再叮囑她要小心謹慎，否則功虧一簣，家人還會受到無辜的牽連之累。

索菲亞拿了信對皮希達說：「你放心好了，一切由我去辦，決不會有任何差誤，更不會連累你的家人。」

「但是，我又怎麼能得到你的消息呢？」皮希達懷疑地問。

「你放心，我已經跟外交部的同事說好，到時候她會跟你聯絡。」

皮希達表面上雖然很高興，但心裡頭卻仍舊放不下心，他們分手的時候，他一再叮囑她要謹慎，並且祝她一帆風順，她也希望他別太心急，安心地等著她的好消息。

過了一個多月，皮希達收到家裡的回信了，是母親親筆寫的，說家裡一切平安，叫他多多保重。信封上的寄信人只是海牙的一個信箱號碼。這樣子他雖放心了，但又不知道如何給家人回信。

過了兩天，一位荷蘭小姐打電話給皮希達說：「你收到家信了嗎？如果要回信的話，你就寄到海牙的這個信箱來就好了。」

「謝謝你，請問你的芳名是如何稱呼？」

「沒關係，我是索菲亞的朋友。請你一定要保守秘密啊。再見！」

他還想再說什麼話，但對方已經將電話掛斷了。

他的心情高興得真是難以形容，笑口常開，不時地吹著口哨，或哼著匈牙利的民歌，弄得連房東太太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只有志誠仍舊跟平常一樣地保持著沉默，無論如何都很難開笑臉。

那天晚餐時，皮希達帶來了一瓶紅酒，叫房東太太拿三隻杯子出來，對他們說：「來，來，來，我請你們喝一杯！」

房東太太忍不住，問皮希達道：「你有什麼喜事，怎麼今天這樣高興啊？」

「我收到家信了；」皮希達迫不及待地回答說，「這是我三年來第一次收到家信。」他笑嘻嘻地回答著房東太太的話。

「啊，這真是可賀可喜的事！」房東太太說著，眼光向志誠的臉上掃了一下，就沒有再說下去了。然後又加上一句：「你們慢慢地喝吧，千萬別喝醉了！」說著就知趣地走開了。

「唉，這位太太真可愛，她不像那些老太婆們查三問四地說個不停，有時你簡直無法回答她們的那些無知無識的問題。」

「……」志誠似乎毫無反應，眼睛盯著杯中的酒物，仍舊沒有一句話說。

「怎麼，志誠，好像你有什麼心事似的；一肚子的苦水吐出來算了，放在心裡會影響你的健康的！．．．你有多久沒有收到家信啦？」

過了半天，志誠才慢慢地說：「我從來就沒有收到過家信，因為我根本就沒有家啊！」

這下子輪到皮希達無言可答了，他愣了半天才說：「對不起，我不知道你的情況竟比我的嚴重得多。我三年沒有跟家人通信已經把我急死了，想不到你．．．」他也說不下去了。

歇了一會兒，他繼續說：「你的遭遇我是一點兒都不知道；那你又是怎麼出來的呢？」

志誠終於開口了：

「真是一言難盡，我的父母是在中日戰爭之前就辭世的，我同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都是跟外祖父母和舅父長大的。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時候，舅舅帶了我們逃難，因為我是老大，後來又送我到一個教會學校裡去念中學，這是我第一次與西洋人接觸。天主教的傳教士們看我的成績很好，同時又是清寒的孤兒，因此學費及膳宿費全免．．．。日本人投降之後，中國又發生了內戰，這比跟外國人打戰更慘烈。執政的國民黨貪污腐敗，把大陸丟了；而共產黨是個未知數，但你看史達林在三十年代的清黨，殺死了多少無辜的人民，就可以判斷共產黨是不可以信任的；我在國內既不能繼續讀書，又不能平安地工作，國家被弄得天翻地覆，我實在待不下去了，於是就逃到香港去謀生，在那兒我待了一段時期，什麼事都幹過，就是看不慣那些殖民者耀武揚威的那一套。我集了一點錢，就乘了一隻貨船跑到這兒來投靠一家遠房的親戚。他是這兒的老華僑，在這裡度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部財產一空如洗；戰後開了一家中國飯店，我先在那兒打工、跑堂，你知道戰後的一切消條，生意並不好，幸虧荷蘭政府給了我一名獎學金，我這才能讀起我最愛好的音樂來了。」說著就喝了一口酒。

「我也是跟你差不多，你知道我們匈牙利先是受到德國納粹的摧殘，後來又被蘇聯紅軍的踐踏，非但在物質上弄得民不聊生，而且精神上完全失去了生活的自由。我沒辦法只好逃之夭夭，跑到西歐來找出路。其實，我們也是不能和外界通訊的，但是．．．」想想還是把話吞下去了，沒有把真話全部告訴志誠。

「那，你的家信又是怎麼來的呢？」

「說來話長，對不起，還是不說的好，以後我會全部告訴你的。」

志誠看他肯說，也就不再追問下去。

## 第三章

### 紅顏知己

過了幾個月，一天上午有人打電話來找皮希達，皮希達一聽，是一位女子的聲音，口音似乎很熟，他立刻就想起了索菲亞。可不是嗎！

對方說：「我是索菲亞很想與你見見面，你有什麼話，我們可以當面談，你看怎麼樣？」

皮希達高興極了，於是就答應立刻在一家咖啡廳裡見面，有課他也不去了。

他們倆一見如故，好像老朋友似的。她說她現在回來，但是不久又要外放到另外的一個國家去。皮希達覺得倆人談得很投機，而且又是他的恩人，她這一走，反而使他手足無措，因此面有難色……

「沒有關係，我走了，你的信還是照樣轉寄的。」

「不是轉信的問題，個人方面，我當然對你非常感激；但是我覺得，除此之外，我們還很談得來，你走了之後，我反而覺有點兒失掉什麼似的，這下子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見面了。」

「這有什麼關係，我們外交官兩三年就調動一次，而且每年我們還有假期，我的老母就住在阿姆斯特丹，我還是會常常回來的。」索菲亞沒想到給人轉信，反而增加了人家精神上的負擔，因此輕描淡寫地想把這件事說得輕鬆一點兒。

但皮希達並不是這樣想，他認為身處異國，難得認識這麼一位善良的老小姐，而且人又長得相當出色，心裡自然發生了愛慕之情，因此順口隨便問了一聲：

「你調到哪兒去呀？」

「現在還不知道，外交部的事很難說……」

「大概總有一點兒風聲吧？」皮希達急於要知道她未來的新任所，迫不及待地追問下去。



「我聽說．．．大概是西班牙吧。」

「啊，西班牙，我倒有幾個朋友在那裡。」

「真的？你有朋友在西班牙？」

「是啊，他們也是跟我一樣，都是些流亡的學生啊。」

索菲亞嚇了一跳，立刻對皮希達說：「你千萬別把我介紹給他們，因為你的事，外交部真是例外又例外的第一次啊！你知道，爲了給你轉信，他們還暗地裡調查過你和你的家人呢。」

「想不到．．．我不會給你們找麻煩的，你放心好了。」

皮希達與索菲亞這次見面之後，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可以說是酸甜苦辣，五味雜陳的樣子。回到『家裡』，一進門就聽見有人在拉一種弦樂器的音樂，像小提琴，但更像是中提琴；是東方音樂的味道，很柔美，很感人，非常好聽，於是他等一曲終了，敲敲志誠的房門，說聲：

「對不起，志誠，我不該來打斷你的音樂情緒，實在太好了。這是什麼曲子？你拉的又是什麼樂器呢？」

「我們中國人叫它胡琴，是從前北方胡人的琴。我這把叫二胡，相當於西方的 Viola。我拉的這支曲子叫『病中吟』，作者的名字是劉天華．．．」

「你能不能把他寫下來，說不定我們還可以把它改寫成胡琴和小提琴的二重奏呢！」

「這倒是個好主意，我沒有想到，改天我會給你寫出來看看。」

皮希達並沒有把他與索菲亞見面的事告訴李志誠，回到房間裡休息的時候心想：要是我也能去西班牙，多好；那兒有很多的東歐人，大部分都是流亡的學生，而且還有一個匈牙利流亡政府的大使館，也許還可以給我們一點兒照顧也說不定；艾哆不也是在那裡嗎．．．？他是學什麼的．．．？我一時也記不清了，不如寫封信去，問問他那邊的情況如何。寫封信又有什麼關係呢！艾哆是艾德瓦的簡稱，他小時候的朋友，爲人非常忠厚，問他，一定會得到具體的答覆。說寫就寫，第二天一早就把信寄出去，現在就等他回信了。

不久，皮希達就收到艾哆的回信，情況似乎相當樂觀；通了幾封信之後，他把那邊的情況弄得一清二楚。於是先找志誠來談談，看看他的意見如何。

「你想去西班牙？」李志誠說，「那很好嘛！」

「對了，我想去西班牙，看看那邊可有什麼新的發展。」於是他將那兒的情形大致地告訴了李志誠；同時問他願不願意一塊兒去。可是，他與索菲亞的事卻一點兒也沒有透露。

志誠想了一會兒，慢條斯理地說道：「其實嘛，去也可，不去也可，反正咱們都是逃難的人，同時能夠多念一點兒書，多學一國語言，也不錯啊，而且西班牙語總比荷蘭語有用得多……讓我考慮幾天再說，你看怎麼樣？」

「好，就這麼說吧。同時，我先去申請獎學金，到時候，不去也不要緊……」

「你急什麼呢？」

\* \* \*

自此以後，皮希達與索菲亞又見過好幾次面，兩個人談得非常投機，他欣賞索菲亞的風度和能幹，到底是外交官，與眾不同。而皮希達又是一表人才，在索菲亞的眼中也是一個學術造詣非常深厚的藝術家，畫兒畫得好，聰明能幹，人又瀟灑，長得一表非凡，加上他東歐人特有的外語天才，因此對他有異常的好感。兩人都彼此心照不宣，保有距離地互相接近，談點知心話、說說過去的身世和未來的期望。

這一次，索菲亞宣布了，她下一個任所真地是西班牙。皮希達心裡有數，他一點兒也不驚訝，因為他早就有此準備，連獎學金都申請了，只是沒有將他準備的情形告訴她而已。

「那你什麼時候上任去呢？」他問。

「大概下個星期三吧。」索菲亞回答。

「怎麼這麼快，說走就走？」

「這是外交部的事，我有什麼辦法呢！」

「那麼我們後會有期了！」皮希達故意地說。

「當然後會有期，我會常常回來的，你想拒絕見我嗎？」

「哪兒的話，沒這回事。求都求不到呢！」

「好，那我們就再見了。」

「再見，在西班牙見！」皮希達這次光明正大地說開了。

「你說什麼？」索菲亞驚訝地問。

「我說西班牙見，因為我也已經準備好到西班牙去念書了。」

「你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呢？」索菲亞假裝著生氣的樣子問。

「我要給你一個驚訝！」皮希達俏皮地說。

「我真沒有想到，快點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

於是他們再坐下來，皮希達把他準備的經過全部告訴了索菲亞。

「那很好，真地是西班牙見了。你們打算什麼時候去？」

「還沒一定，因為我的那位中國朋友，還在考慮，有消息我會立刻告訴你。」

「祝你們一切順利，西班牙再見了！」說著就在皮希達的面頰上輕輕的一吻。

\* \* \*

皮希達回到家裡，第一件事就去找李志誠談話，一見到他劈頭就問：「你考慮好了吧？．．．結果如何？．．．還值得一試嗎？」

「的確是值得一試，不過現在暑假快到了，等我考試完了之後再說，好不好？」

「當然，當然。我並不急呀，只是問問你考慮的結果而已。那邊的獎學金已經批准了，從下學期開始，看樣子似乎比這兒的救濟費還優越得多。」

接著他就解說那邊的情形：

「西班牙教育部設有兩個書院，一個專門收容東歐的流亡學生，一個專收中國學生。管吃管住，學校的註冊費全免，每個月還可以拿到一點兒零用錢，你說好不好？」皮希達問。

「那比這兒好啊！你看我們領的這點兒救濟費，付了房租之後就不夠用了。」

「就是囉，所以我先向我的朋友打聽，然後就叫他代我們申請了兩名獎學金，不去也不要緊，想不到，他一請就准了，你說巧不巧！」

「好在時間上還充分，我們大可以利用這兩三個月的時間去做點我們想做的事。比方說黑衛松有一個音樂暑期班，我想去聽聽課。」志誠說。

「我也想去看看任布然特和范賀的紀念館，有時間，我還想去比利時邊境的安德維爾特參觀一下儒奔司的故居呢，將來到了西班牙，這麼遠，出來旅行可就沒有這麼容易了。」

「對，對，就這麼辦吧。啊，你的朋友不需要什麼證件嗎？」

「他沒說，只要我們九月底之前到就行。」

「想不到歐洲戰後，自己都窮得要命，還能去救濟別的國家的難民，真是想不到的事……」李志誠又在發牢騷了。

「可不是嗎，西班牙又不像其他的歐洲國家，並沒有接受到馬歇爾計畫的任何援助，連戰敗的德國和義大利都不如，能這樣做，真是不容易的了！」皮希達想想，這時才覺得志誠的話也不無道理。

「聽說那兒的天氣好，比荷蘭暖和得多，這兒天天下雨，真是受不了；尤其是冬天，缺少燃料，暖氣又不夠，真把人凍死了……」志誠比較緩和一點，隨便地談點天氣的問題。

「不過，那兒是個獨裁的政府啊，聽說一點兒自由都沒有……」

「還有比希特勒和史達林更獨裁、更殘酷的政權嗎？讓我們親眼去看個究竟再說。如果我們不喜歡，或者待不下去，再找個別的地方去嘛；『天涯何處無芳草』，難道就沒有我們的容身之地嗎？吃苦我是不在乎的，自己奮鬥謀生，但是如果沒有自由，那可受不了啊，你說是不是？」

「你說得對！不過，我是先讓你知道，有個心理上的準備，免得將來後悔而已。」

「的確，我們應該有個心理上的準備……我相信佛郎哥不管怎麼獨裁，他能在三年內戰之後，身受希特勒的利誘威脅，都沒有把西班牙牽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也不容易，而且也是他聰明的地方……」

「好了，好了，我們現在不管這些天下大事，還是去為我們自己的前途好好地準備一下。」

皮希達不願再談下去，故意打斷了志誠的感慨，搶著說「走，我們今天出去吃頓豐富的晚餐，我請客，好不好？」皮希達興高采烈地邀請。

他還問志誠能不能請一個朋友作陪，李志誠當然不反對。於是他立刻打電話給索菲亞，告訴她那位中國朋友已經答應了，並且準備當天晚上出去吃頓豐富的晚餐，請她也來參加晚宴，她一口就答應了。

李志誠與皮希達立刻換件衣服去赴宴，到了約定的地方，一看，來的竟是一位頗有風度的荷蘭小姐，這可把志誠看傻了。

李志誠建議去他親戚家的飯店，大家都表示贊同，於是叫了幾個菜，皮希達才把他們認識的經過簡略的告訴了志誠。索菲亞也告訴志誠說，她是在印尼跟一對中國『父母』長大的，因為日本人佔領印尼的時候，她的父親是荷蘭駐印尼的總領事，父母都被日本軍關進集中營去了，全靠這一對中國夫婦將她養大，所以她喊他們叫『中國爸爸、中國媽媽』，因此跟中國人很有緣。

他們談得非常高興，老闆見是自己的親戚帶了外國朋友來吃飯，覺到很有面子，因此也時常到檯子上來親自照應。快吃完飯的時候，志誠向皮希達與索菲亞說：「你們談談，我去告訴老闆，我要到西班牙去的消息。」

皮希達非常精明，立刻說：「今天是我請客，你可別付賬啊！」

索菲亞說：「今天算是我請客，給你們饒行，誰都不要付錢。」說著就要拿出錢包來。

志誠立刻攔住說：「別急呀，我們還沒有喝白蘭地和咖啡呢，我不付錢但先去同老闆說幾句話，不行嗎？」

志誠笑著就走到櫃檯邊，把他要去西班牙的經過簡略地說了一遍。這時老闆更高興了：「今天就算是我給你們饒行，你看，你們還有荷蘭外交官的朋友呢，多有面子，真是謝謝你了！」

志誠也不推辭，只是說：「那就謝了。再過兩個月，我走之前，還要來正式地向你辭行！這兩年承你照應，我是非常感激不盡的！」

「哪裡的話！以前我的生意不好，你又弄到了一個獎助金，所以才離開我這兒，是我對你有歉意。」老闆也客氣地說。

「請你別跟我說這種話，好不好？我心裡反而覺得不好意思呢。」

志誠說著就回到飯桌上來，告訴大家說：「今天誰都不用付賬，是老闆請客。待會兒他還要親自來請大家喝一杯中國酒呢。」

「那怎麼好意思！」索菲亞說。

「沒關係，這是老闆的熱情，他說是給我們饒行的。」

## 第四章

### 入境奇遇

李志誠與皮希達先到西班牙駐阿姆斯特丹的領事館辦好簽證，再去退掉荷蘭政府的獎學金。只有房東太太傷心極了：

「我們處得這麼好，你們說走就走，我真捨不得你們呢！」

「我們也是捨不得你，是迫不得已啊，希望您能原諒我們。」他們兩異口同聲地說。

李志誠向他那遠房的親戚告別時，把西班牙的情形大略地說了一遍，親戚拿出一點兒錢，交給他作補助，並且對他開玩笑地說：

「等你熟悉了那邊的環境之後，說不定我們也會去西班牙開一家餐館，請你當經理呢！」

志誠一笑置之。

皮希達和李志誠一切準備就序，買了兩張火車票動身到西班牙去探險。他們先到巴黎，參觀了羅浮宮的名畫和一些名勝古蹟，然後轉車南下，直到西班牙。爲了節省旅館費，他們乘的是夜車，早晨天剛亮就到了西班牙的邊境伊隆，入境手續非常簡單，並不像進入一個獨裁國家那樣的神秘而恐怖。頭戴兩角黑帽的邊境警察看看他們的旅行證，因爲他們都沒有正式的護照，蓋個印，每人發了一本《配給證》，並且還告訴他們說：

「無論上哪兒去，或住旅館的時候，他們都會向你們要這配給證的，看你們要住多久，他們就會把你們要吃的糧、油之類的票剪下來，你們才会有飯吃；你們上煙店去買香煙，也要剪煙票的。別丟了，否則你們沒有飯吃啊！」他們比手畫腳地搞了半天才聽懂警察的解釋。道謝了一聲，就算入境了，這真是太方便了，哪裡像是一個獨裁的國家！

他們在火車站先買了兩張到馬德里的三等夜車票，然後就想到小鎮上去看看，換點錢。一方面找個地方喝一杯熱咖啡，吃點東西充飢，同時也可以休息休息，恢復這一夜的疲勞。

剛走出月台，人家看見他們兩一隻手各提一隻小箱，另一隻手拿了一把提琴盒；而志誠的手裡拿的卻是一把當地人從未見過的二胡。人家以爲他們都是馬戲團的成員，就比手畫腳地告訴他們說：

「馬戲團就在這兒不遠的地方，我帶你們去。」大家七嘴八舌地搶著要帶他們去馬戲團。皮希達與李志誠一點兒也聽不懂，一心一意地只想早點找到他們要去的咖啡店，沒有辦法只好跟著他們走。

人群並沒有帶他們進小鎮去，只是向著邊區走。不遠的地方他們看見一座很大的帳篷。皮希達說：

「不是這裡，不是這裡，我們要到鎮上去。」

一個鄉下人搶著說：「是的，是這裡。」立刻就大著嗓子喊道：「老闆，你們的新團員到了。」

過了半天，一個四五十歲的中國人，從他的拖車裡伸出頭來張望了一下，看見一群人走過來，就用西班牙話問道：「你說什麼？」

「我說，你們的新團員到了。」

「什麼新團員？」

「你看，他們兩不是你們的新團員嗎？」

這時，大家已匆匆地走到老闆的面前來了，老闆向他們倆仔細地看看，然後問道：「你們是來找工作的……？」但一看到志誠立刻就改用中國話說，「怎麼，你是不是中國人？那你們是來幹什麼的？」

李志誠立刻用中國話答道：「我們是過路的，他們一定要帶我們上這兒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老闆說：「那好，那好，沒關係，你們進來坐坐再說。」

李志誠與皮希達這才明白，原來大家以為他們是馬戲團的成員，所以帶他們來，而老闆又以為他們是來找工作的。

皮希達看看老闆，又看看李志誠，然後對志誠說：「哎，志誠，他們以為我們是演戲的呢。」

「是啊，而且老闆還以為我們是來找工作的，你說巧不巧！讓我來問問他，到底是怎麼



回事。」但話還沒說完，老闆就連珠砲似地問道：

「你們是從哪兒來的？．．．你們說的是什麼話？怎麼我一個字兒也聽不懂？你們又是來幹嘛的？．．．」老闆一連串地問個不停。

「老闆，您是中國人嗎？」志誠這次仍舊用中國話問他。

「是啊，那你們又是來幹什麼的？」

「我們都是流亡學生，他是匈牙利人，我是中國人，我們是從荷蘭來的，剛才我們說的是荷蘭話，我們要到馬德里去念書。」

「啊，原來如此。你們要不要喝杯咖啡再慢慢談？」

「是啊，那太好了；我們乘了一夜火車，真累死人了，今天晚上我們還得趕夜車去馬德里呢。」

「那好，我們先找個地方去喝杯咖啡，吃個早點，午飯和晚飯都由我招待，你們兩位不用煩心。」

志誠把他們的談話告訴了皮希達，他聽了也非常高興。於是他們把簡單的行李和樂器都存放在老闆的拖車裡，跟他到鎮上的一家咖啡店去吃早點。他們坐下來，各自要了一杯熱咖啡和一盤點心。

「老闆，您貴姓？」

「我姓王，名字叫茂亭，山東人。從小就跟父親來了歐洲。他也是玩馬戲團的，卻死在法國。我一直是在法國長大的。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我就一個人跑到西班牙來，那時候，他們的內戰也快結束了，於是我就將父親的經驗拿來成立了一個小小的馬戲團，撐了幾年，還過得去就是了。」接著王老闆問他們說：「那你們是來玩兒，還是來念書的？」

志誠把他們兩的經過約略地告訴了王老闆，王老闆說：「那你們不如留在我們的戲團裡演戲，他拉他的提琴，你拉你的胡琴，再加上他會畫畫兒，給我畫點海報，我另給報酬，你們的生活不就解決了嗎，你們覺得怎麼樣？」

志誠又把王老闆的話翻譯給皮希達聽，皮希達說：「謝謝他的好意，我還是要去馬德里念書；你的事，你自己決定吧。」

「我也是要去念書，我不會留在這兒演戲的。」

「那行，我們今天就在這兒休息一天，晚上按照計畫去馬德里就是了。」

於是，志誠先謝了王老闆的好意，再把他們自己的意見轉告了他，王老闆也只好隨他們自己的意願，不過加了一句話說：「以後萬一你們有什麼困難，隨時來找我。我的大本營在馬德里。只要你們有一技之長，絕不會餓飯的。我這個馬戲團雖小，在西班牙卻很有名氣的；我在這兒差不多十幾年了，大城小鎮都去過，誰都知道我們這個中國馬戲團的名字。」

他們再謝了王老闆，順便問問當地的生活情形。王老闆說：「只要你們奉公守法，他們是不會來找你們麻煩的。生活是苦一點，那有什麼關係？勤勞一點兒，飯總歸有得吃，我們中國人不是說『苦盡甘來』嗎？好日子在後頭呢。像我，要養活這麼多人和牲口，不工作，行嗎？」

「不過，這兒還在配給糧食呢！」

「有錢有勢的人照樣吃喝玩兒樂，窮苦的是人民。這就是內戰的結果；全國三千五百萬人口，三年內戰兩邊兒一共死了一百萬人，你們說划得來，划不來？自己人殺自己人，真是莫名其妙！」

「對外國人有歧視嗎？」志誠問。

「這倒沒有聽說過，至少我自己也沒有碰見過。西班牙人一向熱情，除了語言之外，他們從來也沒有把我當作外國人看待。所以我一直還過得去，比方說，我這小小的馬戲團，也有三五十人口，裡面的外國人也不少，大家都是走江湖的，非常團結而有義氣，哪有什麼歧視這回事兒！」

皮希達想問問這兒有什麼名勝古蹟值得參觀參觀的，王老闆笑著說：「這是邊境上的一個小鎮，哪有什麼好玩兒的地方。此地人多半都是打漁的、種田的、養牛的、賣牛奶的，有的日常用品還要過境到法國那邊去買呢。」

「那您怎麼跑到這樣的小鎮上來演戲呢？」李志誠問。

「我的大本營在馬德里。冬天我們都在那兒表演，每年到了三、四月天，我們就按照計畫到各地去旅行表演；先在大地方演出，然後由打前站的，給我們準備下一站的手續和場地，並且還做一點兒宣傳工作，到時候我們就去搭篷、上戲、什麼雜耍兒都有。以前歐洲打戰的時候，人員可不容易請，有的外國人進不來，現在好得多了。所以我們的演員大部分都是西班牙人，尤其是小丑，說個相聲，或講幾個笑話之類的東西，逗人笑笑，其他的演員也都不

少是外國人……」

「那也挺有意思的！」

「可不是嗎！但是很辛苦啊！」

三個人談了半天，李志誠和皮希達都感到精神輕鬆了不少，到底是年輕人，夜車的疲勞，這一下可全給恢復了。王老闆於是帶他們到街上去走走，看看街景和人民的生活情形。然後又帶他們回馬戲團，讓他們看看帳篷裡的設備，給他們介紹一些團裡的藝人；這時他們大部分都在操練、演習，準備當天表演的節目，他們看了半天也覺得十分有趣。

中午王老闆請他們在鎮上的一個小館子裡吃飯，晚上還給他們準備了夾肉麵包和汽水，照應得無微不至。快上火車的時候，王老闆說：

「不送了，我還要上戲，我叫團裡的一個差童給你們拿行李、送你們到火車站去。別忘了我的話，有問題，隨時來找我好了。」

「素昧平生，剛進國門就遇見了像您這樣的好人，真是三生有幸，我同我的朋友永遠也不會忘記您的這番好意，我們一定會記得的；後會有期，王老闆，祝您一帆風順，萬事如意。」李志誠告別說。

「別客氣了，彼此彼此，一路平安，多多保重。」

\* \* \*

他們二人上了火車，三等車沒有對號，隨便找了兩個座位，準備再抵抗一夜，因為西班牙的火車可沒有法國的舒服，只有頭等車是軟座，三等車上全是木條鑲起的座位。這也是戰後國家傷了元氣而沒有復原，同時又沒有國外援助的緣故，這是他們的第一個印象。

「我聽說，到馬德里只有六百多公里，火車要走十二到十四個小時呢，這證明不會準時到達的。」志誠隨便地說。

皮希達答腔道：「那也只好聽天由命了。」

「要不要先吃點東西，然後再瞇一下？明天到了新地方，恐怕又要忙一陣子啊！」

「不要緊，艾哆會來接我們，一切由他處理，你放心好了。」

結果他們爲了好奇，還是打開王老闆爲他們準備的晚餐，這一看，可把他們高興死了，兩個足有三十多公分的長條兒麵包，裡面夾了火腿、乳酪、蛋餅；另一包，裡面有水果和兩瓶汽水，於是他們兩人一面吃、一面喝、又一面聊著天，有說有笑地樂不可支。旁邊同車的西班牙人全都看在眼裡，聽在耳中，因爲他們講的是一種不像法國話的外國語，實在忍不住，想問他們：『你們是哪兒的人，說的是哪兒的話……？』但又怕他們聽不懂，於是比手畫腳地，同時提起了嗓子，一字一句，慢慢地問他們這些問題。他們一句話也聽不懂，只是搖頭傻笑，把吃的麵包也獻給鄰座的同伴們，他們指指手錶，表示還不是吃飯的時候，也婉拒了他們的善意。

他們吃過晚餐之後，看見鄰座上有位中年人在用紙捲煙，一下子就捲好了，然後拿出他們從未見過的打火機，用掌心一搓，再用嘴一吹，一根長長的絨線媒子就燒紅了，將煙點著，然後再把絨線拉進小筒子裡去，將它熄滅。皮希達好奇，把它借過來如法泡製，點起自己的煙，點著之後，覺得非常有趣。後來他與鄰座的那位煙友用紙煙換煙草，但他無論如何也捲不成煙，只好再吸自己的了，這一下，鄰座的車友們都笑成一團。

到了晚上十點鐘左右，他們看見同車的西班牙人都從他們的籃子或包袱裡拿出他們的麵包和乳酪來用餐，麵包是圓的，大約有三十公分的直徑，很像中國北方的大餅，用小刀切片與同伴分享，乳酪只是用來佐食而已；同時拿出一隻皮囊，仰頭擠著裡面的紅酒，但囊頭絕不沾口唇，只是懸空的接飲裡面的飲料。同伴也請皮希達和李志誠飲酒，他們接過來試試看，結果身上潑灑的酒比進口的還多，又惹得滿車上的人大笑不已。

這時大家都很熟了，只是不能用語言交談。查票員查過票之後，馬上就進來一位衣衫整齊的中年人，大家突然一聲不響，趕快把證件拿出來準備給他看，他一個一個地檢查，然後朝著皮希達和李志誠走來，把領襟一翻，顯出裡面暗藏的警徽，口裡說了一聲「警察」，向他們要證件看，他們似乎也聽懂了，於是仍將他們的「旅行證」拿出來交給他。他看了一會兒證件和上面的照片，又對他們兩人仔細地觀察一番，說了聲「謝謝」，就交還給他們。警察一走出車廂，大家又開始與皮希達和李志誠「交談」，整個的車廂又熱鬧起來了。夜漸漸地深，天氣也轉涼了，人們都慢慢地進入了夢鄉，這一夜他們兩似乎比前夜睡得更香更甜。

第二天清晨，他們感到全身酸痛，睜開眼，看看天已經亮了，有的同伴已經在半路上下車，又換了些新的同伴，這些事他們全未察覺到，可見得他們睡得多沉。皮希達看看錶，才七點半，點了一支煙，問李志誠道：「還有多久到？」

「誰知道！有人說十點，有人說十二點。你急什麼，跟誰有約會？」

「對了，好像跟一個朋友有約會。」

「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

「哈哈· · · !哈哈· · · !」

「哈哈· · · !哈哈· · · !」

## 第五章

### 東方書院

火車終於進了馬德里的北站。艾哆已經等得差不多兩個多鐘點了。皮希達一見就認出他來，兩人緊抱著不放，兩對眼睛流著不知是歡喜還是悲傷的熱淚。李志誠看在眼裡，也覺得有點心酸。皮希達給他們介紹了一下：

「這就是我說過的艾哆，他跟我的大哥一樣，你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找他給你解決。」

「沒問題，你們住的書院就在我們的緊隔壁，管理得比我們的有秩序得多，你們書院的問題我是管不了的。」艾哆心直口快地說，然後用中國話問志誠：

「路上辛苦了吧？！」

「還好，沒什麼。」志誠也用中國語話答他說。

「哎，怎麼你也說起中國話來了？」皮希達好奇地問。

「你怎麼知道我們說的是中國話……？大家住在一起，學兩句騙騙人嘛！哈哈……！」

「你真行，艾哆！那麼走吧，我們還沒有吃早飯呢。」

「啊，那我們趕快走。這兒有地鐵，但是那一頭又接不上書院，不如乘一輛計程車去，比較快一點兒。」

艾哆叫了一輛計程車，大家把簡單的行李放上，招呼了地址，司機就去發動，先在車廂裡拿出一根鐵棒，插在車頭上拼命地搖，就像給汽車上發條似的，不一會兒車子點著火了，司機收好鐵棒，回到駕駛座上，這才開車，皮希達和李志誠面面相覷，不知是怎麼回事。

「這是法國貨的老牛破車，滿街都是。」艾哆說。

這裡還沒說完，正要離開火車站的時候，車子忽然停下來，司機伸了頭對警察說出他們的地址，警察就將車子的牌照和司機的報告都寫在他的記事本上。

皮希達忍不住問道：「這又是怎什麼回事？」

「這叫作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你想跑都跑不掉。」艾哆輕描淡寫地解釋，也就不再說下去了。過了半天，補充一句說：「但是，這也有一個好處，就是萬一你丟了什麼東西在車上，只要你到警察局裡一問，包你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完璧歸趙……」

「但要抓人，也是從這個線索上去找。」皮希達俏皮地補充了一句，看樣子似乎他很懂得這一套。

志誠聽在心裡，可有點兒受不了，真想掉頭就走，回到荷蘭去。但是，『既來之，則安之』，留下來多看看，以後的事再說吧。他真地在『看』，看看他周圍的新環境。他看見計程車一出火車站，先左轉彎，然後走上一道斜坡，車子似乎走不動了。

「要不要我們下來推？」艾哆認真地問。

「不用了。」司機回答道。

「上坡之後，就是西班牙廣場，那兒有一座小公園，正中間有一座東吉訶德同他的馬夫桑爵的雕像，當然他們的作者塞爾萬德斯也端端正正地坐在上面。有空你們可以來仔細地觀賞一番，雕塑得很不錯呢！」艾哆這次是向遠道的客人介紹馬德里的一景。

車子終於上了斜坡，走過廣場的旁邊，他們兩都對著雕像行注目禮。志誠心裡想：真可惜，這麼大的名著，我們中國只翻譯了前半部，而且還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要不然，塞爾萬德斯怎麼翻成了塞爾萬《堤》斯，東吉訶德怎麼又變成了《唐》吉訶德了呢？《堤》字與《唐》字又是從哪兒來的呢？《音譯》不就變成了《英譯》了嗎？再加上譯者的方言，簡直『牛頭不對馬嘴』，聽起來多刺耳！想起來也真令人可笑！剛才聽艾哆這麼一說才知道人名譯錯了音，我雖不通西班牙文，但對西班牙語的發音可還有點兒研究，學音樂的人學會了一點兒語音學就愛這樣吹毛求疵！

這時皮希達與艾哆正在用匈牙利語交談著他們自己的事，李志誠眼裡看著街景，心裡卻不知在想些什麼。談著、想著、看著，不一會兒就到了書院，艾哆付了車錢，對志誠說：

「現在我帶你到接待室去坐一會兒，我先領皮希達去辦個手續，然後帶你到隔壁的書院裡去給你辦理一切。」

「沒問題，你們去吧。」李志誠看著這簡陋的會客室，隨口答應了一聲。

大約半小時之後，他們兩回到客廳裡來了。

「皮希達已經安頓好了，現在我帶你到隔壁去辦手續吧。」艾哆表現出非常能幹的樣子。

「你要不要上去看看我的房間？」皮希達問。

「改天再看吧，反正我們是近鄰嘛。」艾哆代志誠回答說。

「也好，那你們就趕快去辦手續吧。」

艾哆帶了志誠到隔壁去，先到辦公室交出代替護照的旅行證，管理員一查檔案，登個記就將他分配到三樓 305 室，告訴他同房間的室友姓吳，又說：「等你有二寸照片的時候給我兩張，好給你發學生證。現在請你把配給證交給我。」

志誠立刻在口袋裡拿出配給證和兩張照片交給他，並且問他註冊入學的手續。管理員說：

「你有了我們的學生證就可以到學校裡去註冊，學費全免。每個月初，來領你的獎學金，扣下膳宿費，剩下的都是你的。至於我們書院的規則倒很簡單：早飯七點到九點；午飯一點半到三點半；晚餐九點半到十一點半，隨到隨吃，過時不候；異性朋友只能在客廳裡接見，不能帶進房間。星期天的彌撒是上午十點。夜裡十二點關門，過時敲門才能進來，要向守夜的登記，他會把每天的名單呈送給院長看。大門與房間你們都不能有鑰匙，早晨十點前要離開房間，讓女工打掃。僅此而已。」

「我懂了，謝謝您。」艾哆代志誠說。然後帶了志誠上三樓的房間將他安頓好，任務業已完畢，就告辭道：

「大概快吃飯了吧，我也該走了，有事隨時來找我好了。」

「謝謝你，我知道了，改天再見。」志誠向艾哆致謝。

李志誠正在打開行李的時候，那位姓吳的室友回來了。他一見到志誠就伸出一張乾瘦的手給李志誠並自我介紹道：

「我知道你這幾天就要到。我姓吳，口天吳，名字叫泉之，『泉水』的『泉』，『之乎也者』的『之』，現在新聞專科學校二年級。你呢？」

「啊，我叫李志誠，學音樂作曲的。今天剛來，以後要請你多多指教。」



「哪裡的話，彼此，彼此……這個櫃子是空的，你就用吧。那一張是你的書桌；現在我們下去吃飯，吃完飯也好休息一會兒，遠道旅行，挺辛苦的。」

「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肚子餓了倒是真的，先去吃了飯再說吧。」說著就跟吳泉之下樓吃飯去了。

「這時候飯廳裡的人還不多，大部分人要到兩點或兩點半鐘之後才會來。」泉之解釋道。

「這兒的人吃飯怎麼這樣晚呢？」

「這是西班牙的習慣嘛。有人開玩笑地說，西班牙比歐洲其他的國家要落後十年零兩個小時。」吳泉之俏皮地說著笑話。

志誠笑笑，也沒說什麼。他們兩人佔了一張桌子，面對面地坐下來，等著女傭送飯來吃。桌上放著一瓶水，每方都有一塊麵包和餐具。吳泉之代李志誠要了一面餐巾，並且告訴他，吃完飯可以放在牆上的餐巾格子裡，下次再用，每星期一全部換乾淨的。

「啊，這兒還有女工打掃、送飯。那你們很舒服啊，只管念書，什麼雜事也不用管了。」李志誠感慨地說。

「也不見得。」

「那這兒一共住了多少人哪？」

「連少數的西班牙人在內，一共有六十多人。」

「啊，也有西班牙人？」

「當然，這是一個西班牙的書院嘛，我們中國人叫它《東方書院》，其實他正式的名字叫『聖方濟書院』。西班牙的書院制度本來是很好的，院方經常請名人來演講，或者組織些課外活動，但是我們的這個書院等於是個普通的宿舍，很少有活動；學生們付錢，我們也付錢，有獎學金的是用獎學金付，而且還可以剩下一點兒零用錢罷了。」

「此話怎講？剛才管理員說些什麼，我沒聽懂，也就沒有問下去了。」志誠追問著。

「因為西班牙教育部發給大家每人一份獎學金，住在這兒的人都由院長管理，他扣下伙食費，多餘的就是零用錢了，懂吧？」

「啊，原來如此。那你有沒有獎學金呢？」

「我是自費的，跟西班牙人一樣地付錢。」

不一會兒，女傭上湯來了，是一盤鐵豆兒湯，裡面還有香腸之類的臘貨，對志誠說，味道還算可以，吃完了湯，女傭收了盤子再送上第二道菜，這是一塊咬不動的硬牛排，旁邊加了些油炸薯條，飯後還有水果作尾食。

他們談談講講地一會兒就吃完了，二人上樓去休息。吳泉之叫李志誠躺躺休息一會兒，但是在一個新環境裡，他寧願多聽一點兒吳泉之提供的新情況，死也不肯小睡一下，因此又問道：

「你來多久了？」

「已經兩年多了。第一年在外地學點兒語文，第二年才上教會辦的這個新聞學校裡來，因為馬德里大學沒有新聞系。至於住的地方，以前我住在一個私人家庭，自從東方書院開幕以來，我也申請了一個位置。」

「啊，書院什麼時候開辦的？是專門為中國學生辦的嗎？」

「東方書院名義上是屬於馬德里大學，其實是教育部開辦的，與隔壁專門給東歐流亡學生住的聖第牙哥書院是姊妹書院。」

「原來如此；那你府上是哪裡，怎麼會跑到西班牙來念書呢？」

「我的老家是廣東，父親在香港做生意，是他供應我出國的。先教我去英國學法律，後來我聽說西班牙好玩，就跑到這兒來，先讀法律，現在改讀新聞。想起來也覺得很有意思。」

「那麼，馬德里一共有多少中國人呢？」李志誠想瞭解情況。

「說多也不多，確實的數目我一時也搞不清楚。還有很多人散住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說，別的書院或私人家庭裡；還有一些人在外埠讀書。」

「那麼，當初西班牙政府怎麼會給中國人這麼多獎學金的呢？」

「這個嘛，說來話長；今天你剛到，下次我再詳細地告訴你，我們慢慢地談……」吳泉之怕李志誠累了，所以不願一下子說出來。

\*

\*

\*

過了幾天李志誠又向吳泉之提出這同樣的問題，他這才說：

「事情是這樣的：大約是一九四九年的六月中，在安徽省傳教的西班牙耶穌會士，送了六位學生到西班牙來留學，透過哥米亞思教廷大學的校長巴埃撒神父的關係，親自向教育部長申請了六名獎學金，因為他們兩人的私交深厚，馬上就答應了，每人每年一萬元西幣，以五年為期。他們六個人分住在馬德里和瓦雅多麗兩個大學裡讀書，當年十月就註冊上課了，現在他們都到了馬德里散居在各處。」

「你說的是哪些安徽人？據我所知道的，安徽人還不止他們六位吧，因為這幾天，我已經在書院裡見過好幾位安徽人了。」志誠也得到了不少的消息。

「的確是這樣，我也是聽來的。當時還有七、八位安徽學生流浪在越南，由一位年輕的耶穌會士，鄭神父，蕪湖人，帶領他們，也到了西班牙，其中有兩位在碧兒堡獲得了獎學金，讀經濟和商科，其他的人都住在馬德里，有人學醫、有人學神學、和化學的，他們有一部分人就住在東方書院，那你，又是怎麼知道的呢？」

「我也是這幾天碰見他們的，好像西班牙政府還不止給了這幾名獎學金給中國留學生的吧……」

「你別急，且聽我慢慢地說，反正下午的課我也不去了……當時南京教區的于斌總主教在美國，知道西班牙政府送獎學金的事，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零年的暑假，他從紐約乘飛機來馬德里；這中間還有一段趣聞，就是他臨上飛機的時候忘了帶護照，一到馬德里機場才發覺，因為西班牙是天主教的國家，對主教非常尊敬，警察局特別准許他入了境；我聽說于主教來，就是要向西班牙政府多申請幾名獎學金給他的學生……而且已經有些學生和神父都已經到了，可見得于斌總主教是有把握的。」

「怪不得中共的報紙說他在西班牙訓練一批間諜……不過我聽說，他還負有關於恢復中西邦交的任務……」李志誠打斷了吳泉之的話。

「對了，訓練間諜的事當然是胡說八道，至於恢復邦交的任務，我可不太清楚，大概總有一點兒風聲吧。以後事情的發展，證明的確是有點兒關係。不過他第一次來，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獎學金，他的學生太多，連那六位安徽人也都可以算是他的學生，因為于主教是他們從前念過的那所中學的董事長……話再說回來，他既然為獎學金而來，並且話也說出了口，西班牙政府總得有個交代吧，因此教育部長說，這樣吧，我們送主教卅名獎學金，包括去年已經給的六名在內，剩下的二十四名，就由主教自己去分配，您看如何？主教當然無話可說，有多少是多少，先拿了再說，因此，以後又來了一批學生，其中有幾位還是天主教的神父與

修士。同時，教廷透過她駐西班牙的大使館也有一點兒津貼，那多半是給神父和修道生的。」

「那他所負的另一個任務呢？」志誠又問。

「你說的是爲了要與西班牙恢復邦交的那回事嗎？他第一次來西班牙是爲了獎學金，同時也可以說是爲了恢復邦交的事來投石問路，但是第二次來參加一九五二年五月底在巴塞羅納舉行的國際聖體大會，與西班牙外長馬丁·阿達荷同乘一架飛機，那裡面的確是大有文章，那時候，駐羅馬的于竣吉大使與西班牙駐義大利的大使秘密談判，事情可能發展得有點眉目了……大概就是這樣吧……」

「想不到你知道的這麼多，真的，以後還是要向你多多請教才是，我是剛來，什麼都不懂，一切還要請你原諒才是……」志誠客套地說。

「沒有關係，我們都是自己人嘛，何必這樣客氣！」

## 第六章

### 學徒記者

吳泉之看樣子與李志誠的年齡相仿，但經驗卻遠比李志誠多了，據他自己說他十六歲就去當兵了，而且還是當游擊隊呢。

「你知道，普天之下哪裡都有我們廣東人，世界五大洲哪一洲沒有……？在國內我們兩廣人的勢力也一向都很大啊！」

「是啊！但你又是怎麼去當兵的呢？」

「這也是因緣湊巧。我有一個遠房的表哥，抗戰期間在兩廣系的部隊裡當一名上尉參謀。當時豫鄂皖三角地帶從李宗仁的第五戰區劃分出一個第十戰區的時候，李品仙的司令部就設在那三角地帶的重鎮立煌，我的表哥雖不是軍校出身，也跟他去當了一名副官。他臨走時問我要不要一塊兒去混飯吃，我也無所謂，去就去吧，反正打戰的時候什麼事都能幹，當兵就當兵吧。後來到了安徽省立煌的司令部我也沒事可幹，閒得無聊，很快表哥就跟我說他要被分發到前方的一個游擊隊裡去當參謀，叫我也跟他一塊兒去，我這就真的穿起軍裝當起兵來了。」

「那你也不是軍校出身，那麼小的年紀，連槍桿都拿不動，在軍隊裡又能幹什麼呢？你們的游擊隊叫什麼名字，駐紮在哪裡？司令是誰呢？」志誠想看看他是不是在吹牛因此故意地問。

泉之很聰明一聽就知道話中有因，滿臉保持笑容，一本正經地說：

「部隊的名字叫第十戰區第二挺進縱隊，司令官是保定軍校末期的李光浩少將，山東省臨淄縣人；參謀長是鍾鼎彝，廣西老；我們先是駐在皖北壽縣的一個小村莊，後來又駐紮在合肥西鄉的一個名叫張家圍子的村子裡，我到過很多的地方！真的，年紀雖小但看起來人長的蠻成熟的，我從小就跟父親在香港念書，學了一點英文和日語，因此部隊裡的長官就叫我留在參謀處幫表哥做點文書抄寫的工作，因為表哥到底是上面派下來的人，大家總得買點賬啊。後來我學的語文果然都派上用場了。」

「英文和日語都用上了？」

「是啊，有一次，一架美國飛虎隊的飛機轟炸南京，被日本鬼子的高射砲打下來了，他

在迫降中直飛中國軍的陣地，他的降落傘剛好落在我們的管轄區，被我們前方的部隊營救了送到司令部裡來，司令官熱烈地招待他之後，並且還派我把他護送到立煌交給盟軍的聯絡處，一路上地方官員都設宴款待，我來去兩次都是步行的呀，爬山涉水，大別山的路挺難走的啊！我表哥還跟我開玩笑，說我這可大才小用了，可賀可喜，帶我來總算沒有白跑一趟，他也很有面子啊。」

「那日語又怎樣用上的呢？」志誠還是不斷地追問。

「抗戰末期的時候，日本軍隊的內部士氣不振，尤其是他們征用來的那些台灣兵和朝鮮兵都不想打戰，有的人甚至於想逃，前方部隊常常抓到他們的逃兵，因此我們的工作就增加起來了，前方把他們送來，就讓參謀處來調查問訊，我是幫忙作翻譯工作的，然後由部隊把他們送到後方去整編。」

「那你有沒有打過戰呢？」

「當然沒有打過戰，後來聽說美國放了原子彈，我想戰爭快結束，我也該回家去了。有一天我告訴表哥，我想請假回家看看，他先不贊成，後來我說回去再來嘛，結果他們批准了我兩個星期的假，我就乘機開了小差，『久假不歸』，一股勁地跑回老家去了。」

「那你表哥不是要負責任嗎？」

「各人做事各人當，他有什麼責任好負的，我一直到今天還沒有見過他的面呢，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後來我又回到香港我父親那裡繼續念書，這真是一個好經驗！」

「想不到你還有這麼一段歷史。佩服佩服！」志誠說著還想問一點兒關於軍中的其他的問題，於是又問道：「抗戰期間，軍隊裡的生活又是怎麼樣的呢？」

「一般說來的確是很苦，糧餉不夠，一天只有兩餐飯吃，早飯十點鐘，晚飯下午五點，有時一碗炒黃豆，一碗青菜豆腐湯就讓你吃上三大碗糙米飯還嫌肚子不飽，從來也沒見過魚肉，官兵都是吃同樣的伙食。一發薪水大家都跑到鎮上去進補，什麼豬肉、牛肉、狗肉的都大吃幾頓，等薪水吃完了，大家只好等到下個月再說。有的人還用手榴彈在水塘裡炸魚吃，因此部隊裡貪污作弊的現象層出不窮。」

「是怎樣貪污的呢？」

「那玩藝兒多得很。比如說，虛報名額啦、走私營利啦、私賣軍火啦，多的是。下面的部隊長定期上司令部來送私禮，據說這是很普遍的作風，連正規軍也是一樣。」

「你那小小的年紀，見識可真不少呢！」

「唉，見得多就見怪不怪了。我對那些游擊隊看透了，因此他們說等戰爭結束了，要送我進軍校去進修，我心裡想這也不是我的理想，算了吧，我還是回我的老家繼續念我的書去，誰要去當那個亂時的兵？所以我那時一看，情形不對，人家連原子彈都丟了，我也該回家去了！」泉之感慨地答道說。

「送你進軍校？那不是一個很好的出路嗎？」

「誰要去當那個兵，兩年的軍中生活把我都膩死了，我不是當兵的料，我見到穿制服的人就生厭，我不喜歡千篇一律，就好像你自己沒有主見，上面放個屁，下面就承不住氣，一切都要聽從別人的指揮和鬼話，這叫做盲目的服從，那有什麼意思？」

「原來如此，不過這也是你的一個好經驗啊。」

「我倒寧願不要這種經驗，那是一種痛苦的經驗啊……說到軍人，我們在馬德里的中國同學中不也有一位軍人嗎？，聽說是職業軍人，不像我這個打游擊的呢。」

「啊，那他是怎麼來的？既然是職業軍人，到這兒來幹麼？」

「聽說也是逃難來念書的，而且還是念新聞的呢。」

「逃難的那就是逃兵啊？像你一樣臨陣脫逃，久假不歸，現在是戰時，逃兵都是要槍斃的啊！」

「我這就知道了，據說是由于斌主教的關係來的……有人告訴我，大約是一九五一年秋天的一個上午，台灣警官學校的校長李士珍來訪，剛成立的留西同學會爲他舉辦了一個座談會，召集全體同學在馬德里誼西哈街四號的聖煥書院聽他演講，爲數不多的二三十人幾乎全體出席，令人失望的是演講的內容並不怎麼精彩，都是一些舊調重彈的官腔官調，聽起來不但乏味，更有點令人生厭的感覺。三十多分鐘的演講結束後，他請聽眾發問，並且要一一解答，可是解答得也很勉強，難以令人心服。當時大家所關心的不過都是些時局的變遷，政府遷台後的政策，等等的實際問題，於是有一位同學站起來問道：

『國民黨裡到處都是貪官污吏，腐敗無能，因此喪失了大陸，這如何對得起人民大眾，誰又來負責呢？將來又怎樣補救？聽說還組織了一個什麼改造委員會，這種黨是否可以改造得好呢？！』

「李先生一聽火上心頭，立刻給這位同學嚴厲地批評了一頓，這位年輕學子當然不服氣，

馬上就要回他幾句，當他站起身來再要發言的時候，另一位同學激動地搶先高聲說道：

『剛才這位同學說的話太沒有道理，國家遭受了這樣大的災難，他竟說出這種無理的話來責怪政府，爲什麼你不留在國內給國家出點力？．．．』等等，等等，說著痛哭流涕，如喪考妣，連哭帶哽地又說：『我是革命軍人，我們要革命到底。』

「這一來所有在座的同學都傻了，其中不乏有人私下裡低聲地批評說：

『別人問問也不要緊，何必要這樣裝模作樣，小題大作呢！』但也有人批評前者『太衝動，不該這樣露骨地責問，但後者又是誰？看樣子年齡比別人大得多，他的來歷是什麼？真是革命軍人嗎？那他跑到這兒來又是革誰的命？到底是來幹什麼的呢？．．．』

「據說他真是一個軍人，官拜陸軍上尉，一九五零年元月一日到達馬德里的，是臨陣脫逃，還是棄械不歸？那就不得而知，反正是一個『逃兵』就是了，就像你說的一樣，我們都是逃難來的。那個年頭，逃難的人遍地皆是，誰還能管得了誰？逃兵也不止他一個人，成千上萬的人，青年人、老年人，尤其是執政過的和參戰過的人不都是逃到台灣、香港和海外的嗎？那麼他是不是逃兵也就沒有什麼關係了，我們都是同病相憐，共患難的同胞啊！

「他說他曾經是蔣偉國的部下，兩人私交很好，蔣當連長的時候，他是蔣的排長，他們曾抵足而眠，是共患難的兄弟，後來是怎樣離開部隊的，從來都沒有告訴過人。他說他是同于斌主教的關係，大概是天主教徒吧，因此也獲得了一名獎學金。他選的是新聞，先在新聞專校註冊，掛個名，然後東奔西跑地給『中央社』與香港的『新聞天地』寫稿，但代筆的卻另有其人，美其名叫合作，其實出名的卻是他自己。

「他說他喜歡交友，但朋友們都怕與他來往，比猶太人還吝嗇，專門吃別人的便宜，自己卻一毛不拔。他喜歡串門子，到別人家去探望朋友的時候，不管主人在不在家，他總是愛翻東倒西的，尤其是朋友不在家的時候，更是明目張膽地東翻西看人家的書信。他這美譽傳出之後，人人對他都有了戒心。他真地是來念書的嗎，還是另有其他的任務？」

「是不是做特務的呢？」志誠聽了半天才問出這麼一句話來。

「那只有天知道。但是他的西班牙語文卻糟透了，說的西班牙話就根本沒有人懂。．．．」吳泉之一口氣說了這些李志誠前所未聞的消息，令他又大開眼界了。由於這些關係，他們與這位軍官也就很少來往。

中西復交後，這位逃兵也恢復了軍籍，利用一些人事關係居然進了西班牙陸軍參謀學校念書。彭孟緝任參謀總長的時候，曾正式訪問西班牙，這位老兄就耀武揚威地拿出他那套『風、馬、牛』的看家本領，盡量地表現、邀功，神氣實足。後來回台灣還升了官呢！



## 第七章

### 遊學古都

其實吳泉之來西班牙之初是先到瓦雅多麗大學的法學院註冊上課，住宿在附屬於大學的聖十字架書院。瓦雅多麗是十五世紀加斯第亞王國的古都，伊薩貝女王的出生地，離馬德里北方有一百九十公里，名勝古蹟滿城皆是，大學與書院都是有名的古建築物。泉之住的聖十字架書院是一座兩進兩層的古宮，前進是校本部辦公室與圖書館，後進的書院能住六十多人，每四人一室。臥室在樓上，加上公共嗽洗間、浴室之外，還有一間寬大的起居室，裡面有一部大鋼琴和散佈在四周的沙發椅，學生們可以招待自己的賓客，院長的住宅也在樓上的一角。樓下有書院的辦公室、飯廳、彈子房與一間小型圖書館，給學生們溫習功課之用。每月都邀請名人來作專題演講，一年舉行一次盛大的交際舞會，算是學生們主要的社交活動。

泉之能住進這樣古色古香的書院，雖不能說是豪華，但也可算是別有風味的了。開始有點不習慣，但他很快就能適應，與西班牙同學們相處得很好。至於念書，他雖在法學院註冊，語言上卻有很大的困難，尤其是『羅馬法』，西班牙語還沒有弄清楚哪能去了解拉丁文呢，因此每天忙著查字典、問人，忙得不可開交。久而久之當然也就厭倦這種查字典的生涯與讀書的方式。一個多月之後，索性將心一橫，決定不查字典，每天只到課堂裡去聽聽課，借用別人的筆記來看看，就這樣囫圇吞棗地聽與讀。午飯後留在起居室裡看看西班牙文報紙，或與同學們喝咖啡、交談、練習會話，傍晚也跟本地人一樣，到聖第亞哥大街，上下不停地來回走著，這就叫做散步，不久也就認識了很多書院以外的人和一些當地的女孩子。他盡量地與人談話，因此會話進步得很快而且相當流利，在這方面頗受他人的贊賞。

平常同學們的消遣多半是散步、跳舞、看電影、看足球、看鬥牛、聽音樂會或者去酒吧間喝一杯老酒。說到酒，這兒喝的是葡萄酒，有紅酒、白酒、還有玫瑰色的酒，另外有飯前酒，又名開味酒，餐後則喝烈酒如白蘭地，又名『哥尼亞克』，這是法國哥尼亞克地方產的名酒；據說在吃大餐的時候，上肉時喝紅酒，上魚時喝白酒，玫瑰色的酒味道淡是給婦女們喝的。這兒的人串門子喝老酒的習慣也真奇怪，一般酒吧的櫃台上都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小吃，同學們三五成群地走到一家酒店，每人叫一杯紅酒、白酒或啤酒與一點小吃來伴酒，喝完了再到第二家、第三家如法炮製，這樣串門子，說也奇怪，他們這樣喝，從來也沒有人喝醉過。

每逢週末很多人都喜歡看足球，全國各地，不論大小城鎮，都有民間組織的團隊，分成甲、乙、丙及地方團隊，每星期舉行聯賽。比賽的方式又有全國循環賽與國家杯的淘汰賽兩

種；每星期又有足球猜獎，獎金之大真是嚇人聽聞，據說是財政部一筆很大的收入。同學們開玩笑地說，這是獨裁者的愚民政策，吳泉之信以為真，但後來才知道這不僅是西班牙，歐洲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足球組織與國際比賽。

根據西班牙人的習慣，每年十一月一日萬聖節的時候，各地劇場都要排演十九世紀的詩人兼劇作家何瑟索瑞亞的名著『東煥德諾略』，同學們特地為他介紹這部名著，並且請他去觀賞這部戲劇的演出，而且告訴他原作者就是本地人。他也參觀過作者的故居，現在已經成為作者的紀念館了，這部名著也是戲劇史上唯一有週年祭的作品，也就是說這部劇本自十九世紀上演以來，每年萬聖節的時候全國劇場都有演出，因此對吳泉之來說真是聞所未聞的新奇，因此給他的印象很深。

那年十一月底，按照書院的慣例要籌備每年一度的舞會，將住讀生邀請的女伴列成名單，用院方的名義正式發送請帖，這可難住吳泉之了，他能請誰呢？邀請的人肯答應嗎？他考慮很久，有一天正在與一對孿生姊妹，大的名德德，小的叫玉玉，在街上散步的時候，他問她們，如果請她們去參加學校的舞會她們肯答應嗎？誰知他剛一開口，她們兩人異口同聲地都答應要去，這可能嗎？他回到書院傷腦筋透了，第二天跑到秘書處與秘書小姐商量，小姐笑著說：「這還真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呢！別人請一位小姐已經不得了，你居然還請兩位。」她說她要向院長去請示，當天下午秘書小姐就告訴他院長答是答應應了，但下次卻不可為例。這個消息傳出之後全校嘩然，別人都只請一位小姐，怎麼這個中國人一請就是兩位小姐來參加舞會，真是一箭雙鵰！傍晚他再與她們散步的時候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她們，當然她們兩人都很高興，回家準備晚裝，等她們收到正式的請帖時，都感到非常榮幸，在街上散步的時候他們總覺得有人在盯著他們三人看呢。

## **撒拉曼加大學**

十二月八日的舞會一過，學校開始放寒假了，吳泉之聽說撒拉曼加大學很有名，想去看，於是買了一張長途公共汽車票，說去就去。撒拉曼加在瓦雅多麗的西南方，只有一百二十公里之遙，但公共汽車卻走了三個多小時，車子與公路都破舊難行，所謂『老牛破車』的滋味這時他都嘗試到了，尤其是這種嚴冬季節，車上又沒有暖氣設備，可把他與其他的乘客們都凍僵了。好不容易抵達了目的地，在城中心的方型廣場上找到了一家小旅館，裡面倒還乾淨，就住下來。說到這四方型的廣場，倒是很有名氣，這是人民集會的地方，每邊長約兩百公尺，上有騎樓，是居民的住宅，下面的長廊裡圍繞著各種商店，朝南的一面是市政府的所在地。

撒拉曼加是一座文化古城，原屬於古勒翁王國，城內教堂宮殿林立，多為中古時代的遺蹟。尤當夕陽西下，陽光斜刺在這數百年的古石而反映出金色的霞光時，真是巍巍奇觀。撒拉曼加大學是 1218 年阿爾豐索九世王建立，為歐洲四大古老的大學之一。1230 年勒翁與加斯第亞王國合併之後，撒拉曼加大學遂成為古西班牙的文化搖籃。

泉之參觀了大學古老的部門，如圖書館、路易斯修士當年授課的講堂、鄔納姆諾講座、古教堂等。在圖書館的古籍珍藏室裡，館員對他特別優待，給他看了世界上第一部手抄本及手繪的五彩插圖的希臘文植物學、1248 年的教務會議錄和路易斯修士的親筆手稿，並且告訴他，撒拉曼加大學是國際公法的發源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前的航海計劃是經過這裡的博學士們審查通過再奏請女王批准的；新大陸發現之後，印地安人的人權問題也是經過這座學府的討論而確定的，因此對西班牙以後的殖民政策影響很大。

路易斯修士是十六世紀的神學家、詩人兼翻譯家，原在撒拉曼加大學執教，他曾將古聖經裡拉丁文的『歌中之歌（中文有譯成【聖詠】者）』譯成西班牙的通俗文字，因此被宗教法庭審訊而判送瓦雅多麗的監獄，出獄之後又回到撒拉曼加大學繼續授課。

鄔納姆諾生於 1864 年，二十世紀初在撒拉曼加大學教希臘文及語言學，後來曾任該校校長三次。1930 年因政治關係被放逐到非洲的一個小島上，後來輾轉到法國與西班牙的邊境避難。政權改變之後才回國當選國會議員並繼續教書，死於 1936 年的除夕。一生著作等身，舉凡小說、劇本、詩歌、論述一應俱全，是為二十世紀西班牙的大文豪。

吳泉之在撒拉曼加參觀遊玩了兩天之後仍舊乘公共汽車回瓦雅多麗。剛一回到書院，秘書小姐告訴他警察局要找他去談話，請他立刻到警察局走一趟。他摸不清到底是怎麼回事，只好帶了護照和居留證去了警察局。警長待他尚算客氣，先問他：

「這幾天你上哪兒去了？」

「我去撒拉曼加了。」泉之坦白地說。

「你去撒拉曼加幹什麼？」警長再問。

「我是慕名而去的，這樣有名的大學，不能不乘假期去看看。機會難得嘛。」泉之老實地回答他。

「那你為什麼不先來請個許可？」

現在真象大白了，是這次約見的目的。

「我怎麼知道出門還要請許可？不過，書院的秘書室是知道的。」

「他們知道是他們的事，你應該先向警察局請許可。」

「這我可不知道，誰也沒有告訴過我。」

「好了，好了，這次算了，你可別忘了，下次出門先來備個案！」

這可把吳泉之氣炸了，哪有這種道理？出門還要請許可、備個案，『我也不是犯人，也不是小孩兒，先得向警察局請許可！獨裁政府怎麼管制得這樣嚴！真是豈有此理！與這種政權打交道，真還得要當心呢！』這是他初次嘗試獨裁的苦果，以後的行動就比較慎重得多了。

聖誕節是在一個同學的家裡度過的，這是一個標準的家庭節期，十二月二十四日午飯之後，街上行人就稀少了，商店全部關門，大家都各自回家享受佳節。吳泉之是初次嘗試西班牙家庭的溫暖與人情，儘管人民窮困仍在用配給證，但這位朋友的家裡一點也沒有短缺的感覺，仍舊過著豐盛熱鬧、五彩繽紛的佳節。聖誕夜晚餐之後，全家去教堂望子夜彌撒，回家後又有酒水點心消夜，歌唱舞蹈一夜通宵，泉之從來也沒有享受過這種家庭的和諧與溫暖。

一個月的寒假很快就過去了，吳泉之照常每天去法學院聽課，理解力似乎比以前好多了，傍晚仍上聖第亞哥大街與那對雙胞胎姊妹散步，會話的能力比以往更佳，人人都誇獎他西班牙語進步得快。

春天來了，緊跟著就快要過復活節了，但在這節日的前一個星期就是耶穌的苦難週，全國各地都舉行各種宗教儀式，瓦雅多麗城的苦難遊行是全國有名的，甚至於有各地的遊客及外國度假的人專門為此來觀賞。因為瓦城有一座宗教木雕博物館，裡面的雕像都是名家的手筆，一到耶穌苦難週，籌備委員會將每個雕像按照聖經故事的次序編排成一座一座的單架，比如有『耶穌被控告』、『耶穌受審』、『耶穌被鞭笞』、『耶穌背了十字架』、『聖母抱了耶穌的屍體』等等，接受民眾的膜拜，莊嚴而沉重地在街上遊行，遊行時街燈全部熄滅，只聽見節奏緩慢的鼓聲與整齊的步伐聲，令人肅然起敬。聽說南方的遊行還有音樂和動人的歌唱。

復活節一到，傳統的鬥牛也跟著復活了，吳泉之從來也沒有見過鬥牛，因此買了一張票去觀賞一番。

鬥牛場是一座圓形的廣場，四周有很多編號的進出口，並圍著層層疊疊的坐位，大型的鬥牛場可以坐近萬人的觀眾，各大城市都有鬥牛場的建築物與設備。座位的等級很多，越高越便宜，同時又分有陰影與陽光，以及陰陽參半的座位。據說西班牙最守時的活動只有鬥牛，時間一到，號鼓齊鳴，這時，第一班的鬥牛士，領著他的班子在號鼓聲裡分兩行出場。

鬥牛士頭上戴著方帽，身著五彩看似甲冑的繡花緊身上衣，短褲緊緊繫在膝蓋之下，粉紅的長襪從膝蓋直到柔軟的黑鞋裡。他度著方步，走到主席台前，先向主席脫帽行禮，然後拿了帽子向他所選擇的人一拋，這條牛就算是獻給他或她，是為他們而鬥的了。這時，一條

五百公斤左右的龐然大物忽然從一個出口奔馳進場。鬥牛士仔細地盯著牠看了一眼，然後張開一條寬大的紅布向牛一晃，看牛是從左還是從右邊攻擊。他鬥了幾個回合，摸清牛的特性之後，就逗了牛左右衝擊，這時觀眾高興得歡呼，鬥牛士使出各種花樣逗著牛左右穿梭。號鼓聲響了，鬥牛士退下休息，兩匹老馬被矇了眼睛，身上披著護毯，背著騎士進場，騎士手中提著一隻長矛分站在圓場的兩邊。牛一看見有人入場立刻向其中之一衝去，於是騎士將長矛使勁地直搗牛的背脊，主席台上觀察牛的衝勁已被消耗了不少了，這才伸出一面手帕，命令再敲號鼓，表示該更換下一個節目了。鬥牛士和他的助手各人拿了兩隻長約七十公分的倒勾箭，等牛向他衝來的時候，就迎面向牛的兩肩刺去，勾箭就掛在牛的身上疼痛難忍，牛則越痛越怒，鬥牛士再第二次、第三次向牛衝刺掛箭，等主席台拿出手帕命令更換節目時才住手。

這時鬥牛士手中提著一隻微曲的劍，劍上披著一條小紅巾，開始再次向牛頭逗著牛左右衝擊，他則紋風不動，用各種姿態讓牛貼身閃過，越近越顯得危險，觀眾也就感到非常刺激，呼好不停，這是表現出鬥牛士勇敢的精神與技巧逗得牛氣喘不息，滿口吐沫；鬥牛士看看牛的氣力已經消耗待盡，這才用彎劍定神瞄準牛的背脊一劍刺去，技術高明的鬥牛士能一劍刺到牛心將牛刺死，但技術較差的人兩三劍也刺不死這條牛，這時只好由助手用另外的一隻劍來對準牛的後腦刺去，一般說都可一劍至命。鬥得好的，主席會命令給賞，等級又分繞場一週、一隻牛耳、兩隻牛耳或加牛尾。等馬匹將牛的屍體拖出圓場後，一共費時大約二十分鐘，第一場鬥牛才算結束，接著還有第二場、第三場，一直要鬥到第六場為止，普通是由三位鬥牛士分擔來鬥這六條牛，但也有兩人分擔，或一人單獨來承擔鬥這六條牛的。西班牙人很愛好這玩意兒，鬥牛是他們的國粹與傳統的藝技，雖然有人因殘酷而反對，但一時尚難放棄。

春假有十天左右，過了春假就要面臨期終考試，吳泉之只好面對現實，勉強應付，當然不及格的比及格的課程多，幸好口試的『經濟學』竟得到優等成績，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考試結束後，別人都在準備行裝回家，泉之則請校方將他的學籍轉到馬德里大學，告別書院，買了一張火車票到馬德里闖天下去了。這次離開瓦雅多麗，不知是故意還是忘記，他並沒有向警察局請許可，就這樣大搖大擺地乘車南下了。

他初到馬德里，人地生疏，不知所措，找到一家私人小旅館，先住下來，然後到外面去看看情勢。他想改行，因此先打聽學校裡有沒有新聞系，誰知道堂堂的馬德里中央大學竟沒有新聞系這一行，這可把泉之急壞了，但註冊組的小姐卻安慰他說天主教會辦有一個新聞專科學校，不妨一試，他跑到學校裡問問能不能轉系，校方先看看他的證件，知道他是大學法學院的肄業生，就告訴他說這所學校是私立的，不屬於馬德里大學，但他可以註冊，十月初就可以來上課了。他有了這一顆定心丸，心裡的負擔鬆懈不少。於是決定找個固定的住處，看看有沒有學生宿舍或書院之類的地方住下來就比較安定得多了。有人告訴他說西班牙政府辦有一個名叫『聖第亞哥』的書院，為何不去試試，他去了，院方告訴他這兒只收東歐的流亡學生，隔壁有一個叫『聖方濟』的書院，可能接受中國學生，他再

過去詢問，書院的辦事員告訴他，沒有問題，只要他是自費，隨時都可以進來，他當天就搬進來了，這樣他就有了一個安身之所。

吳泉之將他的來龍去脈告訴李志誠之後，志誠非常感動，不但使他對西班牙的瞭解幫助不少，而且對吳泉之的爽直覺得非常感激與欽佩，此後他們遂變成了莫逆之交的好友。

「所以，你不僅是律師，而且還是記者呢！」李志誠開玩笑地說。

「哪裡的話，我們都還在摸索呢，前途沒有著落。我總想，我們在避難期間能讀一點書，增長一點知識也算是萬幸的了，聽說在大陸三反五反的，動不動就公審鬥爭，扣你一頂大帽子，那才受不了呢！」

「是啊，你家在大陸還有人嗎？」

「有是有，都是些遠房親戚。這些事都是我爸爸從香港來信告訴我的。你呢？」

「我還有一些弟妹和親戚們，父母早過世了。」

## 第八章

### 提琴高手

李志誠抵達馬德里的兩天之後，就迫不及待地趕到『馬德里皇家音樂學院』去註冊。可是，事與願違，校方告訴他，註冊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因為學校不承認外國學藉；但是另一方面卻有一個好處，凡是要上這兒來學音樂的人，都要經過一個嚴格的考試，也就是說，一切都要從一年級的《讀譜》考起，一次可以考四、五年的課程，只要你有這種本領，考多少都沒有問題。校方給了他一份課程表，教他仔細地看看，然後到明年三月來報名，五六月間再參加《自由考試》，一直考到你自已認為，或校方認為你應該讀的階段之後，你才可以正式註冊上課。目前校方讓他自由聽課，但不是正式生、李志誠對於這方面倒不在乎，也不氣餒，拿了課程表回到書院仔細地研究，反正這一年只好學西班牙文了，同時還要準備考試。音樂學院的課程表是給按步就班的正式生的，不管你是學哪一科的都要學三年樂理，也就是《讀譜》。在學樂理的第三年才可以同時開始學任何樂器與《和聲學》；學器樂的人只要兩年的和聲學，但學作曲的人則要四年，同時還要學《美學》和《藝術史》各一年；在和聲學的第四年可以同時註冊第一年的《對位法》，第二年同時讀《賦格》，這才算正式進入了作曲班。先學《詩學》，為詩歌配樂，然後學《曲式學》、《器樂學》、《交響樂》等等，共四年。在荷蘭時他早已學過對位法和賦格，所以只要從頭考過去，他就可以很快地進入作曲班，因此非常樂觀，決心先讀西班牙文再說。

隔壁的皮希達也是一樣，他到皇家美術學院去的結果也是先要考試，但只要畫一幅一公尺長的炭筆素描，模特兒是一座兩公尺高的大石像，校方給考生十天的時間，從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畫兩小時，先畫完可以先繳卷，兩個星期為限。考試及格以後，才可以繳驗轉學的成績證明書，學校審查之後按成績好壞予以承認或重修，一般說來，學科如《藝術史》、《美學》等比較容易通過，術科的《素描》、《速寫》、《色彩學》、《透視學》就比較困難得多了，多半要重修；還有一些選修的課程如《壁畫》、《古畫修補》等則要到最後幾年才可以讀，好在入學考試要到明年五月才能報名，所以他也就只好先學西班牙文，再找個地方畫畫，考試的事只有等到明年再說了。

志誠是第一個在西班牙音樂學院讀書的中國人，學校給他很多方便，他請准了校方的特別許可，可以隨時到讀譜班、作曲班和小提琴班聽課，而同時又能結交一些新朋友，這樣對他準備考試入學，有很大的幫助，因此每天都到音樂院去走走或聽聽他想知道的課程。

有一天，他剛聽完了一節課，一個年輕的西班牙學生跑到他面前來問道：

「你是中國人嗎？」

「是啊。爲什麼？」志誠答道。

「沒什麼，只是好奇而已。你叫什麼名字？」

「李志誠，你呢？」

「啊喲，這麼難說，我叫安多紐，你是學什麼的？」

「我什麼都想學，提琴、鋼琴、作曲，都想學。」

「哈哈……你一天念二十五小時也不夠。」

「真的？但是，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啊？」

「那你每天早起一小時，不就行了嗎！哈哈……」旁邊的同學們聽了也都大笑起來。

「你開什麼玩笑嘛！」志誠有點不高興地對安多紐說。

「不是開玩笑，我說的是真話。你告訴我，你一天除了吃飯睡覺之外還有多少時間？……我是學小提琴的，一天練六小時的琴，老師還說我懶，我幸運，家就住在這附近；有人每天乘火車來上課，你叫他在火車上也練琴嗎，也不是賣藝的。」說著指指手上拿的提琴。

「啊，你說得有理。你念幾年級？」看他年紀這麼輕，就好奇地問他。

「我是去年畢業的。」

「什麼，那你今年幾歲了呢？」志誠又追問了一聲。

「你猜猜看！」

「他今年十七歲，去年還得了畢業獎呢！同時又得了撒拉薩德的提琴獎。」旁邊的人插嘴說。

「那你十六歲就畢業了，你還上學校裡來幹什麼？」志誠想知道個究竟。



「來上課啊，你以為畢業就完了？這不過只是一個開始，而且你還得天天練，從你拿起提琴的那天開始，它就不屬於你的了，而你，卻變成了它的奴隸。」安多紐認真地說……過了一會兒，他輕鬆地說：「我現在念的是職業班，也就是獨奏班，一個星期來兩次，拉些老師指定的曲子給他聽。」

「真的？那你什麼時候休息和消遣呢？」

「睡覺就是休息，練琴就是消遣，有時候連吃飯都沒有時間！」

「那太辛苦了……你現在拉些什麼曲子？」

「有了興趣就不辛苦，有時反而是一種享受呢……我現在練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曲……我們出去走走，好不好？」安多紐提議。

於是他們走出校門，向右轉，直上聖貝爾納爾多街的斜坡。

他說：「請我喝杯檸檬水，好不好？」

「那我們找個地方坐坐去，不好嗎？」

「我知道這旁邊就有一家咖啡店。」

他們兩人走進去，找了一張桌子坐下來，桌面是大理石的，安多紐真地只要了一杯檸檬汁，志誠則要了一杯咖啡，先開口問：

「你喜歡巴赫的作品嗎，安多紐？」

「當然喜歡，尤其是他那六支小提琴獨奏曲，沒有任何樂器伴奏；其中的一支 Chacona 簡直難於上青天，真是美極了！」

「巴赫是音樂之父，貝多芬稱讚他是『充滿音樂的大海』。你研究過他的『賦格的藝術』德文叫 (Die Kunst der Fugue) 沒有？」

「沒有，不過我知道那部作品，那多半是學作曲的，或者是學鋼琴與管風琴的人念的東西，我沒有學過。你到底是學什麼的？」安多紐又答又問的。

「我是學作曲的，但我也想學一點兒小提琴，對作曲有很大的幫助；因為你知道，絃樂器對作曲是很重要的。」

「我當然知道，弦樂器是交響樂的靈魂，你深知弦樂器的玄妙就能掌握到整個交響樂曲的全局！」

好傢伙，他知道的可真多呢！他們談得非常投機，從那天起，他們兩人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                         \*                         \*

志誠想學小提琴，因此他不打算在書院裡住下去了，一方面怕吵了別人，另一方面又怕自己不能專心練琴。過了幾個月他就搬到附近的一個私人家庭裡去。這個家庭只有他一個客人，獨自一個人住了一間房，這樣他仍舊可以拿到全部的獎學金來維持生活。如果將來找到一點兒臨時的工作，生活還比較舒服一點。但他常來書院看看吳泉之和隔壁的老友皮希達。

他託安多紐介紹一家琴商買了一把還不算壞的小提琴，自己開始練起琴來，安多紐則全部以友誼的關係，每星期來一次給他教導指法，皮希達也偶而來聽聽他練琴，同時他還可以跟房東一家人學點兒西班牙語文，在書院裡一天到晚說中國話，怎能學好西班牙文呢。他自以為這種決定非常好，而且過得相當舒適和愉快。

安多紐給他介紹了一些音樂院的朋友，並且常常帶他去聽他們在朋友家裡舉行的三重奏、四重奏的小型室內演奏會，或聽聽正式的大型交響樂團或個人演奏會。最使他捧腹的是安多紐的一套本領，因為他們都是窮學生，當然無錢去買正式的入場券，安多紐說：

「沒關係，你跟我來。」

他們走進國家交響樂團每星期五演奏的《音樂廳》，也不買門票，跟守門的先打個招呼，然後直奔頂樓最高層的入口處，這一層西班牙人叫它《雞疇》，意思是除了對號入座的之外，還可以擠上一大堆人，就像雞窩一樣，走到兩列座位中間的走道階梯，上面鋪了地毯，往地上一坐，上上下下都坐滿了人，睜眼一看，地上坐的全是音樂院高級班的學生，大家一聲不響地等著演奏會開始。中場休息的時候，大家又一窩蜂地跑下樓去，一看見守門的，都趕上前去跟他握手，但掌心中都帶有一塊五元的硬幣。志誠也照作無誤，安多紐則在旁邊介紹說：「這是一位新來的中國同學，以後請你多多照應。」說完，又跑上樓坐在原來的地方，似乎這種『雅座』就變成了他們的包廂似的，彼此心照不宣，日子久了大家都習以為常。後來安多紐不能來的時候，志誠自己也如法泡製，常來聽他喜歡的音樂會。

談到窮，安多紐則非常坦白，看他小小的年紀，經驗可真不少，有一次，他對志誠說：

「窮有什麼關係，你看我們戰後的生活都是這樣窮，想起來學音樂真沒出息。特別是在

這個國家，尤其是在這種時代，學音樂的只有餓飯；我們的老師窮得給馬戲團、歌舞團寫曲子，還怕別人知道，故意用個假名字；你看，我父親不就是在一家大旅館的咖啡廳裡彈鋼琴，給那些有錢的人消遣嗎？」

這幾句話給志誠的印象太深了，永遠也沒有忘記。

「那你教我提琴，是不是也應該有點報酬才對呀？」志誠問。

「這可不同，我們是朋友，而且你只靠獎學金過日子，而我又不是教提琴的。再說，我住在家裡，我自己也有一點兒收入。電影公司和唱片公司常常叫我們這些高級班的人去參加樂隊錄音，為電影配音樂；有時候還有人請我開演奏會呢？這種收入不是常人所能拿得到的，這就是我們的職業，你懂吧？」

講到演奏會，志誠還記得，有一次，聖保羅書院請安多紐去開一個小提琴獨奏會，由他的姐姐安娜鋼琴伴奏，志誠還約了皮希達去捧場，洗耳恭聽。音樂會一完，他姐姐因為穿了晚禮服，不便在街上行走，自己叫了一輛出租汽車先回家去了，留下安多紐同一班朋友們嘻嘻哈哈地開玩笑，有人問：

「安多紐，你敢不敢穿了晚禮服在街上賣藝，我們在旁邊兒拿頂帽子向過路的人要錢，賺了錢我們就去大吃一頓？」

皮希達低聲地向志誠說：「這就是我在巴黎的街頭幹過的行業，那不是玩，是爲了生活。」

志誠點點頭，表示知道了，然後對安多紐說：

「我的這位匈牙利朋友早在巴黎就幹過這一行，他可以教你一點兒其中的奧妙。」

「這有什麼不敢？走，有種的大家都去。」安多紐提高了嗓子回答了朋友們的挑戰。

他每次演奏之前都有點怯場，口袋裡總有一小瓶白蘭地，今天大概又多喝了一點，因此膽子特別大起來了，說走就走。大家離開了聖保羅書院，走到空軍部廣場旁邊的一個微暗的街口，安多紐穿著燕尾服，打開琴盒子，往地上一放，拿了琴就拉起一隻吉普賽舞曲，一下子圍上了幾十個聽眾，朋友們在旁邊拿了帽子，口裡不停地哀求道：

「可憐這個賣藝人啊，你們慈悲一點兒，丟下幾個錢好讓他養家！老婆病了，家裡還有一大群孩子等著他買吃的呢！」

你一句，他一句，半小時內真地收了不少的錢，大家跑到一家咖啡廳，每人叫了一杯熱

巧克力、幾根油條，大吃一頓。學校裡一時傳為佳話。

\*

\*

\*

結果，志誠在兩年之內，通過各科考試，而成爲馬德里皇家音樂學院作曲班的正式生，但是由於安多紐以前說過「學音樂真沒出息」的那句話，使他心裡始終不安。但是自己既已選定了這條路，也只好硬了頭皮走下去，至於這條路有沒有出路，那是後來的事，如西班牙的大詩人安多紐·馬嘉多說過的，「人走出來的也是路啊」，因此，他就埋頭苦幹，三年之後終於半工半讀地完成了學業。結果，他走的路，卻完全與音樂無關，生活上比音樂家們稍好一點而已。

很多年來，他們都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友誼，志誠結婚的時候，安多紐還跟著母親和姐姐參加了他的婚禮，甚至於，志誠的大女兒筱露出世的時候他們還來過醫院探望，連他的弟弟艾都阿爾多也帶了一件小禮物來看他們。後來志誠的大女兒筱露開始學小提琴的時候，安多紐也常來指導，或自己隨便拉兩隻曲子給大家欣賞，志誠都把它錄下來了，當寶貝似地留作紀念。

李志誠受安多紐家的恩惠實在太多，比如，他因鼻竇炎開刀住院，安多紐與他的母親都來醫院探望；或者在音樂院，幾次參加一連串的二十四小時的筆試時，都送食品與飲料到音樂院裡來給他吃，這都十足地代表了西班牙人的慷慨與大方，給他的印象的確太深了，令他終生難忘。

一九七四年的秋天，志誠與家人正在吃午飯的時候，電視新聞廣播說，名小提琴家 Antonio Gorostiaga 不幸去世，享年僅四十歲。志誠傷心萬分，立刻趕到他家裡去探望，屍體早已送到殯儀館去了。筱露更哭得像一個淚人兒似的。出葬的那天，志誠搭了朋友的便車去墳場送葬，等安葬後，才悲傷地回家來，好幾天他都沉悶地不食不眠，痛失這第一位西班牙的摯友。

## 第九章

### 西班牙姑娘

自從來馬德里之後，吳泉之不久就有了西班牙女朋友，他們往來得很勤，不像在瓦雅多麗同那一對孿生姊妹只是散散步，學學西班牙語，連人家的身世都沒有搞清楚，來馬德里前也沒有向她們辭行，就這樣不告而別，想起來也真慚愧。這一次他真地是喜歡這位女孩子了，覺得她有一種特別的魅力吸引著他，見不到她的時候就很想念她，但見了面又多半是相對無言，有話也不知從何說起，這大概就是墮入愛河的象徵吧，由於他從來沒有戀愛的經驗，又沒有人給他提供參考，所以有的時候弄得非常尷尬，不知如何是好。

「你大概不太喜歡西班牙女孩子吧？」有一天他的這位女友羅莉開門見山地問他，像其他的西班牙女孩子一樣的坦白可愛，一點也不扭扭捏捏的故作姿態。

「爲什麼？我從來也沒有說過我不喜歡西班牙女孩子啊。」吳泉之被問得莫名其妙地不知所以，但他心裡有數，知道對方大概對他有點不滿。「你爲什麼要問我這種問題呢？」

「既然喜歡，那你爲什麼不表達出來呀？老是這樣沉默寡言，別人也不知道你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我爲什麼一定要說出來呢？含蓄一點，不是很好嗎？」

「我們西班牙人不懂，而且也不喜歡你的這樣含蓄，別人怎麼會知道你的心思呢？」

「啊，原來如此，那很容易。你既然要我像西班牙男人一樣的輕薄，我是會的啦，就是不肯做而已。第一、我沒有那種習慣，第二、我覺得那樣做太輕浮了一點，有點不尊重別人的樣子。我們中國人的教養比較含蓄，一切盡在不言中。」

「可是你知道你現在是在西班牙啊，你當然應該入境問俗，隨了我們的習慣過日子，否則別人怎麼會了解你，誰又知道你腦筋裡在想些什麼鬼。」

「好，好，好，你說得也對，一切都隨便你，你要我怎麼說我就怎麼說，我是可以適應的啦。」泉之迫不得已地回答她。

「不是我要你怎麼說的問題，而是要看你心裡有沒有那種感覺，說出來的話才是真心話。」

否則不就變成虛假了嗎！•••事實上我也很欣賞你們中國人的含蓄啊。」

「言之有理，小姐，還是你厲害。你到底認識幾個中國人而知道中國人的含蓄？」

「你是我認識的第一個中國人，卻證實了我從書本上看來的理論。」

「啊，你還看過有關中國的書，那倒不錯。」

從此以後泉之的態度變得非常開朗，不像以前那樣暗淡拘謹，見到羅莉時也會說一兩句俏皮話：「唉，你今天怎麼這樣漂亮，是件新衣服嗎，還是改了髮式的關係。」

羅莉總是笑著回答他說：「這樣才像話，這已經夠進步的了。」

「但是你並沒有謝謝我的誇讚，你反而比我退步得多！」

結果兩人哈哈大笑，笑得那樣的甜，又那樣的美！

他倆平常愛坐咖啡廳，叫一杯咖啡和一盤點心就可以坐半天，這樣談起話來也比較親切，正與中國人的所謂『談』戀愛相吻合。他們最討厭的是看電影，尤其是那些三輪電影院，兩部連續片從早到晚一直輪流不斷地放映，大部分來看電影的人又多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坐在後面幾排，趁著黑暗無光的時候偷偷摸摸的，哪裡是來看電影！因此吳泉之與羅莉兩人，那怕最好的片子，無論如何都不肯上這樣的電影院，一定要看首輪的電影方才過癮，不但衣著整齊，而且來看戲的人又多半是些上流社會的人士。

吳泉之是在一個偶爾的機會上認識羅莉的，開始時對方看他東方人，以好奇的心情與他交談；在泉之方面，他有過瓦雅多麗的經驗，覺得這女孩子長得還不錯，談吐間也很大方，因此就樂意與她交往，問她下次如果約她出去散步她肯答應嗎？她不但答應了，而且還將家裡的電話號碼抄給他了，說下次有約她一定赴會。果然不久他們就開始約會，先是在公園裡散散步，後來就坐坐咖啡廳，或看看電影，或聽聽音樂會，有時候羅莉有朋友在家裡開舞會時也會邀請他們去參加，普通的商業舞廳他們是從來都不曾光顧過的。

五十年代的西班牙女孩子讀高等教育的少之又少，即或是中上等家庭多半是將他們的小姐送到天主教修女辦的學校，學點普通常識、外語、鋼琴或繪畫，將來嫁個門當戶對的丈夫，作個賢妻良母。因此她們的抱負並不大，每天傍晚大都結伴外出散步，或看電影、戲劇，或參加家庭舞會，找機會多認識男朋友，尤其內戰結束後，女多於男是西班牙社會普遍的現象，女人就怕嫁不掉人，一生做老閨女。

有一天吳泉之與羅莉坐在一家咖啡廳裡談論男女間的問題，吳泉之問：

「你們西班牙語裡的『我愛你』怎麼竟說出了『我要你』來了，這多難聽，而且也不像話！在別的語言裡我還沒有聽過這樣的說法呢。」

「是嗎？不知道什麼緣故，我們都是這麼說嘛。相沿成習也就沒有問題了……你怎麼會問出這個問題來了，難道有人跟你說過『我要你』嗎？……是誰？」

「沒有啦，我忽然想到這句話，真的很奇怪，愛就愛嘛，爲什麼一定要『要』呢？這句話在任何語言裡聽起來都不太文雅，更好說是比較粗俗一點，你說是不是？」

「我不能這樣批評，愛情是佔有性的，那麼『愛』和『要』有什麼分別？其實『愛』就是『要』啊！你不能『愛』而不『要』，更不能『要』而不『愛』的，對不對？天下沒有這種道理。」

「你說得也有你的道理，不過別的語言好像都不是這麼說，我初次聽到覺得有點怪怪的，你沒有這種感覺嗎？」

「這是我的母語，我早已習慣了，所以我並沒有你說的那種感覺……你到底跟誰說過『我要你』的？說過幾次了？」

「哈哈，沒有，沒有，我到現在一直都還沒有用過這句話，我很想說，但是沒有機會！」

「你想跟誰說？……你不會找機會嗎？」羅莉想刺探他的心意。

「這很難說，尤其是在我們中國人的嘴裡，恐怕說出來很難爲情……那麼你，又說過幾次『我要你』了呢？」

「除了對父母家人之外，我們女孩子是不會輕易說出這句話的，除非……」羅莉說。

「爲什麼？難道女孩子就不能『愛』了嗎？」

他們的這種談論似乎像是在辯論文字，更像是在說禪，而不像是在討論愛情，這是兩種不同的文化接觸時會發生的事。

有時候他們在馬德里城中心的『靜思公園 (Retiro)』散步，那裡有很多的樹木和寬廣的花園，還有可以划船的池塘，他們倆手牽手地隨便走著，看見其他的情侶們勾肩搭背，親親蜜蜜的樣子，他們也曾發出會心的微笑，就是無法模仿。但是走在大街上的時候吳泉之有時想拉著她的臂膀卻經常遭到她輕微的拒絕。這是不習慣還是怕難爲情？泉之不敢問，羅莉當

然也就不必解釋了。

他們就這樣地交往了一年多，始終沒有提到過婚姻的問題。這對泉之來說到無所謂，反正他現在還在讀書，但對羅莉來說，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因為女孩子的主要目的就是婚姻，一旦錯過了適當的年齡是會影響她的前途的。這個問題泉之不是不知道，只是難以啓口，因此好多次泉之暗示了他對羅莉的衷情，而對方卻毫無反應，或是顧左右而言他。這是泉之的初戀，他是真地動了感情，而對方爲什麼竟如此地沒有反應？隔不多久，他們之間的來往慢慢地鬆弛下來，好幾次他打電話去找她都被她藉口婉拒了，這令他心裡非常難過，但他始終沒有機會直接地問她。他沒有戀愛的經驗，更沒有嘗試過失戀的痛苦，他應該向誰去傾訴苦衷，當然是他的好友李志誠囉。

「什麼？．．．你戀愛了？．．．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志誠驚訝地問。

「當然，我沒有告訴你嘛。但是現在又失戀了！」

「啊！那你有何打算？」

「那有什麼好打算的，戀愛了，又失戀了，患得患失，你要我做何打算？下次不幹這種傻事了！真的，我真是一個大傻瓜！」

「那也不能一概而論，失戀過一次下次就不再戀愛了，那不就等於『因噎廢食』了嗎？你應該再接再厲，下次一定會成功的。」

「也許沒有下一次了，我沒有那種勇氣，或者說，沒有那種機會與緣份吧！」

「機會是可以找的，但是緣份就要看你的造化與命運了。」志誠感歎地說。

「你也信宿命論嗎？」

「我什麼都不信，哪會信宿命論呢，我只是說說而已。僅僅說說，但你千萬不能消沉。戀愛這種事有時候也是要看運氣的。」

「像我們這種逃難的外國人誰會來理睬我們，人家女孩子都是要看『前途』的呀！如果你是學工的或是學醫的，一出校門就有工作，包你女孩子一大群，人家一看我們這些外國難民的寒酸相，哪會跟我們好，婚嫁當然更是談不上了！」

「那也不盡然吧，你看米格兒張不就娶了個西班牙小姐嗎？聽說他的岳老還給他們買了一棟房子作嫁妝呢！」



「他們是第一對中西合璧的婚姻，那也是少數中的例外。」

「好了，好了，你也不必太難過了，時間會治療一切的，反正西班牙小姐多得很，你還是會找到一個好對象，一個門當戶對，彼此相愛的漂亮小姐，你會幸福一生的。」

「謝謝你的勸告，我想我會把這件不愉快的事很快就會忘掉的。」

\* \* \*

泉之在新聞學校的班上原有二十多個同學，中間只有兩名是女生，其中之一比較開朗，名字叫卡兒門，是外省來的，所以男同學中就有人造謠生事地說她是來找男人的，『一個女孩子單身匹馬跑出來讀什麼書，而且還要讀新聞！她能出去採訪消息嗎？•••讀書是藉口，當然是來找男人的！』據吳泉之說這女孩子的功課還真不錯，有問題問到她的時候，她總是細心地解說，有時候還把筆記借給泉之帶回家看，泉之則偶爾在附近的咖啡廳裡請她喝一杯咖啡或啤酒。他們同學已經兩年多了，當然有一點同班之誼。

有一天卡兒門問泉之道：「怎麼你最近不跟羅莉出去玩兒啦？」

泉之嚇了一跳，立刻反應道：「你怎麼知道？」

「唉呀，你別見神見鬼地了！你忘了我們不都是學新聞的嗎？」

「是啊，但是新聞記者並不等於是間諜，你也不應該刺探我的行徑啊！」

「誰要刺探你的行徑？•••你與羅莉的事人人都知道！」

「真的？」

「當然是真的，你不信，讓我來問煥尼多看，」說著就問煥尼多道：「喂，你說，他在跟哪個女孩子有約會，出去玩兒？」

煥尼多對吳泉之看看，微笑了一下說：「羅莉長得還不錯，她爸爸好像是政府的高級官員•••你們的進度如何？」

「吹了，是最近吹的。」泉之說。

「那也不要緊，女孩子多的是。」煥尼多開玩笑地說。

「你別缺德，好不好？」卡兒門抗議了。

「你要找安慰，面前的就是，人家看了你一直在流口水呢！」煥尼多仍舊不斷地挑逗。

「你少胡說八道的好不好？」卡兒門真的在生氣了。

「是嗎？你不是一直在誇講吳。像我們這些土貨，你看也不看一眼，人家外來的和尚會念經，是不是？」

卡兒門理也不理他，一氣之下就跑出去了。煥尼多對吳泉之說：

「真的，她很欣賞你，說你這麼遠來念書，真不容易，而你又聰明又能幹……等等。」

「哎呀，算了吧，別講這些了，我現在也沒有心情想這些事。」

「說老實話，這些外省的女孩子來城裡幹嘛？學新聞，當記者，還不是想認識一些闊佬，一旦找到一個壽頭嫁出去，一生都無憂無慮了。你說是不是？」這是煥尼多的觀察。

「這也不可一概而論，我想卡兒門不是這種人吧。」

「人不可貌相，誰知道她們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我就見過一個女孩子，看樣子土里土氣的，可是心裡卻鬼計多端，玩意兒可真不少……」

「……」吳泉之沒有回答，半聽半就地看他說到哪兒去，也不加以阻擋。

煥尼多繼續說：「是嘛，就是上屆的畢業班上，有一個南方來的女孩子，外貌長的還不錯，打扮得妖枝招展，說起話來土里土氣的讓人捧腹，可是她就有那種別人沒有的本領，專門訪問名人，她有一個記事本，上面寫滿了工商政界的頂尖人物，一個個地去訪問，她的訪問記還都刊登在南方的一個小報上，訪問過之後，多半還與這些要人繼續來往，參加人家的酒會或聚餐，結果嫁給了一個將近七十歲的老頭子，她再也不寫什麼了，因為她已經找到一個終身的飯碗，還要寫什麼鬼東西。」

過了幾天，吳泉之又來問卡兒門一些功課上的問題，她仍舊照往常一樣仔細地給他解說，泉之問她：

「最近有一部西班牙的影片【歡迎馬歇爾先生】聽說很好，我想去看看，你有沒有興趣，我們一塊兒去看，好不好？」

「好啊。」她很爽快地答應了。

看過電影，他們又找了一家咖啡廳去坐坐、小吃。

「這部影片真會挖苦人，把人的心理都看透了，怪不得這樣叫座。」卡兒門說。

「是啊，我很欣賞導演的手法和他的幽默感，他不在乎諷刺自己的民族，渴望著美援，也不怕得罪獨裁的政府，真是膽大包天。」

「這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不過這張影片恐怕要耽擱很久才會輪到我們外省來放映的呢。」

「啊，你們這麼可憐！•••我想問你一個私人的問題，你怎麼會跑到馬德里來念書的呢？」

「這很簡單嘛，因為外省沒有新聞學校。」

「馬德里大學也沒有新聞系，我們念的這個學校是教會辦的，而且每年名額有限。」

「就是了。我父親是辦報的，我一直對他的報紙很有興趣，所以我想念完了就在他的報館裡實習工作。你看這樣可很理想？」

「當然，哪有比這個更理想的工作！」

「我也曾想到給你寫一篇『訪問記』送到報紙上去發表，不知道你肯不肯？」

「我是沒有什麼值得書寫的，像你這樣少數的女生來馬德里讀書，真是開路的先鋒，那才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呢！西班牙的前途都要看你們這些女生的作爲了！」吳泉之說。

「我想我們西班牙社會應該對女人多開放一點，各種行業都應該接受女人來參加，這個社會才有進步，不像現在這樣的落後，男女不平等。當然也有很多的女孩子自己不爭氣，不長進，像羅莉這樣的女人，只想找個丈夫嫁過去，做個賢妻良母而已。」

畢業後，卡兒門果真回到她父親的報館裡擔任了一名編輯，偶爾她也給吳泉之寄點她的文章，每次來馬德里參加會議或採訪要聞的時候也順便來看看老同學吳泉之。

## 第十章

### 王 老 太

有一天，吳泉之對李志誠說：「這兒有一家姓王的，是民國初年，北洋政府王揖唐的兒子，名字叫德炎，原來是國民政府派駐比利時的外交官，後來做了汪精衛政府的駐西班牙公使，日本人投降之後，他們就留下來，仍舊住在他們的那所豪華的公寓裡，聽說現在仍舊享受西班牙政府的禮遇。我常去坐坐，有時候，他們也留我吃個飯。哪一天我帶你去看看，怎麼樣？」

「我無所謂，而且也沒有什麼政治上的顧忌。」李志誠回答說。

「那我先打個電話通知一聲。」

「何必爲我麻煩，還要打什麼電話呢。」

「反正要去之前總是要打電話預約的，這是禮貌嘛。」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別專爲我而打電話。」

當天吳泉之就打電話去了，說下半天要帶一位新來的同學去看他們。當然人家無話可說，表示歡迎。

到了王家，一進大門就看見一位制服筆挺的老門房守候在門口；上了二樓，泉之按了門鈴，開門的又是一位身穿白色圍裙，頭戴白冠的西班牙女傭請我們先進客廳就座，口裡還說，「我馬上就去通報太太。」

客廳很大，幾張沙發都是綢緞的面子，窗口放了一部半型的大鋼琴，牆上掛了些西洋油畫和中國山水，看起來還算調和。

不一會兒，王老太緩緩地走進客廳，看起來像是一位很有身份的老太太，年紀大約在五、六十之間，她先跟吳泉之握手，口裡也說些平常的客套話：

「哎呀，吳先生，你怎麼好久也不來了，是不是招待不周，怪了我們啦？」

「哪裡的話，我最近功課很忙，今天特意帶這位新同學來拜訪您！」

接著吳泉之將李志誠介紹給王老太，志誠很有分寸地說了些「久仰」之類的話，王老太卻說：

「你的口音好像跟我們家鄉話很近。」一方面請他們就座，隨口又說：「你府上是哪裡？」

「我原籍江蘇江寧。」

「啊，那一點也不像。」其實她的話聽起來不太好懂。

「夫人的府上是……？」志誠謙恭地問。

「安徽，哈肥。」重音特別放在最後的『肥』字上。

這一下志誠聽懂了，原來是安徽『合』肥。她請志誠和泉之坐下之後，馬上按鈴，剛才給他們開門的女傭就進來了。王老太問他們要咖啡還是要茶。

志誠很知分寸地說：「隨便吧。」

「給客人上茶。」她向女傭吩咐說。

「夫人，您太客氣了。」志誠禮貌地說。

但王老太並沒有直接回答他，偏過頭來對吳泉之說：「你最近又在忙些什麼？」

泉之正預備答話的時候，王老先生也走進來了，志誠與泉之都禮貌地站起身來。

「你看，我們又有一位新同學來了。」王老太對她的先生說。

「好，好，請坐，請坐。」說了就坐在旁邊的單人沙發上。志誠同泉之也隨著坐下來。

「李先生是什麼時候到西班牙來的？」這時王老太再問李志誠，可見得剛才問吳泉之的不過都是些客套話罷了。

「我剛來才兩三個禮拜，同泉之兄住在一個書院裡。」志誠一面回答一面觀察著王老先生，從外表上看來他年紀並不算大，大約六十歲還不到，有一點彎背，濃眉細眼，似乎有點

近視但並未戴眼鏡。他一個人低著頭坐在沙發上，眼睛一直看著自己的鼻頭。

「啊，那現在馬德里的中國同學可不少囉。」王老太說。

「好像是這樣，但是我還沒有見過太多的人呢。」

「你認識我們的『皖江六秀』嗎？」

「您指的是哪幾位？我還不太清楚。」

「我說的是，我們安徽六位優秀的青年也在這裡留學，我稱他們為『皖江六秀』，因為我對他們的印象的確很好，你認識他們嗎？」

「啊，我聽說此地的安徽人很多，我並不認識每一位。」

「王老太的意思是指那第一批先來的六位。」泉之插嘴說。

「還沒有完全見過，或許只見過其中的幾位，我沒有太注意。」志誠答道。「他們常來嗎？」

「也不常來，因為我們是同鄉，因此來往得比較親熱一點。」

他們三人談得並不很熱烈，完全是些客套話，只有王老先生一個人坐在一旁，一聲不響，有時想講點什麼，結果又被王老太的話打斷了，因此插不上嘴，也就只好不作聲，低著頭一聲不響。過了半天，志誠向泉之示個眼色，表示想要告辭的意思，但是泉之總是裝作沒有看見的樣子，不得已自己站起身來說：

「我想我們該走了……」

志誠還沒說完，王老太就有意留客，而打斷他的話說：

「你不要客『刺』，就留下來吃個便飯吧。我一聽說你們要來，我已經招呼廚子準備了一點小菜子；李先生，你不見外，就留下來和我們多談談。」

「那怎麼好意思呢，初次來就打擾您。」志誠感到有點兒不安，但是情不可卻，也就只好隨緣了。

等他再坐下來之後，王老太又問：「李先生這次是從哪裡來的？」

「我是從荷蘭阿姆斯特丹來的，我本來在那兒念書，聽說西班牙的情況比較好一點，因此就跟一位匈牙利朋友一塊兒來了，反正我們都是避難的，在哪兒都是一樣……那您二老是什麼時候來的呢？」志誠一方面坦率地訴說著自己的事，另一方面也想多了解一點兒對方的情形。

「我們以前在比京，二次大戰發生之後，德國人打到比京之前，我們的使館就遷到法國南部的『三讓得驢』(San Jean de Luz)；後來汪精衛政府成立了，就任命了我們的老先生來西班牙當這裡的公使……去年董霖次長來，聽說要與西班牙復交，可能還要借重我們，我們聽了倒很高興呢……你知道嗎？」

「我不太清楚，因為我剛來，而且我們做學生的也不太注意國家大事……比京我也去過，那裡的市政廣場可真漂亮，離那兒不遠，還有拿破侖打敗戰的滑鐵盧，都很有歷史價值，跟西班牙的風味真是大不一樣……您到過阿姆斯特丹嗎？」

「我也到過阿姆斯特丹，他們市內的水道真可以與威尼斯媲美，大教堂與紅燈區遙遙相對，也是一大諷刺……這都是戰前的事，現在怎麼樣可就知道了。」

談到這裡，女傭進來通報說：「Madam，晚餐已經準備好了，」於是通餐廳的門豁然大開，天花板上的蛛網狀的吊燈點得通亮。長大的餐桌足夠十四個人就座，志誠被指定坐在女主人的右邊，吳泉之則坐男主人的右方，同時又進來一位胖胖的中年人，就自動地坐在老先生的身旁，老先生介紹說：

「這是我的『弟弟』，」聽起來他說的字音好像是『自自』，這也是合肥的土音，志誠完全清楚；接著老先生又說：「他從前做過駐柏林的總領事。」

王老太則一聲不響，拉長著臉，似乎有點不高興的樣子；但立刻又轉了笑臉，慇懃地招待客人，不理會他們老兄弟兩。

王老太直給李志誠拿菜，口裡還不停地說：「李先生你吃菜罕，吳先生你自己拿，別客氣，都是自家人嘛！」二老的鄉音實在太濃厚了。

可是，這頓飯大家吃得並不和諧，尤其是志誠感覺到非常尷尬。飯後大家又被請入客廳喝咖啡，完全是一套外交禮儀，只有王老先生的弟弟沒有進來，這對志誠來說，非但不習慣，而且太拘束了一點。

其實，王老太人也很和尚，她見志誠是學音樂的，就對他說：

「李先生，你是學音樂的，我們的這部鋼琴反正也沒人用，你需要的時候，可以來練練

琴，或者彈彈自己寫的曲子。」

「謝謝您，那恐怕太打擾了吧。」志誠沒想到王老太對他竟這樣的慷慨。

「別客氣嘛，我跟你說的是真心話！」

志誠聽來知道是她的誠意，又怕卻之不恭，只好答應，後來真地來練琴了。大約一個星期來兩三次，總是撿下午沒有客人的時候才來。

好不容易等喝完了咖啡，稍微應付了一下，就站起身來告辭，謝謝她熱情的招待。

他與泉之出來之後，還問他是怎樣認識他們的，但是，泉之不知道是不肯說，還是有其他的原因，也沒有跟他說出所以然來。

王老太也很了解，平常志誠在練琴的時候，她也不出來打擾，一直到他練完琴時，她才偶爾出來請他喝杯咖啡或茶，這使志誠感到盛情難卻，也就陪她聊聊天，以解寂寞。

由於他們這一對老夫婦的誠懇，志誠的心裡一直都非常感激他們的。

\* \* \*

世上的事常常是無巧不成書，有一次李志誠剛練完琴，吳泉之就來了。他現在已經知道，泉之爲什麼喜歡來的原因了，因爲每次來必定有飯吃；王老太或許是太寂寞的關係，只要有客人來，她都歡迎，而且來了一定留客吃飯。這次志誠問泉之何以來得這樣早。泉之說：

「今天還有別的客人要來呢。」

於是志誠就將琴譜收拾好，準備離開，這時，王老太出來了，一定要志誠留下來吃晚飯，志誠還沒答應，門鈴就響了，一聽外面的聲音似乎很熟，學音樂的人耳朵很靈，那一定是馬戲團的王老闆的嗓音。他們一進客廳的時候，果然不錯，就是他，另外還有一對中年夫婦，介紹之後，才知道先生姓陳，浙江青田人，太太是位西班牙人，他們是另外一個馬戲團的老闆，招牌就用太太的名字，《瑪嘉麗姐·陳》。

王老闆一見志誠立刻就認出來了，兩人緊緊地握著手，半天不放，接著說：

「李先生，你還記得我當年跟你說的話吧？現在還有效啊！」

「當然記得，您真是一個好人！謝謝您，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王老闆。」



「啊，你們原來就認識！」王老太說。

於是王老闆就將志誠抵達西班牙邊境的時候，相遇的經過，簡略地敘述了一遍，引起大家笑成一團。王老太感慨地說：

「何處不相逢，人間的事，真是難說！」

「就是嘛，世界真是越來越小了。」王老闆也笑著說。

他們坐下之後，王老太又向女傭說：「告訴廚子，趕快開飯。」

座位仍舊按照規矩排列，陳太太坐在王老先生的右邊，陳老闆坐在王老太的右邊，她的左邊是王老闆，李志誠則坐在王老先生的左邊，吳泉之坐在陳太太的右邊；這次卻沒看見王老先生的弟弟了。

「我們趕快吃，吃完了飯好上桌。」王老太催著大家快點吃飯，女傭卻已經在客廳裡將牌桌子擺起來了。

大家在王老太的催促之下，只好匆匆地吃，吃完飯，王老太說：

「怎麼樣？李先生，你也來八圈，好不好？」

「哎呀，真抱歉，我可不會這玩藝兒。」志誠很尷尬地說。

「沒關係，大家玩玩嘛。」吳泉之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說。

「我真不會，泉之兄，你就代我打好了。」

「他求之不得啦，他是我們家的常客，他今天來就是爲了三缺一啊！」王老太笑著說。志誠這才知道泉之喜歡到王老太家來的第二個原因。他心裡想：『這傢伙，有飯吃，有牌打，說不定還會撈一點兒零用錢呢！這種生活倒真不錯。』

王老太、王老闆、陳老闆和吳泉之四人上了牌桌之後，女傭才送茶和咖啡來，志誠知道王老先生不善言詞，只跟他敷衍了幾句客套話，然後問陳太太說：

「您的劇院也在馬德里嗎？」志誠說。

「是啊，我們在馬德里有一個帳篷；我們是走江湖的，每年東奔西跑，大城小鎮都要去獻藝，只有現在在城裡過冬。」

「那也挺辛苦的，一年忙到頭，連假期都不能休息。」

「是啊，別人休息，就是我們工作的時候；從聖誕節前十幾天起一直要演到一月底，你哪天來玩嘛，．．．聽王老闆說你也是一個藝人，還會拉中國的提琴呢！」

「我只是一個學音樂的學生而已，哪裡談得上是藝人。您的劇院在哪兒呢？」

「我們的帳篷就搭在鬥牛場的旁邊，歡迎你來玩兒！」

「好，我有空一定去觀賞觀賞。」

王老先生坐在一旁，一會兒站到王老太的背後看看牌，說應該打這張，不應該打那張。王老太繃著臉，頭也不回，對他叫著說：

「叫你別多嘴，你還要囉唆，過去，過去！等一會兒再讓你打。」

老先生只好又回到椅子上坐下來，喝一口茶，但忍不住又站到太太的背後，彎著腰，低下頭，嘰哩咕嚕地說他的牌理，一直到王老太又火了，兇狠地說他兩句，他才又回到椅子上；就這樣來來去去，不知跑了多少趟。志誠全看在眼裡，覺得再待下去實在太無聊了，因此站起身來告辭道：

「好了，我也該走了，你們四家發財吧，謝謝王老太，我少陪了。」回過頭來對陳太太和王老先生說，「對不起，我先走一步了。」

\* \* \*

多少年後，又是吃午飯的時候，志誠聽見收音機裡報告說，王老先生慘遭歹徒兇殺了。他立刻趕到王家去，一方面，向王老太致哀，給她一點兒安慰，另一方面，也想知道慘案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這時，中西早已恢復了邦交，因此王老先生夫婦原住的房子已經沒有使館的特權，房東要收回房子，官司在法院裡擱置了多年，結果官司打輸了，只好搬家。新家志誠去過的次數不多，但見到王老太，一看比前幾年蒼老得多。志誠向她表示哀憫及慰問之意，老太太早已泣不成聲，斷斷續續地說：

「李先生，你看我們多慘，老先生這樣的好人，竟被人殺了。」

志誠無言可答，只好輕言慢語地安慰她。

原來老先生夫婦自從輸了官司之後，就搬到這所房子裡來，弟弟已經不跟他們住在一起了，平常老先生專靠兌換黑市外匯，賺點錢過日子。事發的那天，有個菲律賓人來換美金，大概是老先生露白了，因此那個菲律賓人見財起意，或者是早有預謀，成心來搶劫的，把老先生打死之後，搶了錢就逃之夭夭。後來被警察逮捕，送到法院去審理，結果被判「神經錯亂」，遣返菲律賓去了。

幾年後，王老太又搬到馬德里郊區的一所更小的公寓裡去住，志誠還帶了陸馨和大女兒買了點糖果去看她。這時她的健康已經每況愈下，不久就死在醫院裡，屍體還是由她最討厭的那個弟弟，出資買了一塊墳地安葬的。

後來，弟弟王德寅，年紀已經八十多歲了，患有癱瘓症，因為積蓄了一點錢，就住進一家私營的豪華安老院裡以享天年，一九九九年就孤伶伶地一個人壽終正寢在那家養老院裡。

# 第十一章

## 家庭教師

志誠有語言天才，以前在國內讀教會學校的時候，英文就表現得相當好，現在學起西班牙文來，進步得也很快。除了吳泉之以外，幾乎不太與中國同學往來，經常同西班牙人打成一片，因此學起西班牙文來總比別人快一步，他說外語的口音非常正確，一點也聽不出外國人的腔調。有一天，一位安慶的同學來問他：

「爲什麼西班牙人說起話來，老是不乾不淨的，有時候比我們中國人的『三字經』還難聽。有的字我聽不懂，但能猜得出它的意思，我又不好意思問，你看怎麼辦。」

這時吳泉之也在旁，他聽了就覺得好笑。

「我們不是有句『不恥下問』的成語嗎？你儘管問，怕什麼？他能說，難道你就不能問嗎？」志誠無所謂地答道。

「不好意思嘛，所以我才來問你！」

「那是些什麼字呢？」

「我也講不出所以然來，大概都是些罵人的話吧，與性有關係的字，最好請你給我寫一個單子，讓我了解一下。」

「好，你明天來拿好了。」志誠說。

等這傢伙一走，志誠與泉之笑成了一團，兩人商量了一會兒，寫下一大篇髒話，旁邊又加上譯文與註解。泉之開玩笑地說：

「我們這是在編字典嘛，•••看這傢伙敢不敢說出口，他要這些幹麼？！」

第二天，那位同學真地來取單子，他拿到手一看，嚇了一跳，左邊寫的是西班牙文，右邊有中譯文及註解，立刻問道：「怎麼有這麼多啊？」

「你不是要他們的口頭語和罵人的話嗎？這還不是全部的呢。」

「那你是從哪兒學來的？」

「你不跟他們打成一片，上哪兒去學呀？天下又沒有這種專門學校！」

「你說得有理。」

這位同學住的是一個修院辦的宿舍，到了暑假，他跟同學出門度假去了，把那份髒話的單子好好地隱藏在櫃子的衣服中間。休假完畢，回到宿舍，發現衣櫃子已經重新整理過，而那張髒話單子也不翼而飛。這一下可把他嚇死了，如果地下有洞，他連頭都鑽得進去，無顏再去見那些整理房間的修女；但他又不好意思向志誠再討一張。

\* \* \*

志誠也曾當過家庭教師，教一個西班牙朋友母子的中文，朋友的名字叫海美。他在音樂學院對面的馬德里大學法學院讀法律，兩人在無意間認識的。海美人還不錯，對志誠也非常好。志誠初次到他家去上課，一進門就覺得不對，這不像是一個平常人的家庭，後來海美才告訴他，母親是南斯拉夫的王親，父親承襲著西班牙伯爵的爵位，這是一個貴族家庭。海美的政治立場非常明顯，當然是保王黨囉。這在當時是件很危險的事情，因為佛郎哥的政權是絕對不允許有任何反對黨存在的，即便是有一點懷疑，秘密警察也會把他們逮捕而剷除掉。

有一次，法學院的學生們鬧風潮，攔截街上的電車，志誠和朋友們在音樂院二樓的窗口看熱鬧。警察成群結隊地衝擊著學生，一方面阻止他們攔截電車，一方面又逮捕學生，學生們只好退進法學院的大門裡，用些什麼『獨裁的走狗』、『壓迫人民的蓋世太寶』等等的政治語言向警察大罵，警察也只好守候在大門外等學生們出來抓人。

志誠覺得奇怪，問海美道：「他們怎麼不進學校裡面去抓人呢？」

海美說：「西班牙有三個地方，是絕對禁止警察入內逮捕人犯的，那就是教堂、大學、與公墓。」

「這真奇怪了，佛郎哥不是一個獨裁者嗎，他要派兵和警察進去抓人，易如反掌，難道還有人敢阻止得了嗎？」志誠繼續地問。

「是啊，獨裁者也要遵守法律和傳統的！你不記得，古羅馬帝國時代，迫害宗教的事情嗎？為什麼教徒們都躲藏到地下去了呢？因為那裡是公墓，埋葬死人和行讚禮的地方，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聖地，連羅馬大帝都不敢進去抓人，何況佛郎哥呢；不遵守傳統的獨裁者不

叫『獨裁』，而是一個無法無天，人人唾棄的『暴君』，他總得做點樣子給人看嘛」。

「這真是不可思議！東方沒有這種傳統，獨裁者才不管你這些呢！」志誠感慨地說。

有一次，志誠拿西班牙政體的問題問海美：「你們的政體是個什麼玩藝兒？名義上說是君主國但又沒有國王，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這很難說，西班牙名義上是一個君主國，事實上並沒有國王；佛郎哥就是一個無冕的國王，他既不是國王，又不是民選的總統，所以只好叫他『元首』與他們平輩，這只是一個統稱而已。他身為國家元首，又兼內閣總理和三軍統帥，一切大權獨攬一身。」

「有沒有政黨呢？」

「像西方民主式的政黨是沒有的，他將西班牙內戰前的政黨全部廢除，左派的宣布為非法，右派政黨統一而總稱為『國民運動』，自己身兼國民運動的『領袖』，就像德國的希特勒自稱為《Führer》，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叫《Duce》，因此佛郎哥則自稱為《Caudillo》，也就是『領袖』或『統領』的意思，其實就是德義的翻版，把黨、政、軍的大權獨攬一身罷了。」

「還有立法的國會和法官呢？」

「都是他獨裁的工具，國會的議員和法官都是受他控制的。」

「這樣說，跟納粹的希特勒和共產黨的史達林不是一樣的獨裁嗎？」

「反正都是一樣嘛。你知道，一條直線的兩個極端是會交接的，左右逢源，那麼交接之後，還有什麼分別？左右都是一樣。他們只要政權，吃虧的是人民，沒有自由，連基本的人權也沒有，那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人民不能反抗嗎？」

「反抗有什麼用？大家心裡有數……再者，我們三年內戰，全國三千多萬人口，兩邊一共死了一百多萬軍民，哪一家沒有死人？能忍，目前只有忍了再說。」

「那麼，共和軍又是怎樣失敗的呢？」

「你不知道，當時的共和政府由左派控制，他們與蘇俄的共產黨和法國的人民陣線勾結，殺人放火，誰被懷疑就拿去槍斃了，尤其是神父、修女們更慘，死的不計其數，燬壞的教堂成千上百；他們有蘇聯的軍事顧問，又有『國際旅』的援助。佛郎哥的反叛軍也是一樣，凡

是思想左傾的人，都被殺掉了，或送進監獄裡判處死刑；他們有德國的空軍和義大利的志願軍幫忙，戰爭的確是相當的慘烈，結果，誰戰勝了都是一樣，戰敗的是我們老百姓。你看歐洲大戰之後，戰勝和戰敗的國家都有馬歇爾計畫的美援，只有我們西班牙，誰也不肯援助，在國際上孤立得像別人的眼中釘，我們都願意推翻這個獨裁政府，但是國家還沒有恢復元氣，誰又願意再去打那種濫戰呢？」

「真的，你說的可真有理；那麼你們的保王黨又主張些什麼呢？」

「我們主張推翻佛郎哥之後，應該復辟，恢復舊有的王朝，改行君主立憲的民主制度。」

「你們的國王不是死在義大利了嗎？他還有兒子沒有？」

「當然有，他的名字叫煥，我們都稱他為『東煥三世』，他應該出來即位，領導一個君主立憲的新政體；他現在流亡在葡萄牙，而且有一個『諮詢委員會』，供他咨商未來的國家大計，我父親就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之一。」

「啊，原來如此，你就是保王黨的危險份子！我以後可得小心啦！別給佛郎哥的特務抓到了，那才冤枉呢！哈、哈、哈！」

「但願不至如此！」海美嚴肅地說。

「哈！．．．哈！．．．哈！．．．」然後兩人又仰天大笑。

「說老實話，」海美一本正經地問志誠道，「那你又是怎麼到西班牙來的呢？」

「這個說來話長，總而言之，還不是避難！」志誠也嚴肅地回答他。「中國也在內戰，內戰就是這樣，不管青紅皂白，吃虧的都是我們老百姓！這跟你們西班牙的內戰，基本上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你贊成哪一邊？你的主張又是什麼呢？」海美問。

「老實說我兩邊都不贊成，這一邊太腐敗無能，那一邊又太殘酷霸道，我們老百姓夾在中間當犧牲品，何苦來哉！至於主張．．．我有什麼主張？我只要和平與自由，這些都已經是奢望了！內戰嘛，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自相殘殺，美其名是『爲了人民』，爭權奪利，借人民的名義殺人民、吃人民，剝削人民。這還有什麼話說？」

海美點點頭，無話可說。

以後，他們照常上課，學中文，他的母親的是一位貴夫人，能說六、七國語言，並且還擔任了一個婦女月刊的主編，登些時裝的照片，和藝人的新聞。

有一天她苦笑著說：「我們是中立的，不管政治，只寫女人的東西。」

他的兒子海美卻忍不住了：「媽，那是你們自願屈服在他們的鐵蹄之下，又能怨誰呢？」

「你知道新聞檢查，嚴厲的成度嗎，兒子？」

「我當然知道；他們也知道爸爸在同誰來往，幹些什麼，只是睜個眼、閉個眼而已。」兒子辯駁著說。

「但是，時裝雜誌又當別論，他們看見女人的衣服太單薄了一點，就不準刊登，一定要我們換一張穿了衣服的圖片。•••海明威的【戰地鐘聲】是絕對禁止的，因為他是親左的作家呀！」

「真是笑話！」海美說，「志誠，你知道我們在海邊兒避暑的故事嗎？現在歐美人都穿一種叫『比基尼』的兩件頭泳裝，只有我們西班牙是不准穿的。講個笑話給你聽，有一次，一個女孩子穿了『比基尼』上海灘去游水，警察看見了就對她說：『小姐，我們這兒禁止穿兩件頭的泳裝。』」

那位姑娘問道：『那你要我脫哪一件？』

志誠同海美的母親都大笑起來。



## 第十二章

### 恢復邦交

#### 1. 呈遞國書

吳泉之想起了恢復中西邦交的事，對李志誠說：

「記得當年，王老太跟我們說，外交部派董霖次長來西班牙，想與西班牙政府商談復交的事，據我看，大概是無門可入，所以才找到王老先生那兒去了，後來音訊全無，證明他是沒有完成任務。你說對嗎？」

「我也覺得很奇怪，怎麼會找到他們那兒去了？」志誠說。

「後來到一九四九年的六月，忽然來了安徽省的六位留學生，于斌主教這才動腦筋來找獎學金，順便給復交的事投石問路。由於于主教的穿針引線，政府才派駐羅馬的于竣吉大使與西班牙駐義大利的大使秘密談判，終於在一九五二年的六月底，雙方正式宣佈復交，七月半于竣吉就受命兼任駐西班牙大使，抵西履新並呈遞國書。」

「對了，你說得很有道理。」

「這是初步的關係。以後雙方又商訂了『友好條約』和『貿易協定』，直到一九五七年，兩國外長互訪，外交部長葉公超來西班牙正式訪問的時候，再簽訂了『文化專約』，重新為東方書院舉行開幕典禮，其實，這個書院早就成立了；這叫作『先行交易，擇吉開張』，給葉外長做做面子，多一個活動的機會而已。這時候西班牙政府又給了五十名獎學金，因此又有一批批的學生相繼來西深造。」

一九五二年七月，于大使呈遞國書的那天上午，西班牙外交部的禮賓司司長兼元首府的大禮官拉司·陀瑞斯男爵乘了馬車，帶著手持長矛的近衛軍，到大使下榻的麗姿大旅館來迎接他去王宮舉行呈遞國書的大禮。車馬浩浩蕩蕩地經過城中的要道，如國會大廈、馬德里的中心地『太陽門』，再穿過主街和王宮的閱兵場，直達王宮的大門口，在進宮的階梯前下車。然後由大禮官引進呈遞國書的大殿，向西班牙元首佛郎哥呈遞國書，並介紹隨行的館員，桂宗堯和吳祖禹兩人。然後元首由外長馬丁阿爾大賀陪同邀請大使進入一所偏殿交談片刻，就算完成了呈遞國書的大典。

回程時，仍舊由近衛軍開道，由大禮官陪同，乘著馬車送大使回麗姿大旅館，他的臨時官邸。這時大使則以香檳酒款待大禮官，當天下午大使更以酒會招待僑民與留學生。

開館之初一切都非常簡陋，僅僅在摩拉將軍大道租了一所公寓的樓房作為辦公室。大使在義大利的時候由桂宗堯代館，領務由吳祖禹負責，這幾乎是一個最簡單的辦公室了。即或在這一切從簡的原則下，使館方面還是辦了一些規模可觀的文化活動，那就是于大使在義大利敦請了一位聲樂家伍伯就夫婦在馬德里的一所古老的文化中心開辦了一場演唱會，節目中有義大利歌劇的獨唱和一些中國名曲。由於這是第一次的文化活動，水準頗高，因此對外界造成了極佳的印象，西班牙各報章雜誌都有詳盡的報導與評述，據吳泉之說，那次演唱會的節目單，至今他還保留得非常完整，只因年代太久，紙都已經發黃了。

吳泉之對於大使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對李志誠說：

「大使人真好，到底是職業外交官，與眾不同，為人忠厚，又不擺駕子。」

「你跟他常有來往嗎？」志誠問。

「沒有，只是我個人的觀察而已，那時我還在念書，怎麼同大使有往來呢？……告訴你，我有一個丟人的事，還沒跟人說過呢，我聽說大使到了馬德里，我立刻跑到麗姿旅館去看他，走到門口，門房說我沒有繫領帶不讓我進去，真把我氣死了。」

「但你以後就常跑使館了。」

「也不是常跑，我總覺得要找華僑社會的新聞，只有在使館裡發掘。而且桂宗堯和吳祖禹兩人的緣分都很好，所以我就常去。那裡有僑民同學生去辦護照、簽證之類的事，因此我就同他們有所接觸，所以很多新聞都是直接從僑民那兒得來的。」

第二任大使沈昌煥，為期甚短，除了少數的集會之外與學生們的接觸又少，因此大家對他的印象模糊，不久就調回台灣擔任外交部長的要職。

## 2. 《北京五十五日》

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這是在第三任大使，黃少谷的任內發生的事。有一天，泉之到志誠的家裡來，剛坐下來喝茶，就說：

「你知道有一家美國 Samuel Bronston 電影公司在馬德里北邊的城郊搭起了外景，準備在那兒拍《北京五十五日》的影片，出高價招兵買馬，特別要東方人去當臨時演員；馬德里

的華僑本來就不多，結果，幾乎所有的華僑與留學生都去報名應徵了？」

「我聽說有這麼回事兒，詳細情形可不太清楚。那你也去了，是不是？」志誠問他。

「當然去囉，有錢賺爲什麼不去？同時又是新聞發源地，爲了這件事，大使館裡還鬧得滿城風雨呢。」泉之說。

「爲什麼？」志誠問。

「第一，據說是爲了『愛國心』，不希望僑胞同留學生去參加拍這種影片；第二，據說有一位剛進館的職員，爲了這件事還同大使吵起來了。弄得大家都很尷尬。」泉之說。

「最好我們不要提名道姓的，好不好？」志誠警惕泉之說。

「爲什麼不能提呢？本來這位先生在外面有一個很好的工作，中、西、英文都很好，他們七勸八拉地硬把他拉到使館裡去工作，擔任一個還算不錯的職務；你知道，他們那些剛出道的外交官們，西班牙語文一竅不通，別說看書報，就連最普通的應酬話都說不出來，一天到晚只知道打麻將，招待國內的來賓，外交變成了內交……這位先生進館之後，他們當初所答應的條件全不兌現，非但金錢待遇很差，就連人事關係也不怎麼如意……問題是他太太也報了名，應徵去參加拍電影，這件事給大使知道了。他先叫別人去勸阻，結果沒有成功，後來只好親自出面勸告、恐嚇；誰知道這位先生軟硬不吃，反問大使道：『您是此地國民黨的指導員，連你們國民黨的書記都帶頭兒去拍片，有幾個黨員沒去？華僑都聽了您的勸告嗎？……我又不是黨員，您怎麼管起我家裡的事情來了呢？』」

「這個厲害，這個厲害，後來又怎麼了？」

「結果，大使無話可答，只好不了了之。」

「他也太不知趣了，自己的黨員都管不住，怎麼能干涉到別人家裡的事呢！而且這位先生又不是外交官。」

他們又談了些無傷大雅的事，泉之就要告辭了。

「好了，我要走了，改天再談吧。」

「急什麼，多坐一會兒，好久沒來了，多談一會兒。你的消息又這麼多？」志誠想留客。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叫『全知』嗎？」

「哈、哈、哈……喂，你別走，我去看看陸馨可有什麼菜，今天就留你在這兒吃晚飯好了。」說著就走進內室去問陸馨。

過了一會兒，陸馨帶著孩子出來說：「泉之，我今天有一點兒紅燒牛肉，你就留在這兒隨便吃一點兒吧，我看你們談得正起勁兒，所以我進去先給老三洗個澡，讓她早點睡覺，免得在這兒吵人……你還有什麼別的趣聞沒有，待會兒在飯桌上講給我們聽聽。」

「那，我又打擾了，你們這樣忙，真不好意思。」

「好朋友嘛，大家多聊聊；馬上就開飯了，你坐一會兒。」陸馨誠心誠意地留客。

等大家都坐在飯桌上的時候，志誠問：「那麼，最近使館裡還有些什麼新聞？」

「你們聽我說，好玩的事在後頭呢。」

### 3. 《副元首》與《假博士》

他們繼續地談。泉之說：「聽說使館方面跟西班牙政府打得很火熱的呢，尤其是跟軍方的關係很密切。」

「那也是好事啊，外交嘛，總要交往交往才好。」

「其實也沒什麼。西班牙的獨裁政體，在國際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別的國家都不理他們，只有我們特別捧她，跟軍方往來也沒用。台灣的參謀總長彭孟緝來訪，西班牙的慕義斯將軍訪台；雙方交換軍官受訓。你想軍官們多半是上尉與少校，都那麼大的年紀了，在一年之內又能學些什麼！尤其是西班牙，又不是軍事先進國家，有什麼好學的呢？」泉之說。

「這就是外交嘛，跟談戀愛一樣，外交上的聯絡感情，總比不往來的好！」

「是啊，你專跟軍方來往，可招惹到政界與外交界的忌妒，是外交上犯諱的事。最奇怪的是，那些到台灣去的西班牙軍官，非但不會說中文，就連英文程度也相當差，國防部還給他們每人派了一位『個人翻譯』，幫他們念書呢！」

「好，這個做得漂亮，有大國的風度。」志誠說。

「什麼漂亮不漂亮，簡直不像話嘛。你們知道，佛郎哥在政治上的獨裁，可以說已達到

極點了，身為國家元首、三軍統帥，更兼任國務總理，主持內閣會議。在傳統上，西班牙的總理，直譯成中文應該叫作《政府主席》；可是，那位慕義斯將軍，雖然聲望很高，曾經擔任過『藍師團』的司令，帶著西班牙的軍隊幫德國納粹打到蘇聯去過，他現在的職位是《政府副主席》，也就是副總理的意思，使館的官員們偏偏要將他翻譯成《副元首》，簡直胡說八道，這都是使館裡的那位『狗頭軍師』亂拍馬屁，胡說一通搞出來的。」

「這種稱呼未免太過分了一點吧，這等於將『行政院副院長』叫成『副總統』一樣！而且職權也不一樣。」志誠也覺得不太妥當。

「別人都這麼說，你知道他們怎麼講？『都是一樣嘛，他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嗎？副總理也就是副元首。』可是西班牙政府並沒有這種編制啊！怎麼能隨便給人加官呢！這不是拍馬屁是什麼？在國內邀功還可以說得過去，反正外交部的人也不懂，偏偏他們還要講給西班牙人聽，真是肉麻，人家還把它當笑話講呢。」吳泉之越說越不像話了。

「管他呢？隨便他們怎麼說都可以。」

「聽說這是一位別人叫他為外交部的『才子』所出的屎主意。」

「他不是大使帶來的親信嗎？」志誠的消息也相當靈通。

「是啊，這位大使一走，他的位置大概也就不會穩定的了。最滑稽的是，黃大使臨回國之前，還請那位新進館的先生給他蒐集一些有關西班牙的資料，譯成中文寄給他，因為他想寫一本關於西班牙的書，但是有關哪一方面的資料，卻沒有明確地指示，叫人從何著手，當然那位先生並沒有答應他，只是哼哼哈哈地敷衍了事；誰知道，下任大使來了之後，他還來信給大使向他催稿，那位先生說：『我這麼忙，哪有時間給他蒐集資料，翻譯資料，為什麼不找那位才子參事呢？他現在又閒著無事可做，而且又是他的親信。』你說滑稽不滑稽？聽說，很多大人物的書，都是別人代筆的，據我所知道的，這位先生不是這種人，他不會給人代筆寫這些東西的。要不然，他連別人的博士論文都可以代筆了。」

「你別胡扯啦！你越說越不像話了！」志誠罵他說。

「真的嘛，寫書還要人代筆，人家費了那麼多的時間與精力，讓別人去署名，當了兩年大使，搖身一變，就變成了『西班牙通』？那才是怪事呢！」

「好多在這兒念博士的人，不也是找人幫忙的嗎！」

「那只是少數人，在語言上幫幫忙而已，修修稿子而已。」

「西班牙的博士有兩種：一種是『國家博士』，那是真功夫得來的，因為除了課程與考試的方式嚴格之外，證書上還有國家元首和教育部長的簽名與印信，我們得這種博士的人並不多；還有一種叫作『學校博士』，那是校方頒發給外國人的一種文憑，證明他通過了博士班的課程和一篇簡短的『小論文』而已；顧名思義，兩者之間卻有天壤之別！．．．聽說不久就要將那些《假博士》班取消了，免得有的外國人拿回去招搖撞騙，損壞了西班牙大學的名譽。」

## 第十三章

### 就業成家

志誠從小就失去父母，跟舅父長大，由於教會的協助，能繼續升學，然後逃離戰亂，來到西班牙求學，總是寄人籬下；目前雖然獨居在一家馬德里的家庭裡，但仍舊是『出門一把鎖，進門一盞燈』，從未享受過家庭的溫暖。老是住在別人的家裡，總不是味兒！因此有意把從小在一起長大的女友陸馨接出來，除了讓她繼續升造外，也希望能早日成家，但是戰亂時期談何容易，何況她也在求學期間，等她的學業告一段落之後才能有所決定；暫時也得為她找一個獎學金之類的經濟來源，否則人一到，生活就成問題；至於要繼續升造，憑她的學歷一定沒有問題。於是，志誠與陸馨書信往返更勤，商討大事，陸馨在台灣讀的是師範，一九五三年畢業後還要到高雄去教一年書，她答應等拿到文憑之後，籌措到旅費，就立刻到西班牙來繼續升學。

一九五四年的暑假，她來信說十一月初要從台灣到香港去乘法國郵輪到馬賽，再改乘火車來西班牙。志誠去信告訴她，從馬賽乘火車來西班牙有兩個入境處，一個是西班牙東北邊境的波爾布鎮，然後到巴塞羅納轉車來馬德里，路程比較短而快，到馬德里的是阿陀嘉火車站；另一個入境的地方是北方邊境的伊隆鎮，也就是志誠入境的地方，那麼到達馬德里的是北站。他囑咐她在馬賽最好買聯票，買好車票之後，來個電報以便決定到那個車站去接她。

到了十二月十五日那天上午，志誠興奮又緊張地準備去接陸馨，一位要好的朋友剛買了一部新車，答應載他去接。結果，火車進站了，旅客也走空了，就是沒有看見陸馨，這可把他急得像熱鍋裡的螞蟻一樣。怎麼辦？只好回旅舍。誰知道他剛一進門，就聽見屋子裡嘻嘻哈哈的笑聲，在座的還有其他的朋友都是聽說陸馨要來，他們是來看她的，她與他們一見如故，談笑風生；一聽見開門的聲音，大家都笑成一團。原來她搭錯了車，沒有看見車廂外面的牌子，因此與志誠想像的剛剛相反。

志誠安排她寄宿在一個修女辦的宿舍裡，膳宿費全免，也等於是一個獎學金，然後又在美術學院註冊，繼續研究繪畫。現在就等志誠找到正式的工作，有了固定的收入之後，他們就可以結婚了。

陸馨剛來，志誠當然要招待一番，每天帶她到馬德里各處去遊覽。先是聖誕節，接著又是新年，朋友們輪流宴請招待，忙得不亦樂乎。接著志誠帶她去參觀聞名已久的普拉多博物

館，這是世界級第一流的大型油畫館，這裡的畫共分三大部門：荷蘭和比利時的弗拉門哥畫派，義大利畫派、和西班牙畫派；這裡收藏的油畫只到十八世紀為止，十九世紀以後的畫都收藏在另一個現代博物館裡，而且因為房屋古老，場地不夠，收藏的畫比展出的還不知要多多少倍，因此志誠與陸馨先在各展覽室走馬看花，瀏覽一番，詳細地研究只好留待以後再說了。

其次是皇宮，西班牙人叫它為「東方宮」，因為根據傳說，這座宮殿是西班牙在菲律賓殖民的時代，從那兒運來很多的黃金所建造的。除了建築美觀之外，裡面也有不少的油畫和壁畫。志誠說這座皇宮可與法國的凡爾賽宮媲美，只是小一點而已，裡面有各種廳室，如接見文武百官的大殿、國宴廳、音樂廳、日常的餐廳等，最特別的是佛郎哥接見外國使節呈遞國書的殿堂。

「佛郎哥也不是國王，怎麼能用皇宮來接見外賓呢？」陸馨問。

「皇宮是國家的財產，他既是一國的元首，當然有權使用它了。」志誠回答說。

「他真地像很多人說的那樣獨裁嗎？」

「他是一個無冕的國王，為所欲為，但也有很多限制，比如風俗、習慣、宗教的傳統和法律對他都有約束，他與共產制度的獨裁根本是兩回事：一個是個人獨裁，一個是集體專制；前者一死百病皆消，西班牙的俗語說得好『瘋狗一死，恐水症也就沒有了』，就是這個道理；集體專制可不同，那是一個恐怖的制度，領導者雖死，制度還在，所以人民照樣地受控制，沒有自由，沒有權利，這就是兩種制度的分別。因此西班牙的國民對佛郎哥的批評也就各有好壞，這很難說，你待久之後自然就會明白。」

「想不到你對政治倒有興趣。」

「哪裡的話，我一向對政治毫無興趣，我從來就不參加任何政黨，沒有任何政治活動。雖然如此，我們都是生活在這個社會上，社會上的一切都脫離不了政治，因此必須要有政治警覺，這樣才能判斷一個政策的好壞，以及一個從政人員的正直、清廉與否。」

以後幾天志誠仍舊帶著陸馨各處參觀、遊覽、解說，尤其是與美術有關的各私家畫廊仔細地觀賞。陸馨對這新環境感到非常滿意，志誠更是樂得心神不定，婚姻的問題自然而然地就成為他們談話的中心。結論是等志誠找到正式的工作，有了固定的收入之後，他們就立刻成家。

其實，這時志誠的獎學金也快滿期了，早遲也該出去找個工作，他又想起了安多紐說的：『學音樂有什麼用？．．．只有餓飯』的那些話，因此心裡老是七上八下地忐忑不安。同時



又想起與皮希達的約法三章：『誰先找到工作，就盡力給另一個人推薦』。

有一天，皮希達打電話來找他。

「我已經找到一個非常滿意的工作，而且我也沒有忘記我們的約定。」

「什麼工作？」志誠問。

「是一家剛開辦的美國貿易公司，正需要人，我已經給你介紹了，他們有興趣跟你談談。」他正正經經地回答道。

「到底是什麼性質的工作？你知道我是學音樂的。」

「沒關係，只要你的英文能說會寫就好，其他的事你就別管。」

「那麼，我也無須考慮，我去應徵就是了。」

到了與人事室主管會面的那一天，志誠無所謂地準時去面談，心裡想：『我是一個毫無經驗的外國人，而且又是一個學音樂的，他們會要我嗎？．．．唉，碰碰運氣看。』

面談的結果非常滿意，人事室主任叫他填好表格，隨時都可以來上班，並且與皮希達在同一個單位。皮希達繪圖，志誠則撰寫文字做些商業性的廣告宣傳工作。他就一方面工作，同時把尚未完成的功課結束，就這樣半工半讀了一年多，終於完成了學業。

這時西班牙的經濟情況已經逐漸好轉，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不少，配給制度也早已廢除，市面上也漸漸地繁榮起來。志誠工作了一年多之後，看看工作相當穩固，一切都沒有問題，因此與陸馨商量婚期的事。事實上，一個住在家庭旅館，一個住在修女院，老是心掛兩頭的，也不是辦法；志誠每天下班之後還要去接陸馨下課，兩人坐咖啡廳的錢，以及交通費就足夠他們生活一天的了，只要他們倆願意，辦好手續，找個房子隨時就可以結婚，於是決定四日廿七日，志誠農曆生日的那天舉行婚禮。

這時中西已經恢復了邦交，他們在使館裡舉行公證結婚，到時候通知西班牙法院派人來與領事同時簽證，就算禮成，證婚人是當時使館的代辦同一位中國神父，並且請了一些同學、同事與好友們到使館裡來觀禮，禮節簡單而隆重，然後在附近的一家西餐廳裡宴請各位賓客。宴後，志誠與陸馨雙雙乘火車至馬德里附近的多雷多古城度蜜月去了。

多雷多是西班牙的古都，又是阿拉伯人佔領西班牙的時代與猶太人及西班牙人文化大會合的地點，那兒有過世界上最早的翻譯學校，將阿拉伯、猶太與天主教的典籍互相翻譯成三

種文字。還有從希臘來此定居的大畫家格雷柯的故居與紀念館，(El Greco，就是希臘人的意思)，那裡還有一條譯音叫《大河》(Río Tajo)的小河，附近還有國王的行宮、園林，玩起來甚是稱心如意。

不久之後，皮希達與索菲亞也結婚了，志誠和陸馨都參加了他們的婚禮。索菲亞雖然比皮希達大十歲，但他們婚後的生活也很美滿，可惜的是醫生說索菲亞年紀稍大，恐怕很難生育，但是他們只要生活幸福，對於孩子的事也就不加考慮，視之坦然，朋友們都為他們惋惜。

更不幸的是，那年的十月裡，匈牙利國內的政情發生了嚴重的變化，蘇聯紅軍的坦克車衝進了布達佩斯特的街頭。皮希達緊張得坐立不安，到處打聽，尤其是他們流亡政府的大使館和報館、電台及通訊社，夜間收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辯論的廣播。上班的時候和一些同事們談談他祖國的情勢，看看可探聽得到一點確切的消息，有時也與志誠分析一點國家大事，以圖一時的慰藉。可是除了報章、電台的報導之外，誰也沒有確實的消息。終於有一天，皮希達接到了他哥哥自美國芝加哥寄來的一封信，說他已經在事發後的一天逃出了匈牙利，家裡的人一切平安。他這一下子雖可放心，但從此以後就一心一意地想移民到美國去，終於說服了上司，把他調到總公司裡服務去了。

志誠與陸馨婚後的生活非常美滿，一個工作，一個繼續在美術學院研究也相當稱心，一直到她有了身孕的時候，才休學在家待產。婚後第二年的年底，第一個孩子出世了，因為是女孩，給她取名筱露，比如「甘露」的意思，由那位給他們證婚的中國神父授洗。志誠每天一下班就趕回家來給女兒洗澡、洗尿布，周末同陸馨推了孩子的小車去公園散步。

兩年後，二女兒筱蕾出世了，志誠因為工作忙碌就沒有太多的時間幫陸馨操持家務，等第三個女兒筱靜出生時，他簡直忙得不可開交，一方面，公司裡的業務繁忙；二方面，家中的人口增加，以至還要教點家館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而自己的興趣也逐漸由音樂而轉移到文學與翻譯，但是對音樂的愛好仍舊不減當年。

## 第十四章

### 曇花一現

駐西班牙第四任大使是周書楷，他的任期很短，僅僅曇花一現，不到兩年就出使到美國去了，如果給他稍長的時間，說不定會有較大的作為與成果。他是一個職業外交官，據他自己說他是跟顧維鈞做學習員開始，一步一步地升上來的，辦事能力極強，對館員的工作要求很嚴，像西班牙這種在國際上不足輕重的國家，豈是他能施展長才的地方。

「比方說，」根據吳泉之的消息，「有一次周大使的腿骨受傷，上了石膏，行動全靠手杖幫忙，他居然去聽了西班牙國民運動的秘書長在他們的組織裡發表的演說，因為他要瞭解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同時也讓人看看，中國大使竟帶傷來捧場，因此而受了極大的歡迎，給人家的印象很深。」

「什麼是國民運動？」志誠問。

「這是佛郎哥在一九三九年內戰結束後將所有左派的政黨，如社會黨、共產黨等宣布為非法，同時將所有的右派政黨統一而總稱為『國民運動』，是為唯一合法的政黨，也就是現在一黨治國的執政黨，他自任為國民運動的領袖。」

「啊，原來如此；他跟這個黨有點瓜葛？」

「沒聽說與他們的黨有多少關係，天下獨裁政體的黨大致都差不多，理論也是一樣，沒什麼好研究的，這是他們統治人民的工具，德國的納粹、義大利的法西斯和蘇聯的共產黨不都是一樣嗎！」

「你說周大使辦事很認真，對部下的要求也很嚴，你說說看，他是怎樣的嚴厲。」志誠又問。

「的確是這樣。我告訴你一件逸事。他除了辦事能力強之外，個性也非常激烈，總而言之，脾氣不好就是了。可是他非常欣賞與黃大使吵架的那位先生，周書楷認為他辦事能力很強，中文、西文與英文都不錯，擬起稿子來又快又好，因此工作量漸漸地給他加重，連星期天也給他很多額外的的工作，搞得他精疲力倦。那年六月初，這位先生向周大使請兩個星期的假，準備帶家人到海邊去度假，休息休息，這也是西班牙人的慣例。大使聽說要休假，可火了。立刻拍桌子大罵：『什麼休假？我們外交部根本就沒有這種規定，你還要休什麼假！』」

「結果當然沒准了？」志誠猜想。

「這位先生看大使發火了，一聲不響，不同他辯論。到了第二天，他照樣與大使談論駐在國的政情和世界大局；等他觀察到大使仍舊和顏悅色，跟平常一樣地有說有笑時，他又提出來：

『大使，我的房子都租好了，這非但是西班牙的慣例，而且在西班牙的憲法上也有明文規定，每人每年有三十天的假期；再者，我個人休假不休假倒無所謂，可是我太太跟小孩子們是一定非去不可的。這樣吧，你准許我星期六送他們去，星期天我就回來，這樣就不會耽誤辦公了；過兩個星期，我再星期六去接他們，星期天我就回來了，星期一照常辦公，這樣不就兩全其美了嗎，這總可以吧？』。

大使一聽無話可說，想了一會兒說：『這樣吧，你既然送他們去，就不如留在那兒休息兩個禮拜好了；反正兩個禮拜過得也快，你安安心心地去玩玩吧！』

「這也看得出，他待人接物還是有原則的！」

「當然囉，這位老兄出了大使辦公室，跟別人提起這件事，人家還開玩笑地說：『你用什麼手段說服他的？』，他笑笑說：『沒有什麼手段嘛，他也不是不講理的，他是非常通情達理的人。』別人都說他是第一個在他手下拿到假期的人！其實，每年八月是西班牙政府正式休假的日子，政府各部門的公務員早自六月就開始輪流休假一個月，佛郎哥自己一定要到北方 San Sebastián 去避暑，他多半指定外交部長或內政部長值班跟他在一起休假，所以稱他們為『值勤部長』，因此各國大使也得上那兒去休假、辦公。中國大使當然也不例外，周大使早有所聞，他不讓這位先生去休假是想將他留到八月裡，等他到夏都出差時好陪他一家人去玩玩。結果到了八月裡他還是找了這位先生陪他們一家人去夏都了。」

「一九六三年九月，」泉之繼續說：「周大使出差到聯合國去開會，這位先生的太太生了一個兒子，周太太立刻打電話給他們說：『我叫女傭去給你們家幫忙，好不好？』這位先生婉謝了。周大使在美國知道了，立刻親筆寫信來道賀，並且叫人送了一大箱奶粉給小孩兒吃，可見得他的人情味兒多重！」

「但在外表上一點也看不出，他總是那麼嚴肅的樣子，令人有一種見而生畏的感覺。」

「也不見得，人不可貌相啊！」

「使館裡有好幾位本地的職員，這位先生是誰？」志誠問。

「我不能說，他很少跟外界人接觸。」泉之說。

「爲什麼？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說說他的名字又有什麼關係。」志誠看他的臉色不對，更加追問著不放，但心裡有數。

「不行，老兄；他警告過我，教我一定要保守秘密。」泉之尷尬地勉強答覆了志誠的追問。

「你真是小題大作，鬼鬼祟祟地幹什麼嘛！」

「這可不是好玩兒的，這位老兄惹不得。」

「那你剛才爲什麼又要說他的事呢？」志誠有點火了。

「那是我一時不慎說漏了嘴，下次一定要小心點兒才是。」

「你真是活見鬼！好，好，好，這次算了，下次可不能做半調子啊。」到底志誠忠厚，不再追問下去。接著又說：「可惜這種大使沒待兩年就調走了。」

「可不是嗎，『小廟裡怎麼待得住大菩薩呢？』不到兩年就把他調到美國去任大使了。」吳泉之也就如此圓場算數。

\* \* \*

很多年後，這位先生退休了，陪太太到台北去開畫展，知道周大使也在台北，仍舊在外交部裡辦公，因此給他寄了一份請帖，到時候，周大使和他續絃的太太真地來了，親手拿了一隻花籃，高高興興地來道賀，並且一定要在當天晚上請他們夫婦倆吃飯。他們準時先到逸仙路周府拜訪，吃了茶，就在附近的一家西餐館吃飯，談得非常投機。他第一件事就是關心他們的生活問題？

「你現在的生活怎麼樣？那麼一大家口！」

「沒問題，現在我已經退休了，拿的是終身俸，生活比以前還好，待遇比外交部也高得多。謝謝您的關心。」他很感激地答道。

正在吃飯的時候，以前也在西班牙念書，而且與他們夫婦很熟悉的一位小姐，走近他們的桌旁，很親熱地喊道：「叔叔、姑姑，」說著就很親熱地與他們兩行了親面禮，把周大使夫婦丟在一旁。這位先生看了甚不過意，給他們介紹說：

「這位是周大使和他的夫人。」

「哪位周大使啊？」

「曾經做過你們部長的周大使，難道你也不認識嗎？」他奇怪地問。

這時周大使笑笑說：

「沒關係，不認識我的人多得很呢。有一次，一位朋友給我寄請帖到外交部來，部裡的人拿起筆就在信封上寫道『查無此人』；這種事並不稀奇，小姐，請你別介意……你在哪個部門工作？」

「禮賓司。」小姐說完就很尷尬地離去了。

大家一笑置之。

由此可見，老外交家能隨機應變，緩和氣氛，的確是職業外交家的風度與看家本領。

吃完了飯，他堅持要替他們夫婦找一輛計程車，親自跑到馬路中心去攔車。八十歲的老先生，站在路中心，怎麼不叫人提心吊膽！還是他的太太把他拉回人行道。

第二天一早，他還打電話到他們的寓所問：「你們昨天晚上乘車沒有問題吧？」這種人情味兒，你在哪裡去找？

他們夫婦回西班牙之後，一天見報，知道周書楷大使突然過世了，他們都為他傷心不已，立刻傳真給台北的一位朋友，請他在祭弔周先生的時候，務必代他送一個花圈，同時，給周夫人去了一封慰問的信，表示一點敬意。

## 第十五章

### 他人日記

有一天吳泉之高高興興地來看李志誠，並且對他說：

「現在我對這些來西班牙留學的人，尤其是那所謂『皖江六秀』的來龍去脈全都搞清楚了。」

「何以見得？搞清楚了又怎麼樣？」志誠問。

「當然囉，我連人家的日記都拿來了，還有什麼不清楚的？」吳泉之炫耀地說。

「慢著，慢著，你怎麼這樣無聊，連人家的日記都偷來了，這成什麼話？你怎麼這樣不道德呢！我不知道你竟是一個這樣沒有原則的人。你別跟我說，我可不要知道別人的隱私，你是一個不道德的人！」志誠生氣地說。

「誰告訴你是偷來的？我跟你說是『拿來』的，不是『偷來』的啊！」泉之急辯著說。

「人家的日記怎麼可以讓你拿到？你拿到了又怎麼樣？你有什麼原因要拿人家的日記呢？」志誠緊追著問。

「哎，你別急嘛，讓我慢慢地跟你說。上星期我去看皖江六秀中的一位，我們談得相當投機，我告訴他我在寫一篇關於來西班牙留學的報導，我跟他打聽他們是如何來西班牙的，他毫不遲疑地將他們來西班牙的經過告訴了我，同時還把他的日記拿出來給我作參考，叫我看過之後再還給他，因此我就拿來了。」

「拿來之後，你將如何處理呢？」

「昨天我打電話給他，告訴他我很喜歡它的內容，我想徵求他的同意將它寫在我的文章裡，他完全同意了，只是叫我不要用他的名字；文字上叫我給他修飾一下，關於私人的事就隱避不提了，如此而已。」

「那你怎麼能頂替別人的名字去發表人家的文章呢？」

「我並沒有說我要頂他的名字去發表啊，我是在考慮怎樣把它放在我的文章裡，以免埋沒了這第一手的好資料。他已經准許了，我爲什麼不這樣做呢？你要不要先看看？也好給我一點意見。」

「既然沒什麼關係，看看也無妨。」

這就是那日記的一部分：

## 1. 逃難留學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之後，安慶天主教的西班牙傳教士想模仿西班牙和英國的書院制度，計畫在安慶設立一所獨立書院，招攬一些安徽大學的在校學生或準備入學的高中畢業生，一方面提供他們作爲宿舍，二方面給予他們課外的教育以增廣他們的學識，因此選出了一些當時認爲可以造就的學生分批送到西班牙各大學就讀，同時住宿西班牙書院以便獲得實際的經驗，作爲未來在安慶開辦書院，或創立大學時作爲基本的教育與管理人員的儲備。這是一個非常龐大而深遠的計畫，不能草率，經過幾年審慎的觀察和選擇之後，終於挑選出第一批七人、第二批五人及第三批六人的人選，如果成績好，將來還會有第四批、第五批源源不斷地逐年選送到西班牙去留學升造。

一九四七年底，有一天，王通儒神父 (Francisco Jaureguizar) 喊我去個別談話，他先把上述的計畫約略地告訴我，然後說我已經入選第一批外送的學生，要我與其他入選的同學一起專心學習西班牙文，同時說，過幾天何廣揚 (Francisco Heras) 院長會招集我們再仔細地解說。他很爲我們慶幸，同時我們也爲自己的前途感到了一線之光。我們將入選的消息告訴了家人，他們也都爲我們歡欣雀躍，我則真地專心學起西班牙文來了。

到了一九四九年初，春節一過，安慶的局勢非常緊張，三月裡神父們要送張、王、施、韓四人先去上海與當時在震旦大學就讀的曾、鮑、管三人會合等待出國，當時因爲時局緊張早已沒有去上海的招商局大輪，我們四人和施的哥哥只好先過江到大渡口，再搭乘卡車由公路去蕪湖，到了蕪湖，韓忽然說家中有事，立刻要回轉安慶，我們四人則仍然按照原先的計畫由公路經蕪湖去南京，再乘火車到上海。到了上海，范神父 (P. Mayoral) 爲我們三人安排住處，施的哥哥已自行到台灣去尋找他的家人去了，我們六人在上海等待辦理出國的護照和交通工具。范神父是西班牙耶穌會安慶教區駐上海的總管，教區的一切經費都由他管理支配，因此我們六人當時的生活與出國的費用和手續全由他一手負擔辦理。

四月底，尙神父 (José Losantos) 從安慶來上海，說他是奉命來送我們到西班牙去的，五月二號，范神父告訴我們，現在只有最後一班美國郵船經香港到美國，說他已爲我們買好了六張船票，教我們後天去香港等待，到時候尙神父會與我們在香港會合。我們六人帶了簡單



的行李，於四日清晨乘了三輪車，匆匆忙忙地趕到東大民路公和祥碼頭，等待出關檢查。根據輪船公司的公告，我們三等艙的乘客過關的時間是早晨八點到十二點，但是海關人員姍姍來遲，我們等得不耐煩了，只好留曾一個人看管行李，其餘的人都跑出去吃麵。誰知麵還沒吃完，周芳雲和周季懷兩人來告訴我們關員來了，可以開始過關了。等我們趕到海關，果然鐵門大開，這時大家都慌慌張張地將行李送過去檢查，同時辦理過關的手續。我們走上美國總統『戈登號』郵輪，是一座一萬八千噸的龐然大物，好不容易找到三等艙的鋪位，這才稍事休息，想想剛才在碼頭上看見的幾位同學中有人竟當眾落淚，為他們未能跟我們同行而感慨。我們跑上甲板與岸上送行的神父、同學揮手告別，看見他們勉強的笑容裡隱藏著多少憂愁，想起來真是令人寒心。

下午三點，輪船開行，經過整整四十八小時的航行終於到達了香港，我們依照范神父的指示找到鴨巴甸耶穌會的總修院，院長待我們很客氣，教我們先吃晚飯再去休息。第二天早餐後，蕪湖教區的鄭神父來轉告我們說這裡住不太方便，我們雖在角樓上就地而寢，已很不舒服了，但樓板的下面就是修道生的寢室、自休室和小聖堂，他願意帶我們到一個西班牙道明會那裡去另找住處。於是鄭神父帶了曾、王和鮑三人叫了一輛計程車去半山區的西摩道探路。見了主管神父一談就滿口答應，他們將我們安排在傭工宿舍的一間大統倉裡，房間不大，但足可容納我們七人，因為臨時有一位震旦大學醫學院的劉伯承沒有住處，因此也來跟我們住在一起。房間裡只有三張單人床，我們抽籤分配床鋪，沒有抽到床鋪的只能睡地板，本來是出國留學，現在卻變成了難民，為適應目前的環境，只好將就應付，現在只等尚神父的消息了。

五月廿七日，尚神父終於從天而降，他本應早來香港與我們會合，莫奈他先去了一趟菲律賓，拜訪那裡的西班牙富商為我們籌措旅費，同時還給我們帶來了外交部駐滬辦事處頒發的出國護照。

自從尚神父來香港之後，大家的情緒已從絕望而變成了興高采烈，除了上飯店加餐外，還去淺水灣游水作樂，乘電纜車上山遊玩，有時候尚神父跟我們一起活動，並為我們每人買了一套西服和一雙皮鞋，另外還給我買了一支自動手錶。六月一日端午節，尚神父帶王去警察局拿我們的英國入境簽證，以備萬一不能在西班牙久住時可以有個去處，他的設想不能說不周到。

他為我們買的是一家希臘航空公司飛羅馬的機票，行期一再延擱，最後決定六月十五日起飛，為了方便第二天去啓德機場搭乘飛機，我們七人在登機的前夕先搬到九龍唯一的西班牙人開設的旅館，名叫『觀海大旅舍』。晚餐後大家去看了一場電影，直到半夜方才回旅館就寢。

## 2. 乘機出國

出發的那天大家到了機場一看，怎麼這樣小的飛機就能飛那麼遠的路程？飛機具有兩座螺旋槳的引擎，只有七排座位，每排四人，中間是走道，機組員包括駕駛、副駕駛、機械士、通訊員和一位航空小姐，都是澳大利亞人，連全體乘客一共才二十八人。駕駛艙的後面緊接著的是客艙座位，飛機的尾部有廁所和儲藏室。我們於六月十五日，星期三，早晨七點半起飛，第一站是越南的河內，飛機降落、加油、休息了一個多鐘點之後再繼續飛行，這麼一站一站地飛，要到哪一天才能飛到羅馬啊！第二站是緬甸的仰光，這時我的手錶上仍然是香港的時間，已經是下午五點半了，因為我們沒有過境簽證，每人要補繳十五元盧幣，約合美金五元，但是我們沒有盧幣，拿美金折換，他們又不要，結果由駕駛員代付了盧幣，我們再用美金還給他。繼續飛行。

香港時間晚上十點半，當地時間下午五點，我們在印度的加爾各達降落，駕駛員說我們就在機場吃晚飯，餐後還要繼續夜行。這是一頓豐富的晚餐，乘客中有一位在太原住過三十多年的老傳教士，是南斯拉夫人，一口的山西腔，聽起來非常親切，他看我會說英語，每到一站就拉著我上機場的咖啡廳給他叫啤酒，吃飯也要跟我同座。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飛機，更沒有夜間飛行的經驗，機場的溫度可能超過攝氏四十度時，餐廳裡雖有冷氣稍微舒服一點，但一上飛機就如進入蒸籠一樣，令人難受，升空之後空氣調節了才覺得舒適點，等乘客入睡時機艙裡的溫度又下降到令人寒慄的程度，航空小姐給每人發了一條氈毯禦寒，看看同伴們大多漸漸入睡，我的腦筋裡七上八下，不知在想些什麼，打開日記本想寫點白天的見聞，但機聲轟轟，兩耳欲聾，既不能下筆又無法入睡，記得白天裡我看見機翼上漸漸結成的冰塊，我問航空小姐是怎麼回事，她說沒關係，駕駛員會飛低一點，等氣溫升高後，冰自然會化解的，但到了黑夜駕駛員又怎麼知道結冰了沒有？或結的冰有多厚？真是令人不解。最可怕的就是所謂的『air pocket』，遇到氣流不穩時，飛機會突然一落千丈，跌落到不知多少公尺的深度，因此駕駛員要我們繫好安全帶，但那種感覺的確不好受。

第二天六月十六日，我仍在用香港時間，早晨八點鐘，飛機降落在印度的新德里，大家下機來輕鬆輕鬆，飛機加油後於九時再起飛，這時太陽尚未升帳，四小時半的飛行後抵達巴基斯坦的卡拉基，巴士將大家送到機場旅社休息，當地時間是十二點整（香港時間下午三點半）進午餐、還有時間洗個澡。這次休息的時間很充裕，我們與同機的乘客已經熟悉了不少，除我們六個中國學生和尚神父之外還有兩位天主教的傳教士，一位就是那愛喝啤酒，帶山西腔的南斯拉夫神父，另一位是在江西傳教的義大利神父；別的乘客中多半是德國基督教的傳教士和他們的眷屬，其中有三個小女孩兒很好玩，她們都有中國名字，會唱中國歌，但是跟我們講起話來我一個字也聽不懂，她們的媽媽很耐性地給我們翻譯，原來她們說的是廈門話；還有一位年輕的德國人單槍匹馬，洋里洋氣的，我們叫他『小燒包』，一口美語，我先以為他是美國人，但與他閒聊之後才知道他原來也是德國人，在上海教書，上海解放之後才出來的。

再起飛、降落，又是黃昏日落的時候，我們到達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大概是我們都很累的關係，因此也懶得問了。大家在簡陋的機場裡勉強地休息了幾個小時，我總是不能入睡，別人能睡的都睡了，疲倦加嚴熱真是令人難受。大概是飛機有了什麼故障，因此遲遲不能起飛，我們在這裡停了足足有五個多小時，又是黑夜飛行，那我這一夜又怎麼過呢？

該是香港的十七日，我醒來時快十一點了，可是天還沒亮，飛機轟轟的聲音幾乎將我的腦袋都炸開了。十一點多，東方的地平線上伸出了半個大火球，這是我第一次在飛機上觀日出，真美，可惜我當時卻無言將它形容出來，看了它只是發呆。我向航空小姐要了杯橙汁，順便問她下一站是何處，她說再有兩個小時就要到賽普魯斯島，今天下午可以到羅馬了。在機場洗了臉再吃早餐，逗了那三個德國小女孩兒玩，她們給我唱了一隻中國歌，可惜是廈門話，我無法聽懂，又害了她們的媽媽給我解說。這三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我們再繼續飛行，下面一片汪洋，那就是地中海，古羅馬人稱它為『我們的海』，可想而知，當時的羅馬帝國的版圖之大，連地中海都變成了他們的內海。

羅馬時間十七日下午六時，我的錶早已是第二天清晨兩點了，我們終於在羅馬機場降落，由於我們沒有義大利的入境簽證，警察不准我們進城，經過三番兩次地交涉，無論如何都沒有用，最後也不知是誰的神通，是由於那位義大利傳教士的說情，還是經過尚神父向羅馬耶穌會的總會請求援助，才能令那些邊境警察回心轉意地讓我們入境，但限定我們只能停留三天之後一定要離開義大利。進是進來了，以後的事由別人去處理好了。反正我們什麼都不懂，連語言在內。機場的巴士將我們一群飛機上的旅客載送到城裡的 Diana 旅館休息。三天兩夜的飛行把我已經累得半死，隨便吃過晚飯倒頭就睡。

第二天一早，我們正在吃早飯的時候，尚神父帶來一位西班牙修士領我們去參觀梵諦岡的聖伯多祿大堂，當然我們就如劉姥姥進大觀園似地什麼都覺新穎、驚奇，這位修士知道的可不少，每到一處都經他用西班牙語仔細地給我們解說，如數家珍，尤其是到了希克司汀納大殿時更說得活神活現，十分有趣；後來他帶我們上伯多祿大堂的圓頂內圈，那是一座迴音壁，不論你在哪個方向都能聽見別人說話的聲音，看見大殿下面的人群小如一叢叢的螞蟻，我們繞場一周再上圓頂的外面遠看羅馬城的全景，近則欣賞屋頂上一座座的雕像，實為壯觀。下一站參觀梵諦岡博物館，這裡的展覽品包羅萬象，諸凡油畫、雕塑、骨董、古籍，應有盡有，我們瀏覽一番後，回旅館午餐。下午由另一位年輕的西班牙神父帶我們繼續參觀更多的名勝古蹟，西彥說「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我們三天怎能看完，只好走馬看花，到此一遊而已。

六月十九，星期日，尚神父一早來旅館，告訴我們今天要去覲見教宗庇約十二世，我們乘電車去梵諦岡，進入宮門時只見門禁森嚴，衛士們穿著中古時代五顏六色的制服，頭戴鋼盔，手持長矛，站立在門口和長廊的兩邊，令人見而生畏。經過層層的盤查、一再檢驗許可證後，終於到達了召見的大殿，裡面擠滿了各國覲見的人群，一位身穿黑袍紅邊的蒙席將我

們安排在眾人之前，這意味著我們將是教宗召見的第一批人。果不其然，十二點整，教宗由宮廷的大禮官陪同，前呼後擁地出現在大殿的門口，他先讓我們行親權禮，然後問我們一些簡單的問題，早經大家議定由我作發言人，遂用英語回答，他從大禮官的手裡拿出一枚紀念章贈送給我們每一個人，並且問我們有何請求，我回答說請他為我們的國家、家庭、親友、恩人以及我們自己的健康與學業祈福，他微微地一笑，舉手向我們降福，然後繼續接見其他來朝覲的人。覲見教宗的大禮完成之後，我們興奮地步出大殿，在長廊裡拍照留念。

當天下午我們繼續參觀各大名勝，如古羅馬的地下教堂（Catacumba）、鬥獸場、聖若望大教堂等，再走馬看花一番，因為晚上要乘夜車，所以不得不早點回旅館吃晚飯，準備行裝。火車晚間十點鐘從 Termini 車站出發，第二天早晨十點半抵達熱諾瓦，中午至義大利與法國邊境的 Ventimiglia 小鎮等候換車。下午五點鐘車子開動後，我們已經在法國的領土上了，但不一會兒，我們就穿過了世界有名的賭城，摩納哥小國，又是一夜的奔波，清晨在土魯絲換車，我因睡眠不足而感到頭疼，這是我多年的宿疾，凡有車船的顛簸、聲音的吵鬧，或光亮刺眼的時候我都不能入睡，奈何！

六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點我們到了法國西南部的露德，據說這是聖母發現的聖地，而此地的泉水人稱為聖水，無論飲用或洗滌都能治療絕症，這才是聖母的聖蹟，醫院裡也保存了多年來的病例檔案，因此每天來此朝覲的人成千上萬，摩肩接踵地絡繹不絕。我們在此地望了彌撒，參拜了聖母，然後在附近參觀瀏覽，午餐後於下午五點鐘再乘火去西班牙。

### 3. 入境入學

其實露德離西班牙的邊境並不遠，只有一百八十多公里，我們很快地就到達了邊境的伊隆，這是一個小鎮，輕易地通過邊境的關卡，每人並分發了一本『配給證』，再轉乘火車赴聖色巴斯甸。在這兒玩了兩天，並且還去了附近耶穌會創始人聖依納爵的故鄉洛喲拉參觀。二十四日中午乘火車去碧兒堡，住耶穌會主辦的竇司多大學。第二天參觀大學內部，規模雖不大，但設備相當齊全，尤其是他們的經濟、工商學院在西班牙國內頗負盛名，因為碧兒堡是一個工業重鎮，而且他們的主管及投資人多半是出自該校的緣故。二十六日再乘火車至桑單德，在這兒只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就乘公共汽車到戈米亞斯。

自從進入西班牙以來，我們一直是沿著北海岸的比斯開灣向西行，乘的是狹軌火車，這是私人經營的火車與國營鐵道無關，裡面的木條座位很不舒適。尙神父的意思是，一方面讓我們看看耶穌會創辦的教育事業，二方面也是讓我們多休息幾天，可是我的身體支持不了，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香港，二十七日抵達戈米亞斯以來，這十幾天的奔波，加上睡眠不足，所以一到戈米亞斯我就病倒了，尙神父的精神很好，仍有興緻帶其他五位同學到西班牙北方

的另一個城市去玩，我則一個人留在戈米亞斯休息養病，幸虧有一位比我們早來一年的張雷修士，每天來給我作伴聊天，他談點他來西班牙的經過，否則真是把我寂寞死了。

戈米亞斯是一個三千人口的小村鎮，居民多以養牛、製奶或打漁為生。村子西面的小山坡上有一座教廷的神哲學院，也就是俗稱的修道院，由耶穌會負責教學與管理，戈米亞斯大學則直屬教廷。尚神父在山下大學的門口為我們租了一棟二層樓的小洋房，讓我們住到九月底十月初，等大學開課的時候再離開。每日三餐（外加下午茶），都到山上的神學院餐廳與神學士們共進。住房不大，但足夠我們六人住宿，大家分住在樓上的三間臥室裡，張與施同室，曾與鮑同室，王則與管同室，還多餘一間作起居室；樓下有廚房、餐廳和客廳，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對我們流浪的學子來說，不能不算是奢侈一點了。

越過公路，在大學的對面，是一座人稱「侯爵府」的大建築物，是戈米亞斯侯爵的府第，現任侯爵並不住在裡面，房子內有博物館，陳列品都是侯爵收藏的東方骨董、私家祈禱間和一座相當大的花園，外面的人可以隨便進來散步，因此變成了我們每天散步的好去處。村子東面的小丘上也有一座不知是哪一家貴族的府第，對我們來說只是風景背後的陪襯，從來也沒有去查問過。大城市裡有錢的人也在這兒買有別墅，每年七八月間來此避暑，小村的海灘上因此而點綴著名媛貴婦，花花綠綠的泳裝。這對我們這些從閉塞的老中國來的土包子，很是奇觀。

神父為我們準備了西班牙語文的課程，以便加緊我們對語言運用的能力，每天上午有三至四小時的功課，諸如文法、會話和閱讀都在我們的課程之內。當時我們年輕好玩，不但不把它放在眼裡，而且極力反對那些硬性的規定，有的人更經常跑海灘找女孩子們玩，或租自行車在空曠的公路上奔跑，參加鄰近村莊假日的舞會，從來也沒有過過這種悠閒自在，無牽無掛的日子。並且尚神父為了給我們籌款，參加了「戈米亞斯侯爵號」郵輪公司的駐船神父，在中南美洲跑了一趟。郵輪每次經過戈米亞斯時總要拉著汽笛長鳴三聲，以表對侯爵的敬意，這種長長的汽笛對我的印象很深，它激起我對家鄉的懷念，因為我家住在長江的岸邊，每次輪船停靠或離開碼頭時總會有這種汽笛聲。

三個月輕鬆愉快的日子很快就過去了，九月底大家又準備行裝開始另一種生活，張、曾、鮑三人被分發到馬德里就讀，管、王、施則去瓦雅多麗大學上課。

## 第十六章

### 皖江六秀

李志誠和吳泉之兩人，這些年來與「皖江六秀」已經交往得很熟了。關於他們六個人的事，吳、李也都直接或間接地知道了不少。

李志誠對吳泉之說：「你知道他們所謂的『皖江六秀』其實只有三個人可以稱得上是皖江人，其他的兩位是湖北人和江蘇人，另一位是安徽桐城人，離長江可遠了，因為都在安慶念書，而且又是一起到西班牙來的，別人不知道，也就將他們都算成了安徽人，這也是無傷大雅事，你對他們的印象究竟如何？」

「也沒有什麼特別了不起的地方；只是在感覺上，他們好像有點與眾不同的樣子。」

「是不是因為他們是第一批來的緣故吧？老前輩嘛，大家對他們總有點兒尊敬的樣子。後來的人不是喊他們『叔叔』，就是稱他們『先生』的，其實你與他們交往之後，你的初步印象就會完全改觀的。他們都好像是很平易可親的樣子。」志誠說。

「在學識與為人方面也好像高人一等。是不是？」

「那也不見得，比方說蕪湖來的那幾位，除了少數人之外，大部分不也都是安徽人嘛，他們讀書的精神就比較令人可佩，讀醫的都做了醫生，學神學的也都做了神父，學化學的去了瑞士，也都有很好的成就，這些都是鄭神父的眼光和功勞，據我看，他們比所謂的皖江六秀有成就得多，書也比他們念得好。」

「但是他們創辦『曉星書院』的精神，卻沒有人比得上啊！可惜內部的意見不能一致，也是一件很遺憾的事。」志誠說。

「不是意見不能一致，而是有人野心太強，大權獨攬，一手遮天，教人無法合作，終於一敗塗地。」

「對了，他們六個人，好像都是從小就同學，高低相差也不過一兩年。為什麼不能一致合作，也是令人難解的事。其中一位早在一九五五年就自動脫離了組織，我至今還不能完全了解。而其他的五位，又怎麼能共同合作呢？意見不同，就那麼嚴重，不能爲了大目標著想

嗎？」泉之問。

「其實也沒有什麼組織，有人故弄玄虛，在大團體中又要搞小組織，這中間一定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而且他們又不肯對外人講。」

「當然囉，『家醜不可外揚』嘛，那除非是另有隱密，而且其中一位的領袖慾也實在太離譜了，別人當然不能接受。」

「這也是原因之一，但是為什麼其他的四位就能接受呢？」志誠問。

「那是各人性格的問題；據我看，他們表面上雖然與他合作，而事實上，也是『貌合神離』的，都似乎是迫不得已的樣子。」

「那位所謂的『領袖』就這麼厲害嗎？」

「不是他厲害，而是他故弄玄虛，裝模作樣，用大標題嚇唬人，拿大帽子壓人，說得不好聽，就是騙人，據說他很固執己見，別人的話從來不聽。教別人遵守的事而自己卻不肯實踐。當然，同學們都知道他的個性，拿他也沒有辦法，你總不能去破壞這種事業吧！」

「你說得也對。他的學歷如何？」志誠點點頭，又問。

「聽說是上海震旦大學法律系的，畢業了沒有，我就知道了。」

「你說他們『貌合神離』，但在表面上看，還是合作無間的。」

「也不見得，最先離開的，是那位曾先生，他是湖北人，因為他父親在安徽省郵政管理局工作，他一直是在安慶天主教的學校裡念書，後來在上海震旦大學讀法律，這位曾先生非常聰明，他在馬德里中央大學政治系畢業之後，就不聲不響地去了越南和美國，後來又輾轉到台灣，進了外交部，當外交官去了。」

「啊，還是自己的前途要緊，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他是一個幸運者！」志誠說。

「當然囉，他有本領，西班牙文又好，一表人才，立刻就被當局賞識，給老總統做了西班牙文的翻譯官。」泉之說。

「那可不容易啊！而且很多的大官，前身都是給他當秘書、翻譯或近衛之類的工作的，這樣他的前途就一定安全了。」

「是啊，後來他與一位大家閨秀結婚，生了兩個女兒，幾年後，又派駐西班牙大使館來擔任參事，也就是副館長，當時的大使也不懂西班牙文，大事小事完全靠他，並且還兼任了領務工作，把他忙得團團轉，有時候，那位辦學校的老同學還常常來與他囉唆，找他的麻煩呢。」

「這叫作『能者多勞』嘛，同時也倒霉，又碰到他的那位不識相的老同學了。」

「不久，他升任了公使，他太太在馬德里還生了一個兒子，然後又派到玻利維亞當大使去了；這總算是幸福了吧！」

「真是幸福，令人羨慕！有本事的人是沒話說的。」

「是啊，到了玻利維亞，又生了一個兒子！可是，天公不作美，有一天，因為盲腸炎進醫院去開刀，醫生發現他有了淋巴腺癌。你看這怎麼辦？」

「天下哪有這種倒霉的事呢？」志誠感慨地說。

「消息傳到馬德里來，他的老朋友們都為他熱心地祈禱，求上帝保佑，讓他的不治之症能像奇蹟似地治好。同時，因為當局又很賞識他，再把他調到巴拿馬做大使，因為那兒離美國的休斯頓近，隨時都可以上那兒的專科醫院去治療，並且還能定期檢查。」

「聽說後來好多了，是不是？」志誠問。

「他明知那是無藥可醫的絕症，除了家人的護理與朋友們的祈禱之外，他唯一的安慰就是虔誠地祈禱與拼命地工作，他把病痛完全寄托在上帝與工作上。有人從巴拿馬來，見過他，看他年齡才不過五十就一頭白髮，埋頭苦幹，真是令人又憐惜又欽佩。」

「後來病情不是穩定了嗎？」

「就這樣拖了十幾年，也不能說不是奇蹟，後來他調回外交部，擔任外交領務人員訓練所的所長，那年該他去休斯頓檢查的，他看病情穩定沒有什麼變化，就沒去了。一天，他在校內走廊上行走的時候，忽然倒在地上，就這樣安息到上帝的懷抱裡去了。」

「人的生死真是難以預料的！唉，我真是萬分地欽佩他！」

「這是皖江六秀中的第一位，還有呢？」

「有一位姓施，在馬德里大學念完化學之後，就到德國去升造，後來回西班牙考國家博



士，留在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工作；之後，又應聘到一家化學工廠當高級化學師，節節上升，做得有聲有色。」

「他沒有再參加曉星書院的工作了嗎？」

「直接、間接地，他還是參與了工作，因為職業的關係，不能全天候地聽人差遣，何況他後來又與一位蘇州小姐結了婚，生了兒子，總該照應自己的家了吧，所以也就馬馬虎虎地應付一番，好像他還是書院的什麼董事呢。」

「聽說這位老兄閒不住，去年他退休之後，還給好幾家化學公司做顧問。我常常勸他，年紀大了，也沒有生活的顧慮，就少做點事吧，或者在家裡做點自己喜歡的事，不行嗎？他在西班牙的工業部註冊了不少的化學發明，最近又在家裡發明了一部不知是什麼機器。」

「哎，這才算是一個幸福的學者。還有第三位？」

「這位老兄姓張，人倒挺好的。他原來想學建築，可是他的藝術天分很高，後來又學了電影攝影，結果他做的是藝術裝飾，給電影界做佈景、道具、裝飾之類的工作。」泉之說。

「那也很好啊，到底是一個自由職業。」

「就是了，他愛自由自在地工作，不喜歡坐辦公檯子。他的太太是西班牙人。當年與他結婚的時候，喪失了西班牙國籍的就是她。」

「那她現在是中國人了？」

「哪裡，張先生申請西班牙國籍的時候，他太太也跟著申請了恢復國籍。你看，這不是『煮了飯炒了吃』嗎？真是一個大笑話！法律的事，真是沒人能了解！」

「皖江六秀的第五位，我很熟。」志誠說。「他姓管，有人喊他『管子』，是管仲的『管』。他本來也是跟你一樣，是馬德里新聞學校畢業的記者出身。曾經給『中央社』寫過稿，由於他不是黨員，後來他的工作就被一位名人的兒子鑽營去了。」

「我知道了，可憐的是這位管先生，因為人好性善，人家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就是因為他人緣太好，對曉星書院的事，既出錢，又出力，結果還是不討好，常常受委屈。可惜他是孤家寡人一個，從來就未結婚，自己辛辛苦苦地積蓄了一點錢，還要借給別人去做子女教育費。你說這成什麼話嘛？」

「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呢？」志誠問。

「是我親眼看見他的借據的，美金一萬元。」

「這可不是一個小的數目啊。」

「是啊，可是這位管先生，也真可憐，在中西斷交之後，就留在辦事處工作，因為沒有家，就住在辦事處裡。一天夜裡，大約是心臟病突發，身邊又沒有人照料……第二天，別人上班來的時候，才發現他已經死在自己的房間裡。他的弟弟從美國趕來給他辦理喪事，看見他的遺物中有那張借據，就向那位先生追究這筆錢，結果經他三推四推地，這筆債至今也不知如何了事。」

「他不見得是這樣一個招搖撞騙的人吧。」志誠有點懷疑。

「我可不知道，我告訴你，我看見過很多有關他的文件，信不信由你。」

「還有一位呢？就是那第六位。」

「我不便談他的事，這個人很怪，如果他知道我們在談論他，一定會不高興的。」泉之說。

「爲什麼？不高興又怎麼樣？」志誠明知故問。

泉之也知道他，反過來問他：「你真地不認識他嗎？要不要我給你介紹？」

「不必了，憑良心說，我雖然認識他，可是沒有他認識我那麼清楚。我想你也應該知道的。」

「就是爲了這點，我真想試試他，看他拿我們怎麼辦，我的脾氣你是知道的，我很不服氣，我要清算他，造他的反。」

「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們不必自找麻煩，『忍一時之氣，免百日之憂』，我們應該尊重他一點。」志誠說。

「這是妨害我們的言論自由嘛，總有一天，我要報復他的！」

「我也是這麼說，你打算怎樣報復呢？」志誠問。

「你等著瞧吧，我吳泉之也不是那麼好惹的！」

「你當心別弄巧成拙，反而惹火上身啊！」

「我知道，沒你的事，你放心好了。」說著就氣呼呼地走了。

## 第十七章

### 曉星書院

進入六零年代之後，西班牙國內的經濟雖已逐漸好轉，但與西歐其他的國家比較起來仍有很大的差別，尤其是德國，後者雖被盟軍分割為東西兩半，四分五裂，而西德的經濟起色可遠比其他的國家來得快而且穩，人民也能吃苦耐勞，埋頭苦幹。由於重建國家，需要大批的外勞來幫助建樹，因此有很多的西班牙、義大利、和土耳其的勞工成千上萬地向德國移民尋找工作。西班牙國內，一方面在求發展旅遊觀光，同時又有歐洲移民的僑匯，國家收入大量增加，至使各行各業的企業得以同時發展蓬勃，因此西班牙由農業社會逐漸地走上了工業發展中的國家。

在此流浪的中國留學生們也不例外，因為獎學金既已滿期，有的人只好向德國去找工作，或利用暑假的機會去德國打工，修理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死亡者的公墓，賺了一點兒錢，再回西班牙來繼續升學；也有人找點臨時的工作，留在德國打工或開飯店；但也有人真正地去留學，或進工廠實習，再回西班牙來考博士，或向瑞士求發展。這時到美國去的人還不算太多，但後來去的人卻多半以西班牙為去美國的橋樑。李志誠雖然也有去美國的機會，但他因家庭增加，負擔重大，而且在西班牙已經奠定了一點基礎，同時他們夫婦倆又嚮往西方藝術中心的歐洲，因此就不想去一個人地生疏的地方當移民或開創新的事業，一切都要從頭開始，而寧願留在西班牙克苦耐勞地繼續工作，慢慢地求發展。這時皮希達早已與索菲亞移民到美國的總公司去了，後來又轉到阿爾康索州的一個小城，當一個博物館的副館長。

吳泉之則不然，他有他的人生哲學，因此也找到一個機會，在暑假裡到德國的科隆去修理公墓，暑假完了，回西班牙讀書，第二年再去。就這樣修了兩個暑假的公墓，賺了一筆為數不小的外塊，再回到西班牙來繼續寫他的『報導文學』，再也沒有別的機會讓他做其他的工作了，而他也樂得成天東遊西蕩地鬼混，倒也過得悠哉閒哉，相當舒適。

那些學醫的，有的人移民到加拿大去了，但也有一部分人留在西班牙行醫，或開中國餐館。至於婚姻方面，因為來西班牙留學的中國女學生少得像鳳毛麟角，因此除了李志誠之外，多半還是跟西班牙人結婚，結果有好有壞，這都是文化背景不同的後果。

第一代的留學生雖然都安居樂業了，當然還有第二代、第三代的人繼續不斷地來西班牙求學，尋找出路。

\*

\*

\*

有一天，吳泉之在李志誠的家裡，一面喝茶，一面慢條斯理地告訴李志誠和陸馨說：

「早在五十年代中葉，那幾位第一批自安徽來的六位同學早有計畫開辦一所書院，附設於馬德里的中央大學，因此先成立了一個『聖保羅宗徒事業進修會』，作為書院的前身，開始招收學生，原則上培養中國留學生，而事實上自從大陸變色以來，這種計畫早就難以實行，因此所招收的學生大部分都是傳教士所推薦的台灣、香港與澳門的學生。」

「他們哪有這種魄力來辦這樣大的事業呢？」志誠問。

「這種計畫的原始策畫人，是曾經在安慶傳教的耶穌會中一位所謂少壯派的西班牙傳教士，中國名字叫何廣揚神父主導的。那時候，安慶是安徽省的省會，安徽大學也在安慶，何神父的構想，是模仿西班牙的書院制度，想在安慶先辦一所類似的書院，招收教內外品學兼優的學生，培養他們成為未來的領袖人物。因此先選拔了六位比較優秀而年齡相仿的學生來西班牙當先鋒，以後看情形再派送第二批、第三批連續不斷地來西班牙進修，以為他們的計畫儲備人才。不幸，他的計畫剛實行了第一步，而以後的人選尚未決定，大陸就在一九四九年變色了，計畫全部落空，因此後繼無人。」

「這與他們辦學校有什麼關係呢？」志誠又問。

「你聽我慢慢地說嘛……何廣揚神父並不氣餒，他在中國未能實現的計畫，可以在西班牙實行，可惜他自從與其他的傳教士被中共驅逐出中國大陸之後，何廣揚被派到菲律賓，後來又輾轉去台北主持耕莘文學院，他雖不能直接干預他現職以外的任務，因此實際上的工作遂由這六位安慶的留學生來接辦，同時又委託了馬德里大學的一位馬丁教授作為這計畫的監護人。」

「他們又從哪兒得到這龐大的經費呢？」

「這些安慶來的六位同學既有如此大的任務，當然要精誠團結，共襄盛舉，可惜的是，其中一位一向領袖慾很大，而且自認為是當然的領袖，獨斷獨行，不聽任何人的意見，因此在一九五五年的一次會議上，有一位性情爽直而剛強的同學，就宣布：如果不採取民主的方式來決定事務，他就自動脫離組織，對未來的計畫不加干涉，既不協助，也不破壞。剩下的五人中，除了那位自我獨尊的『領袖』之外，其他的四位在大原則之下，都忍氣吞聲，任勞任怨地供他驅使。」

「你這麼說，有沒有根據呢？」志誠問。

「當然有根據，有名有姓的，怎麼能胡說？．．．書院在名義上是置於台灣的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的名義之下，再加上一些西班牙當局的有關官員，成立了一個董事會，而這位老兄就自任為董事會的執行委員，其他的同伴就只有聽其指使的義務，他那小獨裁的作風一展無遺，老兄大權在手，為所欲為。西班牙政府在大學城中劃出了一塊地皮，約四千多平方公尺；西班牙官員們為他們籌措基金，向銀行擔保貸款一億二千多萬元西幣，聘請建築師，興建了一座十層大樓的建築物，定名為『曉星書院』，後來有人開玩笑地叫它為『小心書院』！」

「學生們的來源呢？」

「大部分都是由教會的人士與傳教士推薦台灣與港澳三地青少年。那位領袖人物還去了一趟台灣，親自物色人選。」

「憑他這看一下就能挑選到他所預期的人選嗎？」

「當然不可能啦；台灣方面因為想送孩子出國的人很多，有許多家長想盡方法與這位大人物連絡交往，於是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地，晚間還招待他看京戲，每天都泡在戲院裡，終日與戲人為伍，這可把他高興得樂不思蜀了，因此招了一批戲劇學校的小女孩兒，其中最小的只有十四歲。至於住的問題，在大樓尚未完工之前，男生分居在馬德里菲律賓大道 38 號的一所公寓樓裡，女生則寄居在一些修女們辦的宿舍裡。」

「這樣的魄力可不小啊，後來呢？」

「曉星書院已經完工，今年就要開幕了，還請了大使主持開幕典禮。」

「那好啊，這是中國人在海外創業的事績之一，也是中國人的一份光榮，我們應該樂觀其成！」志誠興奮地說。

「當然是這樣，可是我們還是要等著看將來的發展，才能決定一個事業的成功與否，所謂『開張容易發展難』，尤其是那位自稱為領導人的作風，待人接物的態度，其未來是在預料中的事。」

「何以見得呢？」

「你看，他要與他合作的一些人都不要結婚，終生獻身於宗徒事業。」

「這不是跟修道士一樣嗎？但他們的組織並不是一個修會啊！」

「就是了，他要別人這樣做，而他自己卻有婚姻的打算，此其一；另一方面他與合作的

人又沒有什麼書面的合約，人家非但拿不到經濟的報酬，反而要自荷包裡拿錢出來倒貼。」

「那你的評論怎麼老是這樣否定的呢？」

「這也是當然的事實嘛，你等著瞧吧！」

這一席談話，弄得志誠莫名其妙。『吳泉之何以儘澆冷水？他有不可告人的成見嗎？還是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事實勝於雄辯，果不其然，不出三年，竟換了五位院長，其中有很能幹的人才，而且還有一位是西班牙的神父，曾在安慶傳教，並且是帶領他們六位來西班牙的監護人，只做了三個月就辭職不幹了。這下子給泉之說中了。

「到底原因何在？」志誠問。

「我早已說過，這位領袖人物用人而不信人，芝麻綠豆大的小事，都要去干涉；院長之上還有他這麼一位『太上院長』，別人做的事都不對，即或聽了他的話去做，也是不對，你教人怎麼辦事呢？」

「這也許是他的個性如此，聽說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

「人人都有個性啊，沒有個性還是人嗎？我知道他是在模仿獨裁，因為他一向崇拜獨裁者，他要人人都服從他，因此他只能用奴才而不能用人才。他們這五位院長中，有幾位都是很好的人才啊，結果都一走了之，誰都受不了他那種閒氣，更好說是邪氣。」

「真是不可思議。你對這位先生一定有什麼成見，說得也未免過份一點兒吧，你別忘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志誠說。

「我跟他風馬牛不相及，毫無利害關係，對他也沒有成見，說得一點也不過份；他的毛病就是猜忌、多疑，甚至於多年前極微小的事，都記在心裡。比如說，他常對一位他的老同學說：『你可記得，你小時候常常給我帶衣服回家去洗？』意思是說，你那時候多聽我的話！可是這位老兄卻回答他說：『你真是餓狗記得千年屎！』由此可知，他是一個什麼樣的小心眼兒的人。再者，如果他認為一個人可以利用，他則想盡方法去哄騙拉攏，一旦利用完畢，或認為已經沒有利用的剩餘價值時，他就毫無情面地一腳踢開，再也不理他了。」

「真是不可思議。聽說他是一位很虔誠的天主教徒，每天的彌撒是從來都不會缺少的。你這麼說，恐怕有傷口德吧？」

「我是實話實說。他口裡三句不離天主，四句不離聖母地。做起事情來，口是心非，好像聖經上說的伐里賽人一樣，也就是說，偽君子。除此之外，他什麼職業都沒有，人總該有

個職業，總要做點什麼事情吧，他靠什麼生活呢？他又用什麼錢來養家？」

「他也有薪水啊，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是人之常情，這就是他的職業嘛。」

「對，如果是這樣，那也無可厚非，但是，爲什麼又要唱高調，而自我清高呢？」泉之不服氣了。

「管他呢，『事不關己不勞心』。何必爲別人的事操心！」

「唉，人人都像你 and 陸馨，那就天下太平了，你們真是一對大好人。別人的是非，你們是從來都不干涉的。」

「誰知道，有一天我會寫『回憶錄』，你的話，我可以全盤托出的啊。說不定我還會兼你的行呢！」志誠開玩笑地說。

「哈哈……，你也來這一套？你要是寫『回憶錄』，我可以供給你第一手的資料，但是別忘了『版權所有』的問題啊！」

以後的事實證明，泉之的話並不過分。這麼多年來，在曉星書院成立前後，所經過的留學生總有好幾百人，有多少人還記得這位創始人？他們多半是一去不復回，理也不理他了。

一九七三年西班牙與中共建交，曉星書院的負責人嚇的連招牌都下掉了。這時，中國留學生能走的也都走了，所剩無幾，招收的都是些西班牙學生，早已與創辦的原始宗旨不符；同時債台高築，差歉的貸款本利都無法償還，因此整個的書院就被貸款的銀行收回，不了了之，而這位創辦人，也真地做起寓公來了。事業的成功與失敗只是在一念之差而已。

「這才是人生的一個真正的失敗！一敗塗地！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志誠感歎地說。



## 第十八章

### 《墮落的山谷》

#### 1、《墮落的山谷》

有一天，泉之帶來幾份國內的報紙給志誠和陸馨看。

「你們看，這裡有一位台灣很有名的作家來西班牙遊覽，回去之後，在報紙上寫了一篇遊記，說馬德里附近有一個《墮落的山谷》，我第一眼看不懂，不知他指的是什麼地方，但看了全文之後才知道，原來他指的是佛郎哥一手建造的那個《忠魂谷》，內戰期間雙方陣亡的軍民，一部分都埋葬在那裡，以示和好的象徵。」

「那怎麼會造成這樣大的錯誤呢？」

「其實很簡單，不是那位嚮導的西班牙文有限，誤導了那位作家，就是這位先生看了導遊的小冊子囫圇吞棗，西班牙文 Valle de los Caídos (英文是 Valley of the Fallens)，問也不問一聲隨手就寫成了《墮落的山谷》，他應該想想這種譯文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作者和嚮導都有責任。如果是普通人將它錯譯還無所謂，但是大明鼎鼎的作家出了這種差錯真是不應該。」泉之解說。

「這簡直是個大笑話嘛。怎麼能這樣草率，明明是翻譯人員的錯誤，不能怪那位作者先生。」志誠肯定地說。

「是啊，這位作家的駕子也挺大，可以說目中無人。據說連大使同夫人都親自上機場去迎接他呢，到了使館，出去遊玩，當然有官方招待，派官用車子接送，指派大員嚮導，可想而知。」

「講到翻譯，西班牙的文學和哲學的作品可真不少，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人來翻譯幾本，介紹點像樣子的東西給國內的讀者看看呢？你是學新聞的，怎麼也不起來做點帶頭兒的作用？」志誠問。

「你說翻譯，談何容易，西班牙文可不是那麼簡單的呀。從前的人翻譯，人名和地名一向沿用英文的譯音，加上譯者自己的方言，所以才有什麼『唐吉訶德』與『唐璜』之類的音

譯，這些都是從英文發音翻譯過來的，因此『音譯』就變成了『英譯』，『翻譯』變成了『方譯』，更不談文字的本身了。英文也是一樣，很多人崇拜英美，把自己原有的東西也改成了英美化了，比如說，現稱為『康乃馨』的植物，我們有很幽雅的名字『石竹』，爲什麼不用？而寧願用英文的譯音。」

「是啊，還有前人譯好的名稱，如『狂歡節』怎麼叫成了『佳年華』會，也不是慶祝豐收，而且說起來也不順口。歐美的地名和人名不也是一樣嗎，連現行的官方譯名都成問題。」

「從前有幾個人能真正地『通』西班牙文哪！現在比較好得多了，你的西班牙文和中文都好，應該是你翻譯才對。」泉之非常謙虛地說。

「我也與你同感，國內太忽視了西班牙文的知識和西班牙的文學。學西班牙文，只是學點商業上的應用文字而已，真正學文學的少之又少。還有科學方面，西班牙在科學史上也有很大的成就，一般人都不太清楚。譬如說，潛水艇（註1）與直升飛機（註2），都是西班牙人發明的，可惜國家太窮，不能支持研究，發明人只好拿到外國去註冊，讓外國人出資發展和製造。像潛水艇，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由德國人去發展的；直升飛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拿到英國去製造；還有西班牙的中央研究院裡就陳列了一部能下西洋棋的機器，這不是電腦的前身是什麼？西班牙人是很聰明的，一般人就是懶一點，否則這個國家真是很有前途的。」李志誠補充著說。

「你知道的可不少啊，志誠兄。」

「哪裡的話，我是道聽途說的，有的東西也是在書報上看到的。只能算是常識，而不是學問……你現在給哪家報紙寫稿呀？你喜歡跳槽，東跳跳，西跳跳，可跳出什麼明堂來了呢？多介紹點國內的書報給我們看看嘛，我們對國內的出版界一點也不熟悉。」

「下次我給你們多送點報紙雜誌來給你們看；至於我的工作，也沒有一定，我是個自由作家，美其名叫作 Free lancer。誰要我的稿子，我就給誰寫，沒有固定的地方，所以我常常有獨家新聞報導。」泉之答道。

「這樣也好，沒有約束，自由自在的，挺舒服的嘛。」

「大嫂，你這一向寫的稿子也不少啊！有散文、有詩，還有長篇連載的小說呢！你雖然用的是筆名，像我這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你寫的，是不是？」

「那也要請你多指教啦。我是業餘性的寫作，哪能同你職業作家相比！」陸馨也俏皮地回答說。

「你別跟我開玩笑了，好不好？你寫的是創作，我只是報導而已，怎麼能稱爲作家；據說你同志誠兄還在文學月刊，報紙的副刊上發表文章呢。」

「我們都是好玩兒，弄點筆墨，消遣消遣而已。」志誠說。

「說正經話，你也該早點結婚成家了。」陸馨插嘴說。

「是啊，我是一個到到地地『解放』了的人，我愛我的自由，所以弄到今天，還是光桿兒一個。結婚嘛，急什麼？」

「人總歸是要結婚成家的，有了家，生活就安定了，腦筋裡也就不會再胡思亂想的，總是一個歸宿嘛。」志誠在旁邊添油加醋地說，但並不想說服他，因爲知道他個性如此，勸也無用。

「以前我住東方書院的時候，我也曾經想過；後來同學的都走光了，我搬出來之後，也過得很好，就是常常搬家，所以我這個人，可以說是以四海爲家，有家就可以歸；至於『宿』嘛，我是哪兒都可以宿的，哈哈……」他那放蕩不羈的本性，看樣子是改不了的啦。

「聽說你有好幾個西班牙女朋友呢，你到底打算跟哪一位結婚哪？」陸馨這下子大膽地問了，「哪一天，你帶一個來給我看看，我來代你評論評論，幫你決定，好不好？」

「最好都帶來，讓我們來評頭評腳一番。」志誠開玩笑地說。

「不行，我的女朋友，都是見不得人的，不敢打擾你們，尤其是大嫂。」

陸馨見他無隙可乘，也就一笑置之：「好，隨便你！我也無權干涉你私人的事。」

-----  
(註 1) 潛水艇的發明人是 Isaac Peral (1851-1895)，他完成的第一隻模型曾於 1889 年作深水試驗，在水深十公尺處，潛航了四海涅，持久約一小時。演習佯攻「敵」艦時，離敵艦僅十公尺，敵艦上雖備有強烈的探照燈，但仍未被發現。

(註 2) 直升飛機，發明人是 Juan de la Cierva (1896-1936)，當時他命名爲「自動旋轉機 Autogiro」，因而獲得「國際航空協會」、「法國航空協會」等很多的國際獎。後來與英國人合資成立公司共同發展。不幸於 1936 年，因乘普通飛機旅行而失事喪生。

## 2、丟了密碼

吳泉之的奇聞可真不少。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來對志誠說：「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這樣鬼鬼祟祟地？」

「因為是一個大秘密，你千萬不可以告訴別人！」

「你說嘛，你知道我一向是守口如瓶的，如果你不願意說，就不說好了。」志誠乾脆地這樣回答他。

「不是別的，我只是強調語氣而已，我知道你是一個大好人，一向與世無爭，也不管別人的閒事。對不起，老兄，我承認冒犯了你。」泉之在志誠的面前常常是低頭認輸的。

「事情是這樣的：」泉之繼續說，「上星期有一位駐非洲的大使回台灣，他的航程必須經過馬德里，但是飛機在半夜裡才抵達此地。在機場上他自己叫了一部計程車直達預訂的旅館。到了旅館之後，忽然發現他隨身攜帶的一隻小手提皮箱不見了，這一下可真把他急死了，嚇得他魂不附體，因為那裡面正好有他與外交部通訊的密碼簿，他回國之後，如果繳不出這本密碼，那就要丟沙帽了，說不定還要吃官司呢！他立刻氣急敗壞地打個電話給使館裡的一位秘書，求他幫忙。

「半夜三更裡對方被他的電話叫醒，睡眼矇矓地說：『這深更半夜裡叫我上哪兒去找，只有等到明天上班的時候再說了。』第二天上班的時候，這位秘書將這件事的原委先向他自己的大使報告了，先備個案，大使回答說：『如果三天之內找不到，我就要報部了。』這位秘書打電話到旅館，將他同大使的談話告訴了這位駐非洲的大使，同時安慰他說：『你別急，先在這兒休息兩天，我幫你去找好了。』」

「結果呢？」志誠隨便地問了一聲。

「結果你猜怎麼啦？」泉之滑頭滑腦地反問他。

「我要是知道還問你嗎？你賣什麼關子嘛！」

「不是賣關子，實際上是那位秘書先生偏偏找到我來了。他打電話給我，把事情的經過大略地說了一遍，然後問我可有什麼辦法幫他一個忙，找找門路。」

「你怎麼幫他忙？馬德里這樣大，事情又是發生在半夜三更裡，他既不知道計程車的牌

照，而你又不是《包打聽》，你上哪兒去找？萬一裡面有錢，司機不把它吞下去才怪呢。」志誠這樣地推理說。

「唉，問題就在這一點！人不可貌相，你怎麼知道我沒有辦法，沒有門路去找呢？」

「好，好，好，就算你有辦法，你有門路，你說說看，別再轉彎抹角地故弄玄虛了。」志誠也被他弄昏了腦袋，直摧他說。

「你知道各種行業都有他們自己的組織，像計程車的司機、機場、碼頭的搬伕，這一類的行業，組織得很嚴密，而且關鍵又是在警察方面，他們與這些組織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們的一舉一動，完全掌握在警方的手裡，尤其是獨裁國家的警察，你拿使館的名義去求助，他們一定會合作的，但是你不能告訴他們公事包裡有秘密文件，他們雖然不明說，彼此也心照不宣。有了這個基本的原則，我就去警察局請他們幫忙，他們把詳細的資料，比如，哪一班飛機，計程車的廠牌，牌照號碼，幾點鐘抵達什麼旅館，司機有什麼特徵，等等詳情登記之後，告訴我說，他們將盡力而為。」

「果然不錯，不到二十四小時，第二天一早，警方打電話到使館說，公事包找到了，請他們去領。於是，這位秘書先報告他自己的大使，然後再約那位駐非洲的大使同我一起上警察局去領遺失的公事包。我們到了警察局，那位秘書先生把自己的外交身份證拿出來給他們看，然後警察帶領我們到一位警官的辦公室認領遺失的皮包，警官請大使用他的鑰匙把小皮箱打開，讓他查看裡面可缺少什麼東西。大使約略地看了一眼，知道密碼絲毫沒有破損，告訴警官說，什麼都不缺少，並且對他們的工作效力誇獎了一番，同時問警官，他應該怎樣酬勞這位司機先生，警官笑笑說：『不用啦，這是他們應盡的責任。東西找到了就好。』他們請大使簽了一張認領書，我們就此告辭，打道回衙了。」

「你真有辦法，居然建了這麼一個大的功勞。」志誠欽佩地說。

「哪裡是什麼功勞。由這一點看，僅僅通外國語是不夠的，同時還必須要知道駐在國的國情，語言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 第十九章

### 偷書盜版

「那天講到版權的問題，我也告訴你一個故事。」有一天，志誠對泉之說。「我的一個朋友，一九七零年，用西班牙文寫了一本推介中國圍棋的書，是他自己花錢出版的，當時的西班牙電視公司還給他做過一點兒宣傳，把它放在『二十四小時』的夜間新聞裡呢。」

「誰呀？」

「你暫時別管，反正有其人在，我以後會告訴你的。我這個朋友就喜歡下圍棋，他到西班牙來的時候，除了一點簡單的行李之外還帶了一副圍棋，他想在西班牙推廣這中國傳統的玩藝兒，結果他寫了這本書，送到好多家出版社，就是沒人肯給他出版，原因是人家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後來向朋友借了八萬塊西幣終於在一九七零年他自己出版了。一半送到書店裡去寄賣，另一半則留著送給有興趣的朋友。」

「這很有意思。」

「有了書之後，他又與西班牙朋友合作在馬德里的工商俱樂部裡成立了一個圍棋組，每星期六下午免費教人下棋。十幾年後，會下圍棋的西班牙人從零開始，直到現在全國竟有兩三百多人會下圍棋了。後來他又與幾個朋友共同擬定章程成立了西班牙圍棋會，大家公推他這創始人當首任主席，每年舉行比賽，冠軍還送到日本去參加『世界業餘圍棋大賽』。

「他曾經介紹過一位西班牙年輕的選手給台灣的應昌期先生，你知道，應先生是台灣推廣圍棋的首腦人物，誰知道，應先生竟出了飛機票請這位青年朋友到台灣去與那裡的青年棋手觀摩。因此我的這位朋友在圍棋界名聲弄得相當大。可是問題就應了這『樹大招風』的成語。有一家日本的跨國公司，假借推廣圍棋的名義，竟從他的書裡取出了三十七頁，用照像版製成了一本一模一樣的小冊子，非但沒有取得原作者的同意，而且還將原作者的名字塗掉，用他們公司的商標取代。你說這是不是明目張膽地偷盜版權嗎？真是豈有此理！」

「真的嗎？有這種事？這不是笑話，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偷竊，是盜賊的行爲，想不到在文明的國家裡，居然還有這種事情發生。日本人真不要臉，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泉之氣憤填胸地說。「那後來呢，他追究了沒有？」

「當然追究了，他知道之後，找了一位律師，想在法院裡告他一狀，但是律師問他循民事的途徑，還是要走刑事的程序，民事慢，刑事就比較快了。他當然願意速戰速決，於是選了刑事程序；但是案子在檢查庭裡一拖就是五年，他覺得不妙，這麼一個簡單的案子，怎麼也不會要調查五年之久。等『調查』完畢之後，再送去開庭審判時，法官竟宣布被告無罪。」

「豈有此理！法官根據的是什麼理由宣判他們無罪的呢？」

「判決書上的理由是『缺乏犯罪的意念』，誰知道所謂的『意念』，指的是什麼東西！事實是事實；贓物、兇手都有了，怎麼叫人服氣。」

「他沒有上訴嗎？」泉之問。

「當然上訴了；不過還是一樣，高等法院『維持原判』。」

「他不能打到憲法法庭和歐洲法庭去嗎？」

「律師問他『你有多少錢？跟這種跨國的企業打官司，即或打贏了，你也要傾家蕩產被他們拖垮的』，錢都給律師賺了。划不來，吃了虧就算了。」

「日本人專門搞偷盜搶竊的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尤其是他們搞世界運動會的六零年間，他們趁人之危，先偷竊仿造了德國的光學儀器，最普通的當然是人所共知的照相機之類的東西了；後來又偽造瑞士的鐘錶，賣給那些觀光客，買者明知是假的，卻買了留作到過日本的紀念品；這兩個國家的傳統工業給日本鬼子可搞慘了。說起來，德國人和瑞士人對他們都痛恨入骨。六十年代，日本就已經成爲世界有名的『偽造商品的王國』了。想不到你的這位朋友又遭了一次日本鬼子的侵害，而這種偷書盜版的事竟也發生在一個文明的國家裡。」

「可不是嗎？真是豈有此理，現在連法庭都不能信任了，所以他公開宣布不信任任何法庭。勸人別打官司，尤其是有錢有勢的人更不能惹。」

「那是人的問題，不是法律的問題，不可一概而論。」

「是啊，這就是他的個性。本來這本書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只有他想得到，而且也做得到。你要知道，這是一本有史以來，第一本用西班牙文寫出來介紹中國圍棋的書啊！還不僅此呢，他喜歡跟青年人來往，又喜歡提拔人，大部分跟他學圍棋的人都是學電腦，或者是學數學的大學生，但是工商俱樂部的西洋棋組也有好多人因爲喜歡圍棋而跳槽了，他們寧願放棄從小就學會的西洋棋而從頭來學這黑白子的中國遊戲，你說奇怪不奇怪？．．．他和幾個西班牙朋友把西班牙圍棋會成立起來，同歐洲圍棋協會和世界圍棋會聯絡上之後，自己就宣布告退，這個會就讓年輕的朋友們自己去發展了，這也是他急流勇退與世無爭的特性！」

「我真同情他，也佩服他！．．．他叫什麼名字？現在又在幹什麼？」泉之問。

「他的名字恕我不能告訴你，我有我的苦衷，『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志誠答道。

「那我知道了，我們彼此心照不宣就是了。」吳泉之很聰明，而且想像力又強，因此就不追問下去。但是心裡不服氣，又問道：「他現在在幹什麼啦？」

「誰知道！．．．他本來的用心是想在他退休之後，有個地方去下下棋，這下子他一氣之下，棋也不下了，自己跑到地中海邊的一個小鎮上寫回憶錄去了。」

「真的？他在海邊寫回憶錄？．．．我想有機會去跟他談談。」

志誠笑笑道：「你又在打他的什麼主意啦？到海邊去是真的，寫沒寫回憶錄，我可不知道，只是我開玩笑說說罷了。」

「啊！『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可見得他是一個大智者。不是我在打他的主意，我覺得這件事和這個人很有意思，也很慘。大可以給他報導一番，讓人人都知道日本鬼子的這件醜聞。」

「圍棋圈裡的人大概都知道，譬如歐洲圍棋協會和美國圍棋協會早就知道了；還有一位專門收集圍棋書刊的荷蘭收藏家也收藏到了那原版和盜版的版本。但是，知道了又怎麼樣？據我所知道的，他不喜歡接受人訪問，尤其是像你老兄這樣以記者的身份去看他，他不一定會見你．．．還有，我的這位朋友專搞冷門，很多年前，我在中央日報航空版的副刊上看見他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大概是『象棋與西洋棋』之類的東西，他大膽地假設『二者同源』，西洋棋也應該叫作『西洋象棋』才對，他還舉出很多字源的例子，用西班牙文、阿拉伯文、英文和中文去比較，鼓勵人朝這個方向去研究，以證明他的假設是有根據的；這正合乎了科學『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的說法。你說是不是？」

「啊，原來那篇文章就是他寫的，我好像在哪兒看見過，因為我不喜歡下棋，我就沒有仔細地看了，所以我也記不得作者是誰。」

「你喜歡打麻將，哪裡懂得棋藝，所以啊，你還是別去找他的好，尤其像你這樣的新聞記者，連他的文章也沒有看過，你去幹什麼？他一定是不會接見的。所以我說，你什麼文章都要看！當時的『僑報』就轉載了這篇文章；多年後，台灣輔仁大學的西班牙語系又請他將原文翻譯成西班牙文，刊登在他們的系刊上，你說可有意思？」

「有機會我一定要想辦法去拜訪他一次。」



「他不會見你的，沒有我的介紹，他會見你才怪呢！」

「由你介紹？爲什麼？你的面子大些嗎？」

「你等著瞧吧！」

## 第二十章

### 文學與油條

有一年，外交部來了一位次長，主持歐洲使節會議，其中有一位來參加會議的是駐希臘大使溫源寧先生，他一抵達下榻的旅館，就問來接待他的人說：

「你們這兒可有通曉西班牙文學的人？」

「我不知道，大使有什麼事？我可以去找找看。」駐西班牙大使館的一位秘書答道。

「沒什麼，我只是想跟他談談西班牙的文學；你知道西班牙的文學在西洋文學史上是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啊！」

「好吧，我這就去給您找找看。」這位秘書也知道吳泉之知道的很多，於是就打電話問他。吳泉之一聽之下，立刻介紹李志誠說：

「他雖然不是學文學的，據我所知，他對西班牙的文學的修養很深，知識又廣，我可以去問問他看。」

志誠聽說要介紹他去見大名鼎鼎的溫源寧大使，高興極了，一口就答應下來說：

「我早就仰慕這位抗戰時期在西南聯大教『西洋文學史』的名教授，我當然願意去拜見他囉。我都找不到這樣好的機會呢！」

「你怎麼知道他是教西洋文學史的，你認識他嗎？」泉之弄得一頭霧水，不知所以。

「誰不知道這位大名鼎鼎的溫源寧教授？我對他慕名已久了，那時候我還小，怎麼會認識他呢？現在倒可以當面去請益了。」

當天晚飯後，李志誠就去旅館拜訪他嚮往已久的溫教授，一位是將近七十的老先生，一位是四十不到的壯年，兩人一見如故，立刻就談起來了。

「除了『東吉訶德』之外，你看過西班牙十六世紀『黃金時代』，其他的文學作品沒有？」

溫大使開門見山，一句閒話也沒多說。

「略知一二，其中看得最多的是詩劇，比如說：Lope de Vega，Calderón de la Barca，Quevedo，Tirso de Molina，等等。」志誠初次在溫教授的面前不敢多言，只能問一句答一句。

溫教授如數家珍地將各大家的名劇一一道來，偶爾也問問志誠的意見。忽然話題一轉，又問：「你既然喜歡詩，那麼十九世紀浪漫派的詩人，你大概也讀過吧？」

「是的，重要的大概都看過。其中貝殼兒的韻詩是浪漫派的頂尖人物當然不能缺少。」志誠還是膽怯地回答。

「那麼近代的文豪中，你最喜歡誰的作品呢？尤其是九八年代的作家。」現在問題比較具體化了，答覆起來也要更加小心，在大教授的面前，一點也不能含糊，這簡直是大考嘛。

誰知道，李志誠不加思索地搶口就說：「除鄔納姆諾之外，很少人能比得上他的。」

老先生拍手答道：「對呀！你這才是識貨的人，與我同好，我也特別喜歡他的作品。」接著哈哈大笑。

志誠嚇了一跳，聽他一面拍手，一面高喊著說，先以為自己說錯了話，後來看見老先生哈哈大笑，他這才放心，隨著說道：「他是最崇敬的西班牙近代作家。」

「你看過他的哪些作品？」老先生又問了。

「他的作品我全部都看過；當然，那些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至今尚未蒐集齊全，所以不可能都看得到。只要是出版了的我都看，而且，他的作品我自己『閉門造車』地也都研究過好多年了。」

「那很好。哪些作品對你的印象最深呢？」這更具體化了。

「在小說方面，我最喜歡他的『霧』、『阿貝·桑傑士，一個沉痛的故事』、『杜拉姨媽』、『三篇模範小說及一篇序』，那篇序也是一篇小說啊，短篇小說的『死鏡集』；在劇本方面，他的『另一個人』、『夢影』與『孤獨』；關於詩，那就很難說了，像『維拉斯格斯的基督』，詩評家們都說，那是三百年來最偉大的一部宗教敘情詩；我最喜歡他臨死的前三天所寫的那最後一篇十四行詩，帶有漢姆雷特的味道：《to die, to sleep, enhance to dream》。」

「在哲學與散文方面呢？」老先生還在追問。

「給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是『談人生的悲劇感』和『基督教的掙扎』，都曾經被教會禁止過，佛郎哥政府最近才准許出版呢。」

「你說的真是內行話。我很高興《與君一夕談》，你知道的的確很多。可惜我不懂西班牙文，我所看到的，都是些經過翻譯的英文和法文版本，你爲什麼不將這些好的作品翻譯成中文，向國內的讀者介紹一點呢？」他關心地問。

「這很難說，我所喜歡的，別人不一定喜歡；以後再說吧，也許我還要向您多多請教呢！」

「以後我們可以多多通信、討論討論。」說了話題一轉，他又問：「此地有什麼好吃的東西沒有？我不是說什麼名菜佳餚，而是一點本地味道的點心之類的東西。」這證明他的情緒開朗了，一時高興的表現。

志誠想了一下，不知如何答覆，現在既不是聖誕節，也買不到西班牙傳統的阿拉伯式的年糕，他靈機一動，問道：「您喜歡吃油條嗎？」

「什麼，西班牙也有油條？那好，那太好了，我好久都沒吃過這種油條了。」

「這樣就好辦了，明天一早，我請大使去吃油條，好吧？」志誠說。

「那要早一點啊，我九點鐘還要到使館裡去開會，八點鐘我等你，怎麼樣？」

「我絕對準時來接您，」說了就告辭，「明天一早見。」

第二天一大早，志誠準時來接溫大使去吃油條。他們一進小店，先要了兩碟子油條和兩碗熱騰騰的巧克力。熱油條蘸熱巧克力，別有風味。溫大使一盤子三根一下子就吃完了，他再要了一盤，吃得津津有味。志誠說：「不早了，該上使館去了，免得大家都在等您。」

「沒關係，吃完了再走……唉！我可不可以帶點油條回希臘給我太太和岳母去吃？」他問。原來他還有高齡的老岳母在身邊，真是難得。

「您放心好了，我會拿當天新鮮的油條送您上飛機的。」

他哈哈大笑起來，笑得那麼天真可愛！

他上飛機的那天，志誠真地拿了一隻塑膠袋，裝了一大包油條到機場去送行，他遠遠地看見溫大使東張西望地，像在找什麼人似的，看樣子他還沒有忘記油條的事；這時，志誠走

近溫大使身邊，將一個大包包遞給大使說：「我答應您的一點薄禮，就請您帶回希臘，給夫人及太夫人去嚐嚐吧？」

「啊，那太好了？謝謝你，謝謝，以後我們多通信，多作研究，多談談。」

以後他們只通過兩次信，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了，志誠想不到竟在這種機會上認識了大名鼎鼎的溫源寧教授，並且還請了他吃西班牙的油條，這也是一種特別的緣分啊！

## 第二十一章

### 籬上籬下

自從結婚生子之後，陸馨再也不能畫畫了。家裡的人口每兩年就增加一個，所住的房子空間卻一天比一天小。一百平方公尺左右的房屋，一家七口連住房都不夠，哪裡還有空間給她一間畫室來畫畫兒！三個大的女兒早就入學讀書，兩個小的還在家裡需要大人照顧，每日三餐，菜買、煮飯、烹調、洗滌……有做不完的家事，說不盡的勞累……好不容易等孩子們睡著了，她還要拿起筆來開始寫點自己的心聲，有時是散文，有時是小詩，可是她也寫小說，這是她的第二個愛好，從中學到大學，就一直不斷地寫寫畫畫，畫畫寫寫的，偶爾也寄到國內的報章雜誌上發表。

他們夫婦情深，有時丈夫在外面一個人應酬的時候，她總是在燈下一方面寫文章，一方面在等著他回來；志誠也盡量地帶她出去應酬，參加酒會、餐會，或者出去看看電影，家裡也有一些好朋友們來替他們照顧孩子，讓他們倆盡情地去散散心。

有一次，不知是哪位外交官打電話來邀請志誠晚餐，但沒有請他的太太；志誠很不高興，『請別人的太太，而不請我的太太，這不是歧視是什麼？』他婉拒了這樣的邀請，從此再也不跟這樣的人來往，因此得罪了不少的人。

他很心疼，也很關心陸馨的健康，白天操持家務，晚上又要爬格子寫文章，深怕她的身體受不了，甚至於會給拖垮的。

「你哪裡有這麼多的精力來寫東西，還不休息休息。」志誠看在眼裡，實在忍心不下，常常這樣地勸告她。

「沒什麼，消消遣而已，反正自己的畫兒也丟了，心裡總想寫點什麼東西，發洩發洩，比較舒服一點。」

志誠當然無可厚非，有時只是心裡感到煩燥不安，情緒因此而不定。

陸馨問他：「你有什麼心思嗎，老是悶在心裡也不太好，爲什麼不說出來，我們來討論討論呢？」

「的確，這一向我的心情很煩，你看，孩子們一個個地都長大了，老五出世以來，你的

身體又更加脆弱，我們的家庭醫生老是說我們應該出去走走，度個假，一方面換點空氣，同時又可以散散心，休息休息，對健康很有助益。」

「是啊，帶了五個孩子出去度假，真是勞民傷財，既要花費很多的錢，又要費盡那麼多的精力，我想還是等他們大一點兒再說吧。」

「不行，你的身體要緊，我想我們應該出去走動走動，大城市待久了真是悶人，空氣既不乾淨，環境又太惡劣，對身心都不好。」

「好吧，你看怎麼辦？」陸馨非常溫順體貼地回答他。

「我這幾天就去旅行社打聽一下，看看哪裡好玩，哪兒便宜，我們都出去休息一段時日，我覺得有這種需要。」

過了兩天，志誠興致勃勃地回家，帶了一些旅行社的小冊子來跟陸馨商量。他們看了半天總是不能決定，問題多半是貴了一點。結果他們決定，選了一個比較便宜的地方，那是西班牙南方的磨坊塔小鎮，訂了三個臥室的公寓樓，裡面有廚房、浴室、洗衣機、冰箱，一應俱全，不想自己做飯的時候，還可以在樓下的公共餐廳裡吃飯；出門就是海灘，大樓的面前還有一個很大的游泳池，給度假的旅客自由使用，附近有商店、餐館、咖啡廳、電影院、兒童樂園和成人的娛樂場所。不過只是住半個月而已。

按照西班牙的法律，每年每人都有卅天的假期，志誠決定先拿十五天再說，因此帶了家人乘旅行社的大型遊覽車直奔南方的磨坊塔，經過七小時的顛簸，終於到達了目的地。孩子們對這新鮮而從未見過的新環境都感到非常新奇，不管累不累，樓上樓下到處奔跑察看，只有老四拉著爸爸，老五才七個月，則一直在媽媽的懷抱裡，拿著奶瓶不放。他們稍加梳洗之後，立刻就喊孩子們到樓下的餐廳裡吃飯去，以便早點休息。

晚上，陸馨對志誠說：「這個太奢侈了一點吧！」

「唉，反正只有兩個星期，我們倆也可以輕鬆一下。」

每天，大家上海灘去玩水、曬太陽，下午孩子們在游泳池裡泡湯，他們或在附近散步、吃冰淇淋、坐露天咖啡，或者讓孩子們去遊樂園裡玩個痛快。

「這樣休假比工作還辛苦。」陸馨半開玩笑地說。

「真的嗎？玩累了回馬德里休息好了。」志誠也隨著湊趣。

除了結婚兩個星期的蜜月以來，這是他們第一次出門度假，兩個星期的假日很快就過去了，孩子們感覺到玩得不夠，還要多呆幾天，志誠與陸馨卻已經覺得非常滿意了，同時給他們倆更多的機會，多談點心裡的話。

一天，志誠突然對陸馨說：「有件事我一直放在心裡，考慮了很久，總想找個機會跟你詳細地談談，但始終沒有機會。在家裡，白天各忙各的，晚上有時候你又要寫你的文章，很累。現在我可以跟你說說，聽聽你的意見了。」

「爲什麼要這樣珍重其事地說呢？」陸馨大爲驚訝地問。

「其實也沒有那麼嚴重，只是我近來看到國際情勢對台灣不利，將來西班牙一旦與台灣斷交，那麼我們的護照以及居留是否有問題，現在還不太清楚。我聽說馬德里有許多人都在辦理入籍的手續，你的看法如何？」志誠一清二楚地對陸馨說。

陸馨聽了半天不響，思考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後，斷然地說：「我不贊成。」

「爲什麼？」志誠想聽聽她反對的理由。

「好好的中國人不做，爲什麼要去做西班牙人呢？」陸馨反駁了。

「當然，如果我們有什麼決定，一定要得到我們兩人一致的同意才行；我的意思是說，萬一我們有什麼困難，必須要早點採取措施，入籍不過只是其中之一的辦法而已。」

「那我們先想想其他的辦法看，你覺得怎麼樣？」陸馨說。

「比方說，我們到台灣去；你原來就有戶籍，回去當然沒有問題，但是我又沒有到過台灣，哪裡有戶籍？他們准不准我去久居呢？何況還要去找工作；那裡是僧多粥少的地方，我們能找得到工作嗎？還要找房子、買傢俱，五個小傢伙們讀書的事怎麼辦？旅費從哪兒籌？我丟了正當的工作不幹，到一個人地生疏的地方去，一切都要從頭開始，非但划不來，而且我們也沒有這種經濟能力去做。所以這一點排除了我們任何遷移的打算。現在只有一條路：留下來，留在西班牙，至少我們還不至於餓飯。到其他地方那就知道了。」

陸馨半天不響，然後又問：

「留下來有問題嗎？」

「我想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不過將來的事，誰都不知道。」志誠坦白地說。



「那麼改變國籍又是怎麼回事呢？」

「改變國籍就多了一層保障，而同時又可以享受與西班牙人同等待遇。你要知道，我們並不是爲了要做西班牙人而改變國籍，在這非常時期，多一層保障，總比沒有保障的好。我認爲這是『寄籍』，而不是放棄自己的國籍。我們是中國人，總有中國人的想法，我們希望自己的國家早日獲得和平、自由、民主與繁榮，我們忠於自己的歷史、自己傳統的文化，入籍後就等於是多了一個國籍，因爲事實上我們也都很喜歡西班牙這個國家，不是嗎？」志誠在分析著自己的理論。

「當然囉，我並不是反對入西班牙的國籍，但是要放棄做中國人，誰都不願意的。照你這樣說，『寄籍』，不就是寄人籬下的意思嗎？難道說，我們一定要終身寄人籬下嗎？」

「這就要看各人自己的想法如何了。有的人爲了崇洋，而認爲做外國人比做中國人光榮，像這種人又當別論，不值一談；但是我們在目前的這種情況之下，只好如此，總比沒有國籍的好。再者，你說的寄人籬下，在這世界上，誰不在寄人籬下？．．．從小靠父母養育，讀書靠師長教導，進入社會工作之後，也要看老闆的臉色，將來老了，多多少少地也還要依靠子女，這不都是寄人籬下嗎？我們當初來西班牙，拿了人家的獎學金，靠別人吃飯，不就是寄人籬下了嗎？可是，我們入籍之後，與西班牙人完全平等待遇，享受人家同等權利，那就不是寄人籬下而是『寄人籬上』了。我們既不寄人籬下，你還有什麼自卑感呢？這是我的看法，其實，我也不過只是說說而已，早點兒有所準備，總比臨時措手不及的好啊，你看我的這種想法你贊成不贊成？．．．」

「好吧，那我們等著看就是了。」

這次度假，大家玩得都很開心，尤其是大一點兒的孩子們，都異口同聲地要求延長一個星期，但是由於種種的問題，只好告訴他們真正不能延期的理由，他們也很通情達理，問道：「那麼，明年能不能再來？」

「那也要看明年有沒有錢哪。」媽媽搶先答道。不過大家還是抱著很大的希望，盼望著明年再來。

度假兩星期的人家也不少，因此離別的前夕，旅行社辦了一個特別豐富的惜別晚餐，還有香檳酒招待，希望大家明年再來，孩子們非常高興，附和著說：「明年一定再來！」逗得志誠與陸馨大笑不已。

回到馬德里的家裡，志誠開始在外面打聽消息，看看情勢如何，當然，他第一個就問吳泉之。

「的確，已經有不少人在申請入籍了，因為手續繁雜，步驟緩慢，你們要辦也得早點辦，申請之後，可能拖個一年半載都說不定，在這一兩年之內，時局的變化莫測，你們的孩子又多，我看你們只能如此了。」泉之誠心誠意地說。

「我們還是要考慮周密一點。」志誠還想等一段時期，觀望大局的發展之後再做決定，這是他與陸馨取得的共識。

「這還有什麼好考慮的，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啊。我看你們隨時都可以著手辦理了，如果需要律師，我可以代你們介紹一位。」泉之的話是非常誠懇的。

「好吧，我們需要的時候，再請你幫忙。那你自己有什麼打算呢？」志誠關心地问泉之。

「我的問題很簡單，因為我有港紙。」

志誠自己到法院裡去打聽，看看需要些什麼證件，應該辦理的哪些手續，他都搞得一清二楚。他再把證件蒐集齊全之後，自己擬定了一個呈文，就繳到他住在區的法院，等待批准，然後由法院一步一步地向上行文，一直到司法部批准之後，再由部長將所有同類的文件帶到部長會議通過，進行這最後的一道手續，然後發布在國家公報上，這才算生效。就這樣他們已經等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才算大功告成。但是，並不是每個申請人都能獲得批准，也有不少外國人被拒絕的。其中有一位被拒絕之後回台灣就業，後來竟在黨內擔任了高級官員。

在這些申請入籍的中國同胞之間，有時也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逸事，這些事泉之弄得最清楚，他告訴志誠說：

「按照西班牙的民法，西班牙女人一旦嫁給外國人之後，就自動地失去了自己的國籍。因此丈夫申請入籍的時候，妻子不是申請恢復原有的國籍，而是要從一個外國人的身份上重新申請西班牙的國籍。」

「這簡直是開玩笑嘛，哪有嫁給外國人就失掉自己國籍的道理。男女不平等到這樣程度！」

「是啊，男女不平等在歐洲是很平常的事，像瑞士，有的地方到現在女人還沒有投票權呢！西班牙女人雖能投票，但在其他的事情上也是很落後的。」

「是嗎？你再舉個例子看看。」

「真的，比如說，沒有丈夫的許可女人是不能買賣財產的，當然也不能在銀行裡開戶頭。」

「這簡直是笑話嘛，那比中國從前的『三從四德』還厲害啊！」

「對呀，西班牙男人二十一歲成年，女人二十五歲，即或成年也沒有多大作用，在家聽父親的，出嫁之後聽丈夫的，這不是三從是什麼？」

這些事當時被傳為笑談。這就是所謂，法律是法律，它的條文是死的，合理不合理，又當別論，這都是從前的立法者的傑作。幸好這些陳舊不合時、不合理的法律以後都逐漸改正過來了。

## 第二十二章

### 慘澹經營

駐西班牙的末任大使是薛毓麒，據吳泉之的觀察，他是一位能幹、苦幹，而且肯幹的職業外交官。

泉之說：「聽說他是一個很能做事，而且肯做事的大使。比方說，他呈遞國書的那天中午的酒會上，就用西班牙語向國家電視台發表簡短的談話，由這一點看，他是用盡心機去做好中西邦交友好的關係的。」

「我聽到廣播了，當時我也覺得奇怪，這還是我第一次見到一位大使上任用西班牙語發表談話，而且說得很得體，但是這並不證明他能用西班牙語來辦交涉！他了解西班牙的國情嗎？」志誠說。「其實那完全是硬背台詞的苦肉計啊！」

「我還聽說，最絕的是他上任不到一個星期，就叫全體館員每天早晨在上班之前，先到他的官邸與他一齊學西班牙文一小時。你見到過這種外交官嗎？」吳泉之補充著說。

「真的？這可了不起！怪不得，後來他的西班牙文說得還真可以呢。」志誠答腔說。

「是嘛，他一點也不像其他的官僚，只知道做官，而不肯做事。上班來只是看看報，寫寫私人的信件，膜拜各方鬼神，為自己的前程鋪路；俗語說：『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公事反正有別人去辦，頂多看一下，批上兩個字，混上五六年，又有好差事等著他去再混，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升官。像薛大使可就不一樣，他真幹、能幹、而且苦幹，比方說，他上任之初，必須有一連串的拜訪，在他拜訪之前，一定要把對方的背景弄得一清二楚，除了做談話的資料之外，以後辦起事情來，交涉什麼的，就比較熟悉得多。」

「這是當然的事啦。」志誠說。

「從中西復交以來，自于竣吉起，哪一位大使我不認識，誰的為人如何，會不會做事，待人接物，一切的一切，我都瞭如指掌。中西邦交的基礎是于竣吉奠定的，以後的人，不是來養老，就是把大使館當做『外交部長的培訓所』，等著走馬上任，你看駐馬德里的大使館，二十多年來，出了多少外交部長啊！事實如此嘛！復交這麼多年來，有能幹的大使，也有不能幹的大使，更有不肯幹的大使都出任了外交部長。」吳泉之如數家珍地在大發牢騷。

「你別開玩笑了，你的觀察力再強也不能說，駐西班牙大使館就是『外交部長的培訓所』啊！你真是開玩笑！．．．玩笑也不能開到如此的地步啊！」

「這都是事實嘛，而且現代各國的『大使』都貶了值，以前所稱爲『特命全權大使』的，因爲那個時代交通不方便，一封信要走幾個月才得到，你不給人家全權，叫他們怎麼辦事？現代交通方便了，哪裡有『全權』給你，芝麻大的事都要向上請示；大使上面有部長、部長上面有總理、總統或國王，大家都在辦外交，而且都是在推銷自己國家的貨品；所以，現在的『大使』就是貨品推銷員。因此現在的國際上，沒有『外交』，只有『交易』；不講原則，只看金錢；沒有人權，只有金權；美國也罷，西班牙也好，大家都是一樣。」吳泉之的這一番理論，把李志誠聽得目瞪口呆，無言可答，心裡想：『這傢伙真厲害，他的觀察力怎麼這樣強！』

\* \* \*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的下午，吳泉之打電話給李志誠說：「志誠，現在你有空嗎？我有緊急的事要跟你談。我可不可以馬上到你家裡來一趟。」

「有這麼急嗎？我沒事，你來好了。」

過不多久，泉之來了，氣喘喘地，一進門就問：「你知道今天是星期幾？」

「你開什麼玩笑嘛，誰都知道今天是星期五。」志誠說。

「就是了，西班牙政府今天有內閣會議，他們會在今天的閣議後宣布與台灣斷交，同時與中共建交。」

「這是在預料中的事，只是時間早遲的問題而已，不會這麼快吧，同時也沒有什麼跡象嘛。」

「外交就是要辦得不露痕跡，有了跡象還成什麼外交？一家晚報，已經刊登出來了，吐露了一點風聲。」

「我想還不至於這樣快吧。」志誠仍舊不肯相信這種路邊新聞。

果不其然，國家廣播電台晚間八點鐘的聯播新聞，第一條就報導了閣議的決議案題要，證實了吳泉之的消息。

「怎麼辦呢？」志誠問。

「還不是照常過日子。」吳泉之非常現實的回答。

「我是說，這些在西班牙的僑民及留學生將來又怎麼辦？」

「我想不會有太大的問題，西班牙既不是第一個承認中共的國家，歐洲其他的國家也早有前例，總不能把大家都趕盡殺絕吧。」

「只是少了國家的保障！我總覺得缺少了什麼似的。」

「別當心，只要你安分守己，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不知道使館方面會有什麼措施沒有。」志誠焦急地問。

「過兩天我會到使館裡去打聽。想起來也真慘，薛大使先是在加拿大降旗撤館，想不到來了西班牙總以為可以有一番作為，現在又要重蹈覆轍了。」

過了幾天，吳泉之又來李志誠家，他對志誠說：「西班牙外交部自發表公報的那天起，只給大使一個月的期限撤館；大使也正在與西班牙外交部交涉，留一個辦事處以便處理僑務，同時與西班牙政府做個非正式的聯絡橋樑。名字暫定作『孫中山中心』，西班牙在台北也設立一個『塞爾萬德斯中心』，作為配合。」

「那就好了，至少僑民與學生都有了一個倚靠。」

降旗的那天下午，很多西班牙朋友都到使館裡來致意慰問，將兩層樓的使館擠得水泄不通，志誠與泉之也來參加降旗典禮，並向大使致意。四月五日，大使上飛機的時候，他們也都去機場送行，結束了二十年來的邦交。

「國與國之間真是沒有道義可講。」志誠感慨地說。

「只有利害，哪裡談得上什麼道義。」泉之答道。「想不到在佛郎哥的政權內復交，而又在佛郎哥的政權下斷交，真是不可思議！志誠，你相信一個執政者的話嗎？」

「那也要看是誰，是在什麼時候，或在什麼環境之下而言，天下事都是相對性的，沒有絕對的！……」

## 第二十三章

### 政體的轉變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早晨，志誠上班之前在家裡看電視新聞，知道佛郎哥在凌晨死了，內閣總理在電視裡哭喪著臉，斷斷續續地讀著佛郎哥的政治遺囑，他立刻趕到公司裡去等待下文，看看各方面的發展。公司的各部門在表面上都若無其事地照常辦公，但暗地裡卻有不少的同事們在竊竊私語。他也問不出所以然來，索性坐在自己的辦公桌上看看報紙納悶。

早在那年夏天就有佛郎哥病重的謠傳，由於新聞管制的關係報紙上也沒有確切的消息，政府發言人所公開的也都是些模稜兩可，含蓄不清的語言，就這樣拖了好幾個月，人民也把這件事拋到九霄雲外，不加理會。經過這次電視的廣播終於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但未來又將如何發展，這是一個有關整個國家前途的未知數。

佛郎哥一生不能與遜王的嫡子相容，更不願讓位給他，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因此藉口培養其子，並在他的『國家元首繼承法』上立遜王的孫子，煥卡洛斯為『西班牙親王』成為元首的正式繼承人，使得他父子關係不歡。這時佛郎哥一死，這位王孫遂名正言順地繼承他而成為西班牙的國王了。三天後，國王登基，宣布國喪，政府將佛郎哥的屍體送到王宮讓民眾瞻仰，各部會首長及三軍將領輪流守靈，然後舉行國葬，將他的遺骸埋葬在他親手建造的『忠魂谷』教堂正祭台的前方。

社會的表層，看上去似乎一切照常，但暗地裡各黨各派都蠢蠢欲動，市面上的治安也與以前大不一樣，時常有遊行示威的活動，並且有極右派暗殺左派份子的慘案發生。終於國王與佛郎哥任命的總理發生了政見上明顯的差異，國王遂任命了另一位年輕的新總理，一切依法施行政治改革，佛郎哥時代的國會自行解散，於是政黨林立，不下數十個，全體參加一九七七年六月制憲國會的選舉，由各黨各派的代表草擬新的憲法草案，再經全民複決通過，國王簽署之後，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六日正式生效，新的君主立憲政體因而產生。西班牙遂平安地度過了這三年來的過度時期，一切都慢慢地走向民主自由的康莊大道。

一九八五年是志誠最忙的一年。那年的二月裡，正是中國春節的那一天，陸馨在馬德里國家出版社的畫廊開個人畫展，四月裡志誠又要出國參加會議，五月初添孫子，真把他忙得不亦樂乎。

「是外孫，不是孫子。」吳泉之來道賀他的時候糾正他說。

「對我說，是孫子，而不是外孫。」志誠斬釘截鐵地回答他。

「我們中國人都叫外孫，你怎麼這樣固執，而且你也並不是那麼洋化，或者是一個無知無識的人。」吳泉之幾乎要生氣了。

「對，你說得對；但是，根據西班牙的法律，他應該帶兩個姓，父姓在前，母姓在後，才是他的全名；成年後，他可以將母姓放在父姓的前面，那他不就是我的孫子了嗎？而且西洋人只有孫子，而沒有『外孫』這個字。那我又怎麼跟西班牙人說呢？」

「跟我們中國人說，應該叫『外孫』！」泉之死不肯放鬆。

「好、好、好，泉之，就算是你有理。但是我給你講一個典故：古羅馬帝國時代，只有女兒的兒子才是孫子，因為你看了她的肚子大了，因此生出來的就是你的孫子。」志誠說。

「難道說兒子的兒子就不是你的孫子嗎？」泉之問道。

「你知道一定是你兒子的嗎？」志誠反問道。

「哈，哈，哈……」泉之大笑不已，「你把它當個笑話來說，還算可以；如果你真地這樣想，那就天下大亂了。」

「天下早已大亂了，要不然，我們怎麼會跑到西班牙來了呢？這種人倫的事也是一樣，孫子也罷，外孫也好，反正都是自己的骨肉，我心裡還是很舒服的，所以我才跟你說了這麼一個笑話！」

「我以為你真地在跟我辯論，那才是笑話呢。」

這時陸馨聽見他們老是在辯論，後來又大笑，跑出來問道：「你們又在說些什麼呀，吵吵鬧鬧地跟小孩子們一樣。」

「我們在說國家大事，你最好別聽！」泉之又開玩笑了，「說真的，剛才志誠給我講了一個笑話。」

「什麼笑話，可乾淨啊，我能不能聽？」陸馨問。

志誠把剛才的笑話又重複了一遍，陸馨笑著說：「泉之，你就留下來吃晚飯吧，還謝謝你給我們的『孫子』帶禮品來了呢。」



「那只好聽命了。」泉之也笑著說。

吃晚飯的時候，大家閒聊，說起西班牙人的全名，必須要帶父姓和母姓。兒子成年了，還可以選擇，將父姓省寫，只用一個字母，加上了母姓，就變成了他的全名；或者，將母姓放在父姓的前面，這在其他的國家是聞所未聞的。

「這樣說，西班牙人還是很尊重女權的呀！」志誠說。

「可不是嗎？女人結婚後，仍舊保持她自己的姓氏，不像其他歐美各國的女人，一出嫁就必須改成丈夫的姓，真沒道理。」陸馨說。

「那哪裡是『出嫁』，簡直是『掃地出門』嘛！」泉之開玩笑地答道。

「除了在社交的時候人家稱陸馨為李太太之外，否則她總是保留她自己的姓氏；比如她畫畫兒、寫文章都是用自己的名字，連身份證也是用她自己的姓名，與夫姓無關，這樣的確是兩『姓』真正的平等，因此孩子們的全名就必須要帶父母的兩個姓才對。」志誠說。

「那麼，私生子呢？」泉之問。

「你怎麼問起這種問題來啦？」陸馨說。

「你真是少見多怪，這也是常見的事嘛！」泉之答辯道。

「那只好用母姓囉。」志誠回答說。

「那麼，你們的『孫子』用母姓，別人也不知其所以然，那可危險了。」泉之故意調侃地說，惹得陸馨又大罵他一頓。

「你不可以跟我的女兒開這種玩笑，她很兇啊。」志誠說。

「我早已領教過了，她從小就很有個性的。」泉之答道。

大家又談論了一些時下的新聞，志誠說：「現在的西班牙變了，全國政黨林立，什麼『雞黨』、『狗黨』的，只要你叫得出的都有，連毛派的、托派的共產黨也都來競選。幸好選進國會的都是些比較緩和的政黨，那些不相干的組織都被人民淘汰了。在國會裡，什麼閣下長、閣下短的，倒很尊重議長的規矩和禮儀，只見到他們辯論，卻從來也沒看見過他們打架的現象；本來國會就是討論、辯論、和投票的地方，不須要打架嘛！」

「民主的基礎是建立在文明上，沒有文明，哪裡有民主呢？」泉之說。

「那麼，國王又有什麼權呢？」陸馨問。

「啊，他比英國女王的權力還稍微大一點點兒，除了是三軍統帥之外，至少他還有仲裁權，也就是說，立法、行政、司法三個基本權力有糾紛的時候，國王有權調解，那麼三權也就會自行解決他們的糾紛了。」志誠解釋說。

「聽說這一對年輕的國王和王后，人緣倒很不錯。你對他的印象如何？」泉之問。

「非常好，他們倆都很隨和；尤其是國王，愛開玩笑，很有幽默感，很討人歡喜。」志誠嚴肅地說。

「你講到國王的幽默感，我想起了王室裡的一個笑話，你們要不要聽？」泉之說。

「有笑話當然要聽了，乾淨不乾淨呢？」陸馨趕快答道。

「當然乾淨，我不會講髒話的．．．當今這個國王的曾祖父，阿爾豐索十二世在位的時候，年輕好玩，常常晚上換了便裝，溜出宮廷，到城裡去玩兒。有一次，他聽說近衛軍裡有一個大兵長得很像他，跟他一模一樣；他好奇，很想看看他，一天，他閱兵的時候，走到這位大兵的面前，看著他，然後故意地問他：『你母親以前在宮裡是幹什麼的？』大兵一聽，知道話裡有因，因此不慌不忙地回答到：『不是我母親，是我父親，他以前在宮裡擔任過近衛軍的伍長。』」

志誠與陸馨聽了都大笑起來。

志誠笑著說：「缺德，缺德，你真缺德！」

「這是老實話，這位國王二十八歲就死了，他的兒子，阿爾豐索十三世是個遺腹子，在父親死後的第二年才出世，一切都由母后攝政，一直到他滿了十六歲，國會承認他成年了才登基，這也是王室裡的一個大悲劇！」泉之歎息道。

「可是現在的王室卻很幸福，很受人民愛戴，這也是國家的幸運啊！」陸馨很羨慕地說。

## 第二十四章

### 百倍思親

一九七七年的夏初，有一天吳泉之來訪，一進門就大聲大氣地說：

「志誠，聽說大陸開放了，你們爲什麼不寫封信回去，找找家裡的人，看看可有辦法取得聯絡。」

「二十年都沒有通信了，他們一定也有所變遷，我怎麼知道他們現在哪裡？而且二十年前他們就招呼過我們，叫我們不要寫信回去，萬一又是什麼『百花齊放』的那種毒辣的陰謀，不是反而害了他們嗎？」志誠回答著說。

「既然開放了，總該可以通信了吧。我聽說有人還回去過都沒有問題，寫封信也不要緊。」泉之在爭辯了。

「我們等些時候再說吧，多少年都等了，還在乎這一下。」

過了幾天，志誠的另一位好友張君打電話來說，他準備返鄉探親，問志誠可有託咐他代辦的事情。志誠與陸馨自從他們的長女露兒一九五七年底出世之後寄過一次孩子的照片給家人報喜，以後就斷絕了消息，現在已經二十年沒有與家人通訊了，當然很想與家人聯絡，因此就託他代爲打聽陸馨的父母和志誠的舅舅與弟妹們的消息。

一個多月之後，張君從大陸回來，打電話給志誠說，聽說你們的家人仍舊住在老地方，街名雖然改了，只要按照老地址寫信回去一定會收得到的。於是陸馨立刻就寫信給她的母親，志誠則寫信給他的妹妹。果不其然，隔了兩個多月，各方面都陸續地有回信來了。除了竹報平安之外，對他們的生活情況一概不提。

陸馨的父親不幸於一九六六年因病故世，當然她很傷心，她是爸爸最寵愛的長女，與志誠結婚前，她還接到過一封爸爸的信，同意她與志誠結婚的。

志誠在給他妹妹的信裡，也各附了一封簡短的信給他的兩個弟弟，結果只有妹妹同二弟回信了，小弟則音信全無；舅舅在家住開，他的四個兒子有的都已經結婚工作了。

志誠每次寫信給妹妹的時候，都問小弟何以沒有信來，妹妹都用一些藉口敷衍過去。結

果，妹妹知道不能再隱瞞了，她才用最沉痛的心情告訴志誠說：

「．．．小弟因患肝癌，就在你來信的前幾個月過世了。」

這等於是一聲晴天霹靂，使志誠陷入了昏迷沉痛的狀態，半天說不出話來，弟弟的英年早逝，使他心中非常難過，淚水像泉湧似地流在紙上。陸馨與孩子們明明知道一定有什麼不幸的事件發生了，但又不敢發問。隔了半天，志誠才開口說：

「小弟死了．．．」，這時候，他已泣不成聲，只好將信遞給陸馨去看，她也半天無話可說，孩子們聽了只是發呆。

志誠想起了媽媽過世的時候，小弟才十個月大。日軍侵入長江一帶，他們與祖母下鄉避難時，他常常牽了小弟的手在水塘邊玩，那時他自己也不過才十歲。童年的情景，這時一幕一幕地出現在他的眼前．．．他最後的消息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小弟還在南京大學化學系讀書，筱露剛出世，他曾經寄過一張孩子的照片給他，並且也得到了他的回信．．．以後，他們就音信全無，完全斷絕了消息。

現在，一切的迷底都打開了，舅舅因『歷史』的問題，早在六十年代，就遭到革職和其他未說明的處分，他現在要到原服務的單位去平反，洗清『歷史的污點』，他不要讓他的子孫們背著他一生一世也洗不清的『罪名』，志誠只好寄點錢讓他長途跋涉地去做這『洗滌歷史的工作』。結果，謝天、謝地，也得謝謝金錢的神通他終於獲得了平反。

從此以後，大家都恢復了通訊，現在就該想到見面的問題了。陸馨想起她七十五歲的老母，受了幾十年的罪，好不容易將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撫養成人，也應該是享點清福的時候了，因此就一心一意地想把老母接到西班牙來享天年，志誠非但不反對，而且更協助陸馨完成她的心願。陸馨寫信把她的意願告訴了她的母親和弟妹，老人家也願意來，但是，僅僅是出國的護照就辦了九個多月才獲批准。

「怎麼一本護照竟要耽擱九個月才發下來呢？行政效率再不好也不要耽擱這麼久吧？」志誠驚訝的說。

「恐怕這中間還有其他的問題，比如說要請客啦、要託人說情啦，誰知道他們在搞什麼鬼；說不定再給她老人家來個洗腦之類的手段，也要耽擱一些時日啊。」到底是泉之猜得比較周詳。

「不至於吧，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還有什麼好灌輸的？」

「當然了，比方說，他們一定要告訴她在外面什麼話能說，什麼話不能說，之類的指示

也是意料中的事啊！」

「唉呀，你這個人怎麼會這樣猜忌！不至於吧。」

但志誠經過他這麼一解釋反而弄得糊里糊塗的不知所以。大家也不願意再研究批評，只要她老人家能出來就好，等她來了真相不就大白了嗎。志誠託瑞士航空公司負責將老太太從北京護送到馬德里，他們都辦到了。老太太抵達馬德里的那天，正是一九八零年的元旦。

那天中午，馬德里的天氣晴朗，飛機到達的時候，航空公司將老太太交給志誠，他非常感激他們服務的精神與責任感。老太太一見家人，當然非常高興，只有一點，令大家不解的，就是為什麼老太太總是四面張望，好像在找什麼人的樣子，結果很失望的上了志誠的車子。到底是她的女兒陸馨猜中了母親的心思，立刻告訴她老人家說：

「待會兒回家，我們馬上就給哥哥通個電話，讓你老人家與哥哥多談談心，另一方面，也好讓哥哥知道你已經平安地到達了我們這裡。」這是指當年與陸馨一起逃難而仍舊住在台灣的哥哥，也就是老太太的長子。

從機場回家的路上，老太太並沒有說什麼話，大家知道她心裡還是在惦念著三十多年來尚未見面的大兒子。到家之後，志誠立刻給台灣通了電話，告訴他：

「母親已經平安到家了，現在你們好好地談談吧。」

可是，老太太拿起聽筒，只是聽著對方的話，而她自己卻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哼、哼、哈、哈」地，大家不知道是老太太激動的關係，還是在生兒子的氣，怪他沒有來接他，這可把陸馨和志誠急壞了。掛斷電話之後，陸馨平心靜氣地對母親說：

「台灣離西班牙很遠，哥哥一時不能來，你隨時想跟他談話的時候，我們都可以打電話去。」母親只是顧左右而言他。

馬德里的新年要過到一月六日後才告結束，因此街上的燈彩每天晚上仍舊放出燦爛的光輝，志誠就開了車子帶了岳母與陸馨上街去看燈彩。過了兩天，又帶她老人家去逛百貨公司，添加點衣服，讓老太太高興。

朋友們知道陸馨的母親從大陸出來了，都歡天喜地地設宴招待老太太，表示歡迎之意。尤其是吳泉之常常來陪老太太聊天，但是他的廣東話可惜老太太聽不太懂，而老太太的家鄉話泉之也無法了解，有時弄出些笑話令志誠全家大小比聽相聲還要開心。

老太太慢慢地恢復了正常。白天志誠上班工作，孩子們也上學去了，她就與陸馨兩人在

家，談些三十年來家鄉發生的事情，說父親是如何病逝，弟妹們都已成家立業，結婚生子，親戚們又是如何如何的。說他們的第一封信還是『街道』親自送上家門的，同時還向老太太道賀說：『你的姑娘在外國發了，可見得國家是如何的照顧她老人家』。信封是撕開來了，她說她喜歡那張外國郵票。陸馨問她為什麼護照要耽擱那麼久才發下來，老太太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這樣整天地待在家裡也閒得無事可做，除了陸馨也沒有別人與她談話。晚上，大家都回來了，志誠也可以同岳母聊天，只有孩子們的中文不太靈光，也勉強地說幾句中國話，以求外祖母的歡心。到了週末，志誠就開了車子帶岳母和陸馨在馬德里城裡、郊外走走，或上公園去散心，或上飯店吃個飯。

但是，日子久了，生活就變得單調乏味，老太太不能適應外國的生活，不通語言，平常又不能獨自上街，既無親戚家來往，又沒有自己的朋友，因此開始想家了，因為家鄉還有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四家人口。志誠夫婦倆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再託航空公司用同樣的方式，送老太太回家鄉去了。前後在西班牙只待了半年多的光景，陸馨的心裡非常難過，除了按時寄點錢讓老太太享用之外，簡直沒有其他的辦法能使她盡全孝心，志誠與孩子們又何嘗不感到失望，但是除此之外，又沒有其他的辦法讓老太太過得更開心。

過了幾年，志誠與陸馨都想回家鄉去看看，最要緊的當然是看看家人，家裡的人也希望他們早日回來，但是一方面志誠的工作煩忙，無暇抽身，二方面這一筆路費算起來也相當可觀，還有見面禮呀！離別近四十年了，兩家增添的人口一定很多，不能不送點小禮品以茲紀念，但是這一筆錢又如何籌措？到底要買些什麼東西？送給些什麼人？這些都是問題。

另一方面，他們也想打聽別人回國探親的情形作為參考，這又不能不麻煩泉之了，因為他的消息多，因此志誠找泉之來商量。泉之說：

「出國這麼多年了，回國探親當然是好事，可是你們一定要考慮到你們自己的經濟能力是否能擔負得起，萬一有特殊的情況，你們可有足夠的財力應付；同時也要了解國內的生活情形早已跟從前大不一樣了。大陸是剛剛開放，一切的生活習慣，甚至於說話用詞都與我們不太相同，你們得考慮是否能適應得了。」

「這有什麼不能適應？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家人。你說的什麼特殊開消指的是什麼？」志誠反駁他說。

「還是讓你有一個心理上的準備和金錢上的充實比較好。告訴你老實話，大陸上一般人都很窮困，這是廢除了人民公社後普遍的現象，大家都是一窮二白。比如說『頤園』飯店的趙老闆最近回他的浙江老家去探親，結果他所攜帶的衣物錢財全部都被扣留給他的親戚們了，離開時只剩下身上穿的一條內褲，可見得國內的需要有多大！」吳泉之只好把他所知道

的情形告訴了志誠。

「這未免有點誇張，可能只是他一家窮困而已，不能一概而論。上次我岳母到馬德里來並沒有說過這一類的事。」

「那是因為她老人家不肯說，免得你們受不了，其實大家都很貧窮！」

「我對你說的這番話還是有點保留，也許你太誇張了一點。」

雖則這麼說，志誠還是在經濟上作了些積極的準備，以妨萬一。他預支了半年的薪水，還措一些債務，寫下一張六十多人的禮品名單，買了些衣物食品準備送給這六十多人。現在一切俱備，就等公司准他的假日了。

## 第二十五章

### 初次返鄉

一九八八年的春節一過，志誠與陸馨寫信回家，告訴家人說他們即將回鄉探親，一方面與陸馨在台灣哥哥聯絡協定大家在上海二弟家會合，再一齊返鄉探親。六月初，他們買到了兩張德航飛香港的來回機票，到了香港再轉中國民航直飛上海。抵達上海的時候已近黃昏，給他們的第一個印象是取行李車的時候一定要付一毛錢的美金，而且非美金不可，別的貨幣一概不收，這真是奇聞。

出機場的時候一切感到非常紊亂，從機場內光亮的地方看不見場外黑暗裡的人群，只聽見各處人聲沸騰，一個比一個尖銳。這時志誠聽見有人喊：「姐姐，姐姐」。志誠向聲音的來處張望似乎看見了陸馨的二弟，面形與四十年前差不多，他立刻指著聲音的來處告訴陸馨說：

「你看二弟就在那裡了。」其實還有三弟和他們的配偶也夾在人群中等候、呼喊，渴望著這難得的一刻。

他們姐弟三人離別四十年後終於見面了、流淚、哭喊、擁抱、說不盡的辛酸與苦惱一時也難於發洩。他們彼此介紹了一下，志誠從小是陸馨家的常客因此與二弟和三弟都很熟，只是隔離了四十年未曾見面而已，不認識的倒是二弟與三弟的『愛人』，她們都很熱情的寒暄問好。

這時天已昏黑了，大家乘上他們租借的『麵包車』，直朝離上海還有三十公里的一個名叫嘉定的小鎮上去，路上二弟說託咐代訂的旅館一時很『緊張』，所以先到他們家裡住下來再說，二弟將他們自己的臥室讓志誠夫婦休息，長途跋涉，二十多小時的飛行幾乎將他們倆都拖垮了，因此倒頭就睡，一夜睡到大天亮。

第二天一早，志誠和陸馨起床與二弟及三弟商量今後的計畫，首先要換一點錢，這在嘉定是辦不到的，必須到上海的人民銀行才能兌換。二弟陪志誠到上海跑了一趟，換來的是一種名叫『外匯券』的貨幣，價值比普通的人民幣要高出一半，但一般的國民卻不能使用，只限於外國人或從外國回來的中國人，而且必須是用美金或英磅之類的外匯兌換才行。

志誠計畫先到蘇北的一個小鎮去看看他的弟弟，交通的問題是由陸馨的二弟在他工作的『單位』連同司機一齊，租借的一部『麵包車』。全程只有二百多公里，由於公路的『條件』不夠，他們竟走了五個多小時，半路上要渡江，而且還吃了一頓不乾不淨的『四兩』午飯。



當天下午志誠夫婦抵達了小鎮與離別了四十年的弟弟見面。早在一九四八年底，他剛十七歲的時候就參加了當時響極一時的青年軍，被送到台灣的屏東接受基本訓練，還不到一年就被送到青島去打戰，結果全軍覆沒，他被俘虜而遣送到蘇北去種田耕地，在那裡成了家，生育了二子一女。他們一家，連他的岳母一共是七口人，飯是有得吃，但生活得非常艱苦。

志誠夫婦住的是當地唯一的高級幹部招待所，蚊蟲、蒼蠅、臭蟲滿屋飛爬，床墊的蓆子上血跡斑斑，是臭蟲殺人留下的痕跡，還是人殺臭蟲血肉橫飛的戰場？

弟弟要志誠第二天拜訪並宴請他的『領導』，剛巧那天是星期日，哪裡都找不到人，弟弟很失望，志誠說，就算是家宴也未嘗不可。弟弟這才高興並代訂了一桌酒菜，很多的菜餚都像是罐頭食品，同時餐廳的窗台上遍布著蚊蠅的屍體，他們看在眼裡，再好的佳餚也難以下咽，而弟弟的全家卻吃得津津有味。

弟弟又要志誠拜訪當地的統戰部部長，目的是要給他的『愛人』說情，安排一個工作，這是志誠最怕見的人物，但是爲了弟弟也只好答應，至於成功與否，他聽也不要聽了。

志誠與陸馨商量，再待下去不知弟弟還有什麼要求，是否可以回上海了，陸馨說：

「在不傷害他們的尊嚴的原則下，我看的確是該回上海了，因爲我們還有很多的地方要去，一個月的假期很快就會屆滿的。」

於是，他們告辭了，當然弟弟的一家人都很感到失望，因爲他們沒有得到預期的希望。

就在他們離開上海的這三天，陸馨的哥哥已經從台灣來了，而且哥哥的兒子也自美國趕來與他們會合，志誠與陸馨非常高興，但他們有兩件事必須立刻辦理，第一，二弟家已有人滿之患，再也住不下了，他們非得到上海去找一家旅館，以備去別的城市時，買票、出發都比較方便；第二，陸馨在上海還有兩位姑媽和一位守寡的二孀，他們非去看她們不可。

他們一行六人先去上海找旅館，走近一家問問，嚴遭拒絕，老闆指指斜對面的一家說：

「那一家收『外賓』的。」

他們走過去一看，原來是南京東路有名的『和平飯店』，收費是每天一千塊人民幣，但必須繳付外匯券或按照他們自己掛牌的匯率折換成美金，人民幣不收。他們只好遷入。黃昏時他們上南京東路閒逛，看看可有餐廳進餐，堂堂南京東路連路燈都沒有一盞，哪裡還有飯店供他們吃飯。

第二天，二弟租了一部大車帶大家去拜訪二位姑媽和嬸嬸，三位老人又在餐廳裡宴請了遠道來的姪兒姪孫們。

現在該分道揚鑣了，志誠與陸馨要去山西太原探視志誠的小弟生前工作的地方和他的遺孀，陸馨的哥哥則乘船回家鄉探視老母。於是志誠由二弟陪同去買太原的飛機票，他發現國外回來的『外賓』要比本地人多付一倍的票款，而乘坐的都是統一的普通艙，國內的航線不分等級，那麼國外的人為什麼要多付一倍呢？而且只收外匯券！這不是明明的敲竹槓？

志誠與陸馨將稍重的行李交給哥哥先帶回家鄉，他們倆只帶了一身簡便的行裝乘飛機去太原，志誠的弟妹來機場迎接他們，將他們安置在招待所裡，然後上家裡去吃飯。

小弟是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生的，據志誠的估計，他的長女小露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出世，他曾經給小弟寄過一張照片，那時他還在校，因此他頂多也不過是五八年畢業，然後被分發到太原工作的。之後，幾乎同時與家裡的人斷絕音訊，因此對小弟以後的生活情形一無所知，一直到一九七七年恢復通信，妹妹才告訴他小弟是因肝癌已於那年過世的。

小弟的『愛人』也是被分發來的化學士，在同一個『單位』工作，他們成家後生育了二女一男。長女非常精明能幹，父親死後她就頂了父親的名額在『單位』裡工作；男孩兒在武漢讀書，所以志誠沒有見到，但對他的名字卻推敲了很久，算算他出生的年數，大概是『文化浩劫』的縮寫，也真難得弟弟的苦心！；小女兒聰明玲瓏則仍在中學讀書。

志誠把弟弟在一九五八年自南京寫給他的最後一封信，影印了幾份帶給孩子們作紀念，第二天，弟妹陪他們乘了單位裡的汽車去存放弟弟骨灰的公墓憑弔了很久，再去有名的晉祠遊覽，據說這是紀念唐太宗的弟弟晉王的園林，現在已是大眾的公園了。下午，弟妹說：

「有兩位『領導』想來看看你們，你看什麼時候方便？」

「有什麼事嗎？」志誠問。

「沒什麼，只是來看看你們。他們以前都是小弟的領導，對我們都有很多的照顧，所以你有空還是見見他們的好。」這是弟妹的建議，不能不接受。

志誠最怕見官方人士，上次在蘇北已經把他搞怕了，現在又要見什麼『領導』，看在弟妹及孩子們的份上見就見吧。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談的，大家說了一些客套話，也就敷衍了事。大概是這兒的規矩，凡是有『外客』來的時候必須通報，同時他們也要親自點驗。記得弟妹還當『領導』的面說了聲：『一直在你們來信之前我都不知道我們家還有海外關係！』是她在撇清，還是真地不知道啊，難道小弟沒有告訴過她，還有一個哥哥在國外呢，這只有天曉得！

晚上志誠在一家西餐廳請弟妹與孩子們餐聚，小姪女說這是她第一次吃西餐，志誠與陸馨都感到孩子們的天真和家人的溫暖。

下一站志誠與陸馨該去合肥看他的妹妹了，那時大陸還沒有預買飛機票的習慣，旅客必須到一站再買下一站的機票，是否有機位那就看各人的運氣。志誠和陸馨是『外賓』，所以買起票來還算方便，反正他們付的是美金換來的外匯券，比一般人多付一倍，公司也樂得賣票給他們。

去合肥的飛機按照時間表應該是早晨八點鐘起飛，但是卻誤點到中午才有飛機，公司供應午餐，志誠與陸馨走進餐廳忽然有人高聲喊叫著說：

「這兒有外賓，應該請他們到外賓室進餐。」

立刻有人將志誠和陸馨引進外賓室，上菜後，原來比普通乘客多兩樣菜，一共是四盤菜和一碗湯，這到底也算是給『外賓』的一點優待！

飛機誤點六小時給志誠的妹妹和妹婿帶來不少的麻煩，妹婿雖在一所大學任教，但沒有私人的交通工具，只好向校方租借了一輛蘇聯製的舊車。志誠夫婦住在學校裡的一個招待所，離妹妹的宿舍很近，兄妹兩也是離別四十年了，有說不盡的話和無限的冤屈傾訴，志誠要妹妹盡量地不要再想不愉快的往事，只是朝著前途樂觀點就行，小弟英年早逝雖令人傷心，還是避免多談的好。

妹妹原在家鄉的地區醫院當護士，妹婿與志誠同年，是教近代史的，為人看樣子尚稱老實，但不善言談，去年已年滿六十歲而退休。他們分配有一間宿舍，可說是三室一廳，但廚房與廁所則小得可憐，舒適根本談不上。志誠的妹妹不會烹調，一日三餐全靠妹婿和女兒下廚，這大概是一生吃了『大鍋飯』的關係吧。第二天，妹妹說：

「我們在這兒一向受『領導』的照顧，他們也知道你們來了，很想來看看你們，你看什麼時候方便，你就去看看他們，你看怎麼樣？」

「有這必要嗎？爲什麼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去拜訪你們的『領導』呢？」志誠心裡很不高興，但外表上仍擺出無所謂的樣子。

「你看嘛，如果你不方便，不去也不要緊，或者改天去也行。」

「不是別的，我要知道爲什麼緣故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去見什麼『領導』的，到底是什麼意思？難道說，家裡人來訪也要受控制嗎？」

「這叫作『行客拜坐客』，禮貌嘛，哥哥，連這一點你也不懂？」

「但是他們與我又『風馬牛不相及』，我來看我家裡的人，這是私人的事，與他們又有何干？好吧，見就見了，爲了你們，委屈一點也不要緊。」志誠終於屈服在家人的面子上。

志誠與陸馨在合肥住了三天，家鄉的老母卻已等候了兩個禮拜，在台灣兒子和長孫都早已來了，怎麼還沒有女兒和女婿的蹤影？陸馨知道母親著急，但也只好跟著志誠行動；而志誠又何嘗不知道陸馨的心情，因此他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來告訴妹妹說：

「這樣吧，我的假期有限，我們還要到家鄉去看看幾位老人，我們的舅父和我的岳母，如果你跟我們一起回家鄉，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這樣我們還可以多相聚幾天，你也可以順便去看看舅父一家人。」

妹妹答應跟志誠一起回家鄉，「我也很久沒有回去了，跟舅父倒常有書信往來。他知道你要回家來探親，他倒很高興地盼望著你們呢。」

妹妹代志誠在學校裡租了一部汽車一直奔向江寧。

江寧在南京市南方，原來是一個很小的縣城，風俗習慣都很保守。志誠夫婦和妹妹抵達陸家正是吃午飯的時候，一張圓桌上早坐滿了人：除老母外還有大哥父子、二弟、三弟夫婦、三妹夫婦和一個五六歲的男孩，那是三妹的兒子，但是不在飯桌上的還有二妹夫婦和他們三個女兒中的兩個，都是來等候遠道來的大姐和大姐夫的。陸馨還記得她是一九四九年春節之後去上海的，那時候她的二弟、三弟和二妹都很小，三妹還沒有出世呢，今天是初次見面，二人相見更外親熱。大家笑成一團，加上歡樂與悲傷的眼淚，這就是四十年別離後的情景。

「哎喲，媽媽已經等候得很久了，你們到現在才來。」有人這樣說，不知是驚嘆還是在抱怨。陸馨答辯的理由是：『我既嫁給李家，當然應該先盡對李家的責任，然後才能顧及到自己的娘家。』她的這番答辭頗令志誠的妹妹佩服得五體投地，別人當然也沒有話可說了。

四個鐘點的車程大家都有點累，也有點饑餓了，於是添箸入席，享受這別離後的第一餐團圓飯，老母喜歡得只是哈哈地笑，不停地給大家拿菜。他們正在吃得熱熱鬧鬧的時候志誠的兩個表弟也來催駕了，他們要立刻領志誠去見舅父，可是志誠說：

「我們剛到，我想我們應該先把住處安頓好，換個衣服再去看舅舅，你們看怎麼樣？」又回過頭來問二妹婿：「麻煩你代訂的旅館怎麼了？」

「沒問題，我隨時都可以帶你們去。」二妹婿回答說。

志誠問陸馨的意見，是先去看舅父還是先去旅館梳洗一番再去，她當然總是讓志誠作主，先去旅館；他又問妹妹：「那你是不是也跟我們一塊兒去住旅館？」

妹妹說：「你別管我了，我自有住處。待會兒我先到舅父處等你們就行。」

二妹婿領著志誠夫婦先到賓館，拿著他們的護照代為登記之後就先告辭了，留下兩個表弟在客廳裡等著志誠夫婦梳洗整裝，然後領著他們夫婦乘車直奔舅父的住處。

舅父是六零年代被『清算』的老郵務員，三年前由志誠匯錢幫他去皖北壽縣平反成功之後，就一直守候在這座老屋子裡。他老人家今年已八十高壽，『單位』裡也有一點退休金給他，尚能糊口而已。他的四個兒子，長子在武漢的一所大學教書，次子在本地的一所商校教數學，三子在外縣工作，幼子是『解放』的那年出世的，讀完醫學後在醫院裡執業。舅父一向待志誠視如己出，所以渴望見志誠的心情可以想像，志誠又何嘗不想見這久別的尊長！

抵達舅父的住所時舅母招呼他不能讓老人太激動，因此志誠擁抱著老人溫柔地拍著老人的背心，輕聲地對著他的耳朵說：

「舅舅，我們回來了。現在讓我來給你老人家介紹陸馨吧。」

老人含笑地對他們說：「好，好。」然後請他們就座並招呼兒子給大哥大嫂上咖啡，當時在大陸這是一種奢侈的飲料。

志誠與陸馨坐下一看，妹妹已經來了，其他的人幾乎一個也不認識，大表弟只帶了女兒從武漢來，其他的三個表弟和他們的『愛人』與孩子都在座，加起來也有十五六人。大家閒聊一些家常話和別後的生活情形，尤其志誠急於了解的是二十年斷絕音訊期間親友們變遷的狀況。然後他建議大家在堂前拍了一張『合家歡』的團體照好帶回家給孩子們看。

這時志誠要告辭了，他的理由是岳母處尚未與家人盡歡，陸馨跟他跑了三個城市，都是與李家的骨肉有關，現在也該同她自己的弟妹們親近親近了。回到岳母那兒，才算真正地輕鬆下來。

老人自西班牙回來之後就一直跟著幼女居住，女婿是中學教員，為人忠厚純樸，所分配的宿舍與其他地方幾乎千篇一律，無什變化，他們夫婦帶了老人和孩子同住，所剩下的空間也就不多了。他們吃過晚飯回賓館休息，大哥父子也住在賓館，因此由小弟陪同一齊步行，他們原想一路上可以欣賞久別的故鄉大街小巷的情景，但是由於路燈照明不夠，幾乎是摸黑才抵達賓館。

二妹婿代志誠訂的是一間套房，前面是客廳，後面是臥室，他們一進入房間的時候電話鈴響了，對方是一位不認識的男子，他一開口就說：

「明天你應該先去拜訪白校長。」似乎帶了命令式的口氣對志誠說。

「您是哪一位？」

「沒關係，你不認識我的。你這樣子辦就是了。」

「你總該留個大名，或者是什麼『單位』才行。」

「沒關係，沒關係，你一定要照辦啊！再見。」電話就掛斷了。

這一通電話把志誠弄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他將這件事告訴了陸馨和其他的人，他們也不知所以，只是台灣來的內姪開玩笑地說：

「可見得姑爹在家鄉的名聲有多大啊！」

陸馨的小弟到底是喝共產黨奶水長大的，卻代為解說道：「也許人家並沒有惡意。」

等大家走了，志誠與陸馨也累極了，洗個澡上床休息。這裡的蚊子很多，賓館的臥床上卻有蚊帳的設備，但蚊帳裡仍有蚊蟲飛舞的聲音。他們剛剛入睡，電話鈴又響了，志誠急急起身拿電話，說了一聲「喂！」，對方卻沒人答應，他再仔細地聽，似乎有極微弱的呼吸聲。志誠說：

「誰呀？」

還是沒人回答，志誠掛起電話，上床再睡，陸馨很累，早已進入夢鄉見周公去了，而志誠卻在想著這神秘的電話總是無法入睡。

第二天一早，剛吃過早點，就有人敲志誠的房門，進來的卻是兩位不相識的人，其中一位自稱是志誠小時候的同學，他的名字志誠還記得，但另一位的大名他怎麼想也無法想起。這時他又想起昨夜那無人的神秘電話。

「有何見教？」志誠心中非常不愉快，但表面上又不能不表示出毫無介意的樣子。

「我們怕你不認識路，特地來帶你去看白校長的。」對方答道。

「啊，有這麼急嗎？我家的長輩很多，我應該先去拜訪他們再去看校長的。」

這時又有人敲門，是二表弟夫婦帶著他們三歲的小男孩兒來訪，志誠一見知道有救星了，偏過頭來對先來的客人說：

「你們看，我家的親戚來了。我改天去看校長就是了。」這是在下逐客令了。對方只好告辭。

過了兩天志誠又接到一個電話，對方是一個女人：

「學校要爲你開一個歡迎會，希望你在歡迎會之前最好能來看白校長一趟，他的辦公室就在你賓館的附近。」

志誠在想：『這是什麼意思？白校長是一個什麼樣的要人？而我又是什麼人一定要我去看他？』

結果他想通了，白校長是他從前讀初中時的校長，現在『天主教愛國教會』擔任當地的第一號要職，他需要像李志誠這樣的『外面人』來『看他』，作爲對『愛國教會』實質的承認，他自己也有點面子，因此不惜千方百計地找李志誠，而李志誠卻偏偏不吃這一套，他抱定主義絕不上鉤，這樣白校長對『統戰部』就無法交代了。本來是一樁再簡單不過的小事，給白校長這麼一搞，反而弄巧成拙了。

但是事情並不就此終結。又是一個電話，「白校長今天下午來看你。」

他還沒有死心呢，這叫作『強攻到底』！這次志誠不能拒絕了，但告訴對方說：

「我已經回家裡的長輩有約，我要去看他們的。」

「不行，校長說，他馬上就來。」

看樣子志誠無法推辭了，但正在掛電話的時候有人敲門了，陸馨開門一看原來就是那位白校長，志誠只好硬了頭皮接見他。陸馨不放心志誠一個人見客，特意留在臥室裡守候。

志誠請客人就座，並且謙虛地說：

「不敢當，有勞校長的大駕。請坐，請坐。」志誠只好客套地接待來賓。

「你的大駕難請嘛，我只有先來看你了！」白校長笑呵呵地對志誠說。接著給他介紹帶來的兩位同伴，其中之一是一位年輕的神父。志誠與他們寒暄了幾句客套話之後，對白校長說：

「本來我是要去拜訪校長的，但是我剛來還沒有兩天，家裡的至親長輩又很多，隔了四十年不見，好不容易回來一趟，總該先去看看他們的，我們中國人又講求禮貌，拜訪長輩也該有個先後次序，否則會招人家責怪的，按照規矩來說，所謂『天、地、君、親、師』老師還排在最後呢。」

「想不到你還講究這一套老規矩，你還是跟從前一樣地能說善辯。我看這些都是小事，我們聽說你回來了，想給你開一個歡迎會，讓你跟老同學們見見面，交換一點意見。」白校長盡量地緩和剛進門時那種尷尬的氣氛。

「跟校長坦白地說，我的假期有限，僅僅是拜訪至親，就要佔去我整個的時間，好友就不知能見多少了；剛才校長所說的開一個歡迎會，我可不敢當，至於交換意見，據我的淺見，國內的這一套我是不懂，『開放』剛開始，『改革』也不知要改到何時，我又不是搞這一行的，因此我也就沒有什麼意見可以發表，或值得交換的了。」李志誠把對方來的招數一一化解。

這等於是拒人於千里之外，把他的大門都封鎖了，接著也就無話可談了。白校長一看來勢不對，立刻起身告辭，臨行時還留了一句：

「歡迎會還是要開的，你看什麼時候方便再告訴我。」說著就離開了。他這最後的一句話裡暗藏著：「等你回拜我的時候再說。」但志誠到底何時去回拜他呢？

志誠送客一直送到賓館的門口，看他的『座車』就知道他的身份了。

這幾天志誠與陸馨實在忙得不可開交，僅僅是李家的親戚除了舅父之外，還有很多的表親沒有拜見，加上來賓館看他們的表弟妹們也是絡繹不絕。陸馨的舅父從雲南來看他的外甥，上海的姑媽和嬸嬸也都回家來趕熱鬧。這樣每天的家庭聚會沒完沒了，志誠哪裡想得到要去回拜那位白校長，就在這時白校長等等也沒有李志誠的消息，於是再叫一個人打電話給志誠，告訴他校長決定星期六給他開歡迎會，時間和地點都告訴他了，看他還來不來？

李志誠一看頭緒不對，於是跟陸馨商量說：

「你看，再待下去是不行的了，我已經被他們盯住，我想現在是該走的時候，反正我們的飛機票已經到期了，還是走吧，回家去，你看怎麼樣？」

「該看的人也看了，不該看的人也看了，到了該走的時候就走吧，也不要專為這件事煩



惱，不值得。」

於是志誠和陸馨立刻向家裡人告辭，乘京滬線的火車趕到上海，準備第二天一大早上飛機去香港。到了香港，住進早在馬德里就預訂好的旅館，這時他們的心情才算輕鬆下來，讓身心都休息一下吧。

「有一點我可不懂，你有什麼特殊的緣故一定不要見那位白校長？他到底是我們的長輩，你小時候的師長啊！我們這次回國什麼人都見了，卻偏偏不要見他，不是怪事嗎？」陸馨好奇地問。

「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結果還不是見了嗎，只是他們的這種作風太令人生厭了，什麼事都要玩心機，搞陰謀，跟我『統戰』，弄得你昏頭昏腦的不知所以，因此這種是非之地還是早點離開的好，我們過的是單純的生活，誰要去跟他們搞這一套。」

## 後語

「人生七十古來稀」，這句話早已不合時宜了，現在的人能活到七十多歲並不稀奇，而七十多歲寫回憶錄的，卻並不多見。但是，我一向不喜歡讀『回憶錄』或『自傳』之類的東西，因此也就不想寫這類的文字了。我寫的這篇【何處無芳草】，既不是回憶錄，也不是自傳，我稱它為小說，這是「回憶式」的小說，或「小說體」的回憶，因為它並不具有回憶錄的規格與程式；但是究竟算不算是「小說」呢？那就甯管它了。

在我的這部小說裡，李志誠和吳泉之代表的是二十世紀『失落的一代』。生不逢時，原不是他們的罪過，既然生到這世界上來，就該拼命地活下去，即或像孤魂野鬼似地被大時代趕到天涯海角，所追求的也不過只是一個自由的生存，（生存真是那樣的自由嗎？）既已生存，就該留下一點事蹟，把他們的經歷說給別人聽，或寫給別人看，雖不敢說是爲了留傳千古，但至少也要讓他們同時代的人與他們的子孫，知道一點他們在海外的一個陌生的國度裡，是如何地奮鬥求生，將他們生活的情形、與他們所接觸過的人物，說出來，以茲證明他們是真正地爭取到自由與生存，因此所獲得的，也就是他們所應得的報酬了。

李志誠是一個正面的人物，由於他的「理智誠」，與世無爭，獲得了人人嚮往的和平與安祥，所謂「和平即是福」，這種人是知足而常樂的；你也可以說他「自私」，雖然他始終不從事任何爭權奪利的活動，但他有他自己的尊嚴與「明哲保身」的人生觀；他那維護自由的原則，是永遠也不會輕易放棄的。

吳泉之則不然，不管他「全知」也罷，「半知」也好，這種人也算是正常的；但他從不吹牛、不拍馬、不說謊、更不出風頭；膽大而敢言，知道的又多，加上他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個性，忠於他親如手足的好友李志誠，在現代的社會上，也算是不可多得的好人了。

《紅樓夢》中有「甄士隱」和「賈雨村」的隱喻，但是我沒有曹雪芹那樣的天才，而且也無此必要地去「真事隱」，編出一套故事來供人消遣，誰知道，人生到底是假戲真演，還是真戲假作呢？是夢，是真，並沒有太大的分別，因此也就不必把這部《小說》來當作「假語村言」，或夢幻中虛構的故事來看了，因為除了李志誠和吳泉之之外，其他的都是有名有姓的真實人物。

作者想假借李志誠和吳泉之，這兩個人物來敘述他在西班牙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經驗，因為他們兩，與作者一樣，對這可愛而不爲眾人所知的國家，有了深刻的認識與感情。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不能只說「一面」之詞，應該面面俱到，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更不能像一些過往的旅客，來了三天，走馬看花一番，回國後，竟敢在報紙上大膽地批評人家的民情、風俗、習慣和政治。結果所說的都是些「片面之辭」與膚



刻，但找起來也不太容易，僅是找房子，就花掉了我們半個多月的時間，看了有幾十家之多。

地中海沿岸，我們太熟悉了。三十多年來，每年出來度假，大部份都是在沿海的各村鎮。這次我們挑選的是鎮海村，三十年多前還是一個小小的漁村，我們搬進來的那年冬天也還只有七千多人口，但是每年到了七、八月間，來度假的人一多，就可能增加到十幾萬人，非常鬧囂。

我們家在進小鎮前的一個街口，從圓環向左一轉，與大街平行的一條小街的第一家四樓上，與鬧區及避暑的區域隔離甚遠，非常安靜，無論是讀書、寫作、或畫畫，都是最理想的地方。寬大的長窗朝東，清晨可以看見升起的朝陽，窗子面對著松林與椰林，這是妻的畫室；旁邊一間小室是我的書房，兩者之間有一個共同的陽台，朝的是同一個方向；陽台上種了幾盆石竹、龍舌蘭和一些適時的花草。林子的後面，與大海平行的是一大排沙丘，越過沙丘，才是沙灘和地中海；海灣的那一面，十幾公里的地方，是一個稍大的市鎮，西班牙前任外長有一座別墅就在對海的那邊。到了晚上，對海的鎮上燈火通明，還可以看得見燈塔上的燈光，一明一暗地閃爍不停。

鎮海的附近有很多「老人村」，絕大部分，都是英、法、德、比、荷蘭和瑞典來的退休老人。這兒有好幾座高爾夫球場，供他們運動或消磨時間。每星期三，鎮海有市集的時候，他們也到這兒來趕集，買點新鮮便宜的蔬菜水果，或合時的衣著，再不然，就乾脆坐在咖啡店裡泡時間，觀看行人，瀏覽市集。這兒還有全西班牙最出名的大鹽湖與候鳥群。

從我們家門口出去，離松林的入口，只有五十多公尺，所以每天清晨我同妻都在松林與椰林間散步一小時，有時她還在那兒打太極拳呢。從我們家一直線地穿過林子，大約有一個半公里的路程，但林子的寬廣度，卻有六公里之遙。有一條車道橫貫在林子與沙丘之間，左邊通達河口的堤岸，有一個新建的遊艇碼頭，可以停泊百來隻大小各種遊艇；右邊走向小鎮通海濱浴場的大道，大道的那邊又是一座經人修飾過的公園。穿過車道，越過沙丘，就是一條十三公里長的沙灘；但我們去海灘的時候，都是取另外一條車道，將車子停好，打開車廂，拿出兩張椅子和一把陽傘，一面看書，一面曬太陽，同時還可以聽見車廂裡收音機播放出的古典音樂和新聞，這不能不算是一種享受了吧。

平常，妻在畫畫兒，或看書報，或寫她的詩歌與散文；我就透過網路看看世界上我想看的報章，與朋友或孩子們寫點電子信，通通消息，總不能自我封鎖在這窮鄉僻壤，與世隔離的世界裡吧？有了現代的科學設備，真可以說是「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除非萬不得已，我們才會回到鬧囂的城市，但辦完事之後，我們總會立刻趕回我們的世外桃源，過著我們這簡樸而舒適的神仙生活。朋友們都非常羨慕我們，其實，我們勞累了一生，也應該享受一點我們應得的成果，排除掉世上一切的是非。誰又知道，我們也曾經遭遇過失敗、欺騙、和盜竊？這些事，我們又向誰去申訴呢？

這一天，我們正在跟平常一樣地過著我們平靜的生活。吃完了午飯，我在起居室裡看電視新聞的時候，忽然門鈴大響。妻走到門口去開門，見到兩位同胞風塵僕僕地站在那兒，他們問：

「王先生在這裡嗎？」

妻看看他們，似曾相識，但並不記得在哪兒見過，先請他們進來，然後問他們道：

「兩位貴姓？」

「我是吳泉之，他是李志誠，我們是從馬德里來的，沒別的事，只是來看看王先生，拜訪拜訪而已。」

「請等一會兒，我去通知他。」妻不慌不忙地招呼了客人，然後走進起居室，對我說：「有兩位同胞從馬德里來看你。」

「誰呀？．．．真奇怪，怎麼找到這兒來了呢？除了電話、傳真和電子通訊處之外，我從來都沒有把這兒的住址給過任何人。」我一面問妻，一面自言自語地說道。

「一位姓吳，另一位好像姓李的。」妻只答覆了我的問話。

「啊！我來招呼。請你泡點兒茶，好不好？」說了，我就出來招待客人。我一見到他們兩，就笑嘻嘻地說道：

「好，原來是你們！來，來，來，請裡面坐．．．你們是怎樣找來的？」我一面將他們引進起居室，一面說：「想不到你們竟找到我這兒來了！」

李志誠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都是他，一定要我陪他來，打擾你了。」

「沒關係，都是自己人嘛，既來之，則安之。」我給他解嘲說。

「其實嘛，找你並不困難；而且也是應該來看你的時候了，因為我們的任務大概已經完成了吧，所以我們來向你交代一下。」吳泉之說。

「完成了？．．．交代？．．．交代什麼？你說你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你怎麼知道我交給你們的全盤任務呢？．．．你們應該知道，像你們這種角色，事前既沒有安排，事後又沒有一個結局，我怎麼向我的讀者交代呢？．．．至於你們的表現，大致說來還算不錯，我也沒有什麼好褒貶的。」我反駁說。

「那不是我們的事，爲什麼事前你不給我們一個腳本，好讓我們先看看，然後依樣畫葫蘆？」吳泉之一口咬定地說我事前沒有計畫，把責任完全推卸到我的身上來。

「當然，錯過不在你們；事前我的確是沒有計畫，連個大綱都沒有，只是想到哪兒就寫到哪兒；你們這樣做，也太不像話了。」我正在辯解。這時，妻拿了托盤和茶具進來了，看看我，問我道：

「你們剛見面，怎麼就抬起槓來了，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沒什麼，都是自己人，在討論一些私人的事。」我解釋說。她看見泉之與志誠都在笑咪咪的，也就放心地出去了，但臨走時，卻回過頭來看看他們兩說：

「你們兩位都很面熟，好像在哪兒見過似的。」

「你不會見過我們的，因爲我們都是『老王』幻想中的人物。」泉之忍不住，說出了這麼一句話。

「『老王』！老王是誰？你大概是從大陸來的吧？」妻說，她只注意到『老王』這種稱呼，覺得相當刺耳，所以其他的話幸虧都沒有聽進去。

「我們不都是從大陸來的嘛，連你也是從大陸來的啊！」我對她開玩笑地說，一心想打開這種僵局。

她看看我，然後又對泉之和志誠說：「你們好好地談談吧，我還有點事，少陪了。」說著就出去了。

等妻出去之後，我立刻扳起面孔對吳泉之說：「你怎麼跟她說這種話，幹麼？下次可不許這樣胡說了！」

「本來是老實話嘛，我也沒有說謊。她說我們是從大陸來的，對不起，我們冒犯了你的『愛人』，下次不敢了。」吳泉之半開玩笑地說。

「好了，好了，別開玩笑了，我們在說正經話。」志誠打斷了泉之的話，轉過臉來對我說：「王先生，泉之堅持地說，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是真的嗎？」

「我本來還想多寫一點兒，但是，你們又不肯幫忙，尤其是吳泉之，這傢伙，滑頭鬼，又是個半調子．．．我早就說過，你是一個誠實穩重的人，他剛好就與你相反；他的資料雖

然都很齊全可靠，但是他的說法，我並不完全贊同。」

「都是因為你事前沒有計畫好啊。同時，也是我向你的報復。」吳泉之的用心完全表現出來了。

「你要報復我什麼？你這叫作『半調子』，事情做了一半，連個招呼都不打，說不幹就不幹了。我寫小說，你居然還要向我討計畫，我即或有計畫，也不會告訴你；你們不聽話，我又怎麼辦呢，難道把你們殺了嗎？」

「殺了我們不就等於殺了你自己一樣，那是自殺啊！」泉之說。

「自殺？我不會自殺的，只有弱者才會自殺，我相信我不是一個弱者，我們應該繼續奮鬥……至於你們兩，志誠是我的『理智與精神』，泉之是我的『情感與言行』，你們兩就是我的代言人，你們的一舉一動都代表了我，總算你們沒有給我丟人，而且表現得還算不錯；你們既然不肯幹了，我也沒有什麼辦法，那只好算了，我想對我的讀者，也就是對你們的讀者，已經有了一個交代……不是嗎？」我說。

「但是，讀者們會不會滿意呢？」志誠關心地問。

「那又當別論，像任何小說一樣，只好聽天由命了。」我說。

「有什麼不滿意的呢？」泉之又在挑剔了。

「讀者的興趣很廣泛，而且也很難捉摸，大部分的人都喜歡來個大團圓，皆大歡喜。」志誠補充著說。

「他寫的既不是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又不是希臘式的『大悲劇』，你要我們怎麼辦？這是一部『回憶錄』啊，你別忘了！」吳泉之說。

「不對，這不是回憶錄；他早已說過，這是一部『非回憶錄』，『回憶式』的小說，或者是小說體的『回憶』。」李志誠說。

「什麼『非回憶錄』？我從來就沒有聽過這種怪名詞，這是在胡扯，要不然就是你在騙人！」吳泉之不服氣了。

「你真是少見多怪，大凡一件作品，作者愛怎麼叫，就怎麼叫；就像你生了一個兒子，你要叫他『阿貓』、『阿狗』的，難道還有人反對嗎？……我什麼時候騙過你的？」李志誠在替我說話了。

「總而言之，我們都被他騙了，也被他利用了。他不肯親自出面，壞話盡讓我們說，倒霉的是我們，他卻在一旁坐享其成。這就叫作什麼『非回憶錄』。志誠哪，你這個人怎麼這樣簡單，又是這麼天真，濫好人一個，被人騙了、被人利用了，還要給人家說好話，你才是一個大傻瓜呢！」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別人的壞話，我的消息都是你自動、自願地告訴我的，你怎麼說我也被人騙了？那除非是被你騙了。」志誠反駁著說。

我坐在一旁，看著他們辯論，也真有趣，暫時不管，讓他們去爭辯，看看到底有什麼結果。

「好，就算是我倒霉，我也辯不過你，我一直把你當好人，而你卻偏偏要袒護他。」泉之又說。

「不是我袒護他，你別忘了，我們是他創造的，我們又有什麼權利與他爭辯，他要我們怎麼做，我們就該怎麼做啊。」

「是啊，誰教他給我取了一個『吾全知』的名字，說我是全知，那我當然比你知道得多一點啊！」

「是嗎？王先生，你有這個意思嗎？」志誠問我。

「哪裡的話，是他會錯了意，我的意思是『無全知』，天下沒有全知的人，他以爲我在恭維他了，其實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回答他。

「他既然創造了我們，不就給了我們自由了嗎？爲什麼又要限制我們的自由，使我有的話又說不出口，所以我要報復。」

「這就看，你怎樣使用你的自由了。」志誠說。

「我沒見過自由還要受限制的。」泉之氣憤地說。

「這種玄妙只有作者自己知道，你爲什麼不問他呢？」

「問他，也是白問了，我不跟你們辯論，我們還是分手的好。我走了。」說著就站起身來，準備出去。



「泉之啊，你準備上哪兒去？」我問。

「現在你管不著我了；我周遊列國去，怎麼樣？」他生氣地說。

「我當然管不著你，你有你的自由，你好好地享受你的自由去吧。」我說。

我又偏過頭來問志誠：「那你呢，你有什麼打算？」

「我還不是回家照顧老婆孩子去。我也快要退休了，說不定我們也會搬到這世外桃源來陪你，我回去問問陸馨，看她怎麼說。」志誠回答道。

「問問陸馨！又要問老婆了，你這個人怎麼這樣沒出息，什麼事都要問老婆，你是一家之主，難道這種事你就不能作主嗎？．．．好，好，好，走吧，走吧！」他催著志誠，他也只好隨著站起身來，跟著他走。

「好，我這就不送了，祝你們一路平安，萬事如意！有空給我來個明信片兒或一封 e-mail 之類的東西，報個平安．．．志誠，你要來的時候，先通知我一聲，好給你們找個合適的房子。」說著，我就站起身來準備送他們到大門口。

大概是關門的聲音太響，砰的一聲，把我從夢中驚醒了，嘴裡還在喊著：「志誠、泉之，不送你們了啊！．．．」

妻在畫室裡作畫，聽見我在喊叫，立刻跑過來問道：「你在喊誰？．．．是不是又作夢了？今天的新聞大概不怎麼精采吧！」

二零零五年八月定稿於西班牙地中海畔的鎮海村